初級中學學生用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第一冊

王伯祥編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民國廿一年九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實假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第一册〕

有作權不許翻印

編者　王伯祥

發行者　杜海生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壽里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總發行所　上海國際路九五號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北平楊梅竹斜街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例言

本參考書與開明國文讀本相輔而行，務期便於讀者之自修及教師之參考，舉凡教學上應行注意之各事項靡不具備。其內容之演進，悉依讀本之程度，大要已詳讀本編輯要旨之第二、第六兩項中。今專就本參考書所包蘊之各事項，分別說明如左：

（一）解題　凡選文之來歷，作者之傳略，俱詳爲指陳，其題蘊有需釋解者，並爲內容提要以繫之。

（二）詮釋　凡人、地、事、物之考證及說明，字、詞、語、句之訓詁及解析均屬之。尤特別注意於古人、古地、古書籍三者：於人必詳其仕履及生平大概，俾了然於當時之環境；有史傳可稽者，並詳其所在之卷第，以便查核。於地，必詳其所在與當時隸屬之區域。間亦及其沿革大略，然後比照今地，使無舛錯。於書籍，必詳其撰人、篇次及內容；其有注釋疏解之別本者，並爲詳陳，俾資探索。

（三）敷演　凡文體之說明，文義、文情之闡發，前後照應之關聯，以及文法、文章風格、文章流變等討究事項均屬之。其間所舉例證，充量援用已讀之文，偶或另行示例，要亦爲隅反之助，俾讀者練習

時留作自由採擷之地耳。

（四）參證　凡關於相類或相反之文篇可以互資取證者，每列目於此，或竟酌錄比照之。俾讀者有左右逢源之樂，而教師亦收相得益彰之效。

（五）習問　爲教學以後之總練習。凡應行解答或討論之問題，文言白話之互譯，練習作文之命題，反覆紬演之圖表等均屬之。

上述五項，除第四項不每篇必具外，餘均一一備列，無或缺失。

又本參考書之取材，除多數古籍外，於時賢黎錦熙君之國語文法，楊樹達君之詞詮，陳望道君之修辭學發凡，章衣萍君之作文講話，夏丏尊、劉薰宇兩君之文章作法多所取資。例得附加聲明，並志感謝。

編者識。二十一年七月。

目錄

秋夜……魯迅 一
沒有秋蟲的地方……葉紹鈞 六
運河與揚子江……陳衡哲 一二
三峽……水經注 一六
小河……周作人 二〇
大明湖……老殘遊記 二七
把酒問月……李白 吳
過洞庭〔念奴嬌〕……張孝祥 元
秋月一輪……白雪遺音 豐
到古龍橋去……冰心 豐
說居庸關……龔自珍 豐
記大同武州石窟寺……酈道元

古代英雄的石像……葉紹鈞　七三
核工記……宋起鳳　八三
彫刻……蔡元培　九〇
小雨點……陳衡哲　一〇〇
愚公移山……列子　一一二
想飛……徐志摩　一一九
王冕的少年時代……儒林外史　一三四
寄小讀者二十三……冰心　一三四
無聊消遣……梁啓超　一四四
孔乙己……魯迅　一五三
蔬園雜詠……陸游　一六〇
智取生辰綱……水滸　一六五
登泰山記……姚鼐　一八四
女兒國……鏡花緣　一九三
紅海上的一幕……孫福熙　二〇一

巴黎觀油畫記……薛福成 二〇六
戰地的一日……適　夷 二一一
一個軍官的筆記……冰　心 二三三
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三國演義 二三九
朋友篇……胡　適 二三九
淮安舟中寄弟墨……鄭　燮 二四三
責己重而責人輕……蔡元培 二四七
喫茶……周作人 二五六
背影……朱自清 二六二
先妣事略……歸有光 二六九
口技……蒲松齡 二七七
馬伶傳……侯方域 二八二
關羽刮骨療毒……三國演義 二九〇
最苦與最樂……梁啓超 二九七
北海的雪月……西岩 三〇五

秋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睒[1]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眞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2]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垂[3]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

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眯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眯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眯着許多蠱惑[4]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5]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卽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卽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6]也卽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7]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而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爲這火是眞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8]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10]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解題

魯迅是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樹人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從前的寫作，也曾署過「唐俟」二字。前官教育部僉事。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厦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著有吶喊、徬徨、野草、朝華夕拾、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小說舊聞鈔等。這秋夜便從野草中選錄的。

詮釋

[1]【睞】同「眨」，側洽切（ㄓㄚˇ）。目睫動也。[2]【瑟縮】蕭索收斂貌。[3]【低亞】彎折也。[4]【蠱惑】即誘惑。「蠱」音古（ㄍㄨˇ），本是放毒害人之物。[5]【吃吃】形容僅僅出聲的笑。[6]【燈火的帶子】即火油燈中旋起旋落的棉紗帶。俗稱「洋燈芯」。[7]【丁丁】當讀如爭爭（ㄓㄥ），本是形容伐木之聲的。此處用來形容小青蟲撞玻璃的聲音。[8]【梔子】也叫山梔，是常綠灌木，高丈許。葉橢圓而厚。夏日開白花，香氣很濃烈。但也有淡黃色的。此處所言猩紅色，當是畫工隨便設色使然；原來中國舊畫家向有「花無正色鳥無名」的口號的。[9]【向日葵子】即一年生草向日葵花的子。它的形態很像西瓜子，通常又多炒食，故俗稱「香瓜子」。但也有用以榨油的。[10]【奠】祭也。

教法

這是一篇描狀秋夜靜趣的敍述文。所謂敍述文，就是寫述事物動作進行的文字，這所謂事物，包括外面的事象與內部的心象，這篇秋夜，雖在寫各種秋天的景物，卻偏重於作者內心的活動。從後園牆外的兩株棗樹敍起，因樹杪的高聳而說到怪高的天空；因天空灑降的繁霜而說到園裏的野花草；因野花草的運命而織進詩人、蝴蝶、蜜蜂、小孩以及天空的星眼和月亮，仍結到棗樹幹的挺勁。後敍回房所見，因燈火而敍及撞窗撲火的小青蟲；因小青蟲棲止的燈罩而敍及罩上畫着的梔子花；因涉想梔子的花候，又回憶到棗樹和野花草；最後仍結到燈火和小青蟲。敍述的對象並不十分簡單，而頭緒起訖，脈絡分明，秋夜的靜趣完全被作者描狀盡致了。其間夜遊惡鳥的哇聲和作者初不自覺的吃吃笑聲，實是文中前後過渡的關鍵。不有這提警的哇聲和自悟的笑聲而忽地離開閒庭幻想的境界，進房旋高燈火，便會嫌突兀的。讀者不可不知。

凡一篇文字的構成，全在各式各樣的語句。語句的成立，還以代表各樣意思的「詞」爲其基本。凡一個詞，並不限於一個字；而一個字也有就是一個詞的。究明各種詞的詞性，並及其位置和應用的變化之法則的，便是所謂「文法」。今且就這篇文字中先介紹兩種主要的詞：

(一)名詞　凡稱說人和一切事物的，統叫做「名詞」。例如：

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

「冬」、「春」、「春詞」雖都沒實形可以指摸，但它們與「蝴蝶」、「蜜蜂」等同是被稱說的事物的名稱。所以都是名詞。

(二)動詞　凡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動作的，統叫做「動詞」。即就上例來說，冬雖然來的「來」是表示冬的動作的，蝴蝶亂飛的「飛」是表示蝴蝶的動作的，蜜蜂都唱起春詞來的「唱」是表示蜜蜂的動作的。所以這「來」、「飛」、「唱」都是動詞。

要求語句意義的完全，大概要有上述的兩種詞。所以最爲主要。其餘各種的詞都是附加以求語意更爲完足的，且待以後陸續地介紹。

習問

一. 試把下列各句的名詞、動詞分別指點出來：

看見牆外有兩株樹。

夜遊的惡鳥飛過了。

點起一支紙煙。

二. 記取本篇最好的描狀的語句。

三. 本篇中有兩個「丁丁地響」，是否寫的同一地方？

四. 「欠伸」與「呵欠」有分別沒有？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人說是鶉鴿箱裏的生活，鶉鴿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1]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2]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3]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4]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5]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6]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7]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8]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10]的意味豐富極了。

解題

葉紹鈞，現代作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所著有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短篇小說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話集；此外尚有長篇小說倪煥之，論文章作法的作文論，與俞平伯合作的散文集劍

鞘等多種。此篇卽選自劍鞘。

詮釋

[1]【邪許】「邪」，讀若牙（一ㄚ）；「許」，讀若虎（ㄏㄨˇ）。衆人共同致力之聲。出淮南子。今多用以形容扛擡重物者前後應答的呼聲。[2]【不屑】輕視之意。「屑」，潔也。「不屑」就是不以爲潔，當然輕棄了。此處當作「不願」解。[3]【疾徐】「疾」是快，「徐」是慢。例如「疾忙起身」便是趕快起身；「徐徐云爾」便是慢吞吞地說。[4]【躊躇】自得貌。[5]【畢集】齊備也。「畢」皆也；完也。[6]【兩間】兩大之間，便是天之下地之上。[7]【秋士】謂士之遲暮不遇者，意卽「潦倒之人」。[8]【雋永】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顏師古注：「雋音字兗反（ㄐㄩㄢˇ）。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故後人便以有意味的言詞爲「雋永」。[9]【水門汀】卽建築工程所用的水泥。本由歐美輸入，原名 cement，也有譯作「塞門德」、「士敏土」的。今我國湖北、廣東、河北各地都設廠自製，行銷漸廣。[10]【象徵】以形象代表意義，借題於此，寄意在彼，是爲「象徵」例如黑是悲哀的象徵，白是純潔的象徵。

數演

這也是一篇敍述文，與前一篇同是描狀秋天景色的。不過前一篇所寫的是當前實有的事物，這篇所寫的卻出於追憶的體味。原來他們作文時的環境全然不同：一個在北地幽閒的庭園，物候的轉

變是容易覺到的；一個在南方煩囂的都市，等閒便忘了時令，偷偷地被它溜過去了。所以前一篇是直賦「秋夜」，這篇竟是一首「尋秋」的詩。他先敍煩囂境界的聽不到秋蟲，因而追味鄉間的美妙的蟲樂。繼敍蟲聲的感應固然會引起勞人、秋士、獨客、思婦的悲哀，但精神上的需要激刺總比淡漠、空寂來得有意思。最後因戀念那「妙美的秋之音樂」，對於這絕對沒有秋蟲的「井底似的庭院」和「鉛色的水門汀地」不免引起厭惡了。首段直寫聽不到一絲秋蟲的聲息；末段設想沒有秋蟲那樣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因而覺得「井底」與「鉛色」的可憎：前後照應，中間的層次遂因而益見顯明。

不論文字或話語，如屢屢稱說同一的名詞是會覺得複沓的，於是有代名詞來代替它。例如：

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

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大腿。

「他們」是代替「無量的人」的，「我們」是代替作者和一般人們的，「牠們」是代替秋蟲的。這「他們」、「我們」、「牠們」便是「代名詞」。又在名詞上加以修飾使它的狀態和性質更見確定的，有形容詞。例如：

勞人。　秋士。　獨客。　思婦。　大腿。

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

「勞」是修飾「人」的，「秋」是修飾「士」的，獨是修飾「客」的，「思」是修飾「婦」的，「大」是修飾「腿」的，「嫩暖的」是修飾「陽光」的，「輕淡的」是修飾「雲影」的。這「勞」、「秋」、「獨」、「思」、「大」、「嫩暖的」和「輕淡的」便是「形容詞。」形容詞修飾名詞時，或直加，或帶「的」字。

我們在這裏又多知道了兩種詞的名稱了：

（一）代名詞　凡代替名詞的，統叫做「代名詞。」

（二）形容詞　凡形容名詞的，統叫做「形容詞。」

習問

一．「神妙的樂師」與「衆妙畢集」各用一個「妙」字，用法是否相同？

二．下列各句中，那些是代名詞？那些是形容詞？

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

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

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當牠。

三．試作一短文，比較城市之秋與鄉村之秋。

四．「迷濛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其理由何在？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揚子江[1]與運河[2]相遇於十字路口。[3]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鬬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鬬嗎？

江　但我確曾奮鬬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鬬的紀念。

河　眞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鬬呢？

江　何苦奮鬬？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妬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5]流去。

奮鬬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鬬的悲痛呵！心摧[6]肺裂。
奮鬬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眞諦！[7]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鬬是徹底的！
生命的奮鬬是徹底的，奮鬬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解題

陳衡哲，現代女作家，湖南人。他本是歷史學者，所著有西洋史等。兼治文學，著有短篇集小雨點。此卽其中的一篇。

詮釋

[1]【揚子江】卽大江，也叫長江，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南麓，東流經西康、雲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諸省，至江蘇的崇明縣入海。長凡九九六〇里，支流極多，乃我國最長的大川。[2]【運河】也叫運柄河，南起浙江的杭縣，經過江蘇、山東兩省，直達河北的天津縣。長凡二二一〇里，乃世界人工所成的最長

的水道。[3]【十字路口】本是道路正交的口子，可以四出，很像一個「十」字。揚子江與運河在鎮江和瓜洲那邊交流着，恰也成個十字口，故這里就借用了。[4]【蜀山】泛指四川的山。舊說江出岷山，故一般人便以岷江爲江源。這「蜀山」也便混指這一帶山嶺了。[5]【東海】在黃海之南，江口便是分界處。其實揚子江的終點當說「在東海、黃海之間。」這里本是寓言，混泛一點是無關緊要的。[6]【摧】折也。心摧便是傷心之意，司馬光詩「空使寸心摧」。[7]【眞諦】眞實之義。語出佛家，對俗諦而言。如謂世間法爲俗諦，出世間法爲眞諦。這里作「眞實的意義」解。

敷演

這是對話體的敍述文。作者借着揚子江與運河的問答，充分地說明了她的人生見解，很表示她的非常積極的態度。像這樣借物擬人，來述說或發揮一種意義的，叫做「擬人的寫作法」，用這樣的手法來寫成的文字，叫做「寓言」。這里把揚子江的話與運河的話對比着，便見創造和奮鬬的足貴，那些享現成的是自己也無從把握的，自不足取。所以寓言的效用往往比一大篇反覆申說的論文還要有力。

本篇「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語中的「這樣」是修飾「軟弱的」這個形容詞的，使它軟弱的性質更見確定。（是這樣不是那樣）又「但我確曾奮鬬過來的」語中的「確曾」是修飾「奮鬬」這個動詞的，使它奮鬬的動作益發堅實，絕不游移。這種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詞，在文法上叫做

「副詞。」故

副詞　凡修飾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副詞的詞，統叫做「副詞。」

形容詞是用來區別事物的形態、性質、數量、地位的，故必附加於名詞之上。副詞是就事物的動作、形態、性質等再加區別或限制的，故必附加於動詞、形容詞或其它副詞等。這兩種詞同具區別的功能，故又可括稱做「區別詞。」

習問

一．下列各句中，那些是副詞？那些是形容詞？那些是動詞？

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鬪呢？

我不希罕那個，

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

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

二．任擇題材，仿作對話寓言一首。

三．把本篇中最爲警策的話記錄下來，並附以所以記錄的理由。

四．辛苦的主人與快樂的奴隸爲什麼比不得？

三　峽　水經注

自三峽[1]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2]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3]夜分，不見曦[5]月。至於夏水襄陵，[6]沿泝[7]阻絕。或王命急宣，[8]有時朝發白帝，[9]暮到江陵，[10]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11]御風，[12]不以疾[13]也。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14]回清倒影。[15]絕巘[16]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17]其間。清榮峻茂，[18]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19]常有高猿[20]長嘯，屬引[21]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22]故漁者歌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23]
猿鳴三聲淚沾裳。

解　題

「三峽」之名，說者不一，要以瞿唐峽、巫峽、西陵峽爲最著。其實自湖北宜昌以上四川奉節以下，兩省接界一帶，夾岸都是高山，幾於無地非峽，初不能僅限此三數也。這節文字是從水經注的「江水」條

下選錄的。

水經注，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官至御史中尉。魏書卷八十九有他的傳，列「酷吏」中。又附見北史卷二十七其父酈範傳。水經舊題漢桑欽撰，但證以書中地理，則著者實爲三國時人。自晉以來，注水經的凡有二家：一是郭璞，一卽道元。郭璞注三卷，今不傳。道元注四十卷，宋時已佚五卷，明代傳刻，舛誤尤多；清人全祖望、戴震、趙一清都有校刊本，仍作四十卷。別有沈炳巽所撰的水經注集釋訂譌，頗見糾正之功。

詮釋

【三峽】卽巫峽、巫峽、西陵峽。瞿唐峽在七百里連山的最上端，當四川奉節縣東三十里，一名廣溪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門，實爲全蜀江路的門戶。巫峽居中，在四川巫山縣東，直接湖北巴東縣界，長凡一百六十里，因巫山十二峯而得名。西陵峽則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三十五里，一名夷山，當東峽入峽之首，爲出峽下游最著名的峽口。【重】複也；層疊也。當讀如蟲（ㄔㄨㄥˊ）。說文本作「種」。【亭午】便是正午時候。「亭」至也。「午」日中也。【夜分】便是夜半時候。「分」平分也，本有折半之義。【曦】日色也。【夏水襄陵】便是盛夏水漲之意。「夏」本有「大」義，「夏水」也可作「大水」解。「襄」上也。「襄陵」言水勢上涌，擁抱山陵也。【沿泝】「沿」是順流而下，俗稱「下水」；「泝」又作「溯」，是逆流而上，俗稱「上水」。【王命急宜】言公家有緊急之事宜召官

員也。[9]【白帝】卽白帝城，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白帝山上。于莽末年，公孫述據蜀，因殿前井中有白龍出，自以爲承漢土運，因號此山爲白帝山，城爲白帝城。三國時，蜀漢以此爲防吳之重險。[10]【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治，在清代爲荆州府，也是長江上游的重鎮。城在長江左岸，當宜昌之下，漢口之上。[11]【乘奔】謂跨快馬疾行也。[12]【御風】謂駕長風急馳也。[13]【不似疾】言不似其疾，蓋白帝、江陵之間千二百里，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則雖跨快馬疾行或駕長風急馳亦不能比其速也。[14]【素湍綠潭】「素」，生帛也。「湍」，急波也。「渌」，淺也。「素湍渌潭」便是說白練似的急波把江面旋淺而成潭形也。這是說風起波湧時。[15]【迴清倒影】便是說清清楚楚地倒映出兩岸的景物來。這是說江面平靜時。[16]【絕巘】山頂絕高處。[17]【漱】濺也。[18]【清榮峻茂】便是清秀高偉的意思。[19]【林寒澗肅】便是說樹林中滿被着寒意而林間的澗水也非常地沈靜。[20]【高猿】在高處的猿猴。[21]【屬引】相互應答之音調也。[22]【久絕】言久之方絕也。[23]【巴東三峽巫峽長】「巴東」謂巴郡之東，巴郡今四川巴縣治。「三峽巫峽長」謂三峽之中以巫峽爲最長，詳本篇詮釋（1）。

數演

這是記述文。他先寫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的高峙且密。次寫江水及於交通的影響，有時阻絕，有時快捷。後次寫春冬時峽中的景物，無論風起波湧或水面平靜時，各有它清秀高偉的趣味。末寫林澗寒肅，猿啼淒異，以漁歌作結。使讀之者的眼前頓然活現出三峽的景色來，是何等的精妙。

文中所寫，有山有水，有交通狀況，有時令景色，有林澗，有猿啼，有漁歌，事物並非單一，而所述說的對象卻只是三峽一個處所。它與前面幾篇的述說一樁事情的演進或一個想象的展變是不同了。原來以前各篇述說的主旨是動態的，這一篇便是靜態的；動態的固然需要靈活的描寫，但最要之點還在頭緒的清楚和始末的明晰；靜態的固然也要秩然的層次，但最要之點還在生動的描狀，簡直像畫家的靜物寫生一樣。所以不問所寫的對象是單純或複雜，述說動態的叫做「敍述文」；述說靜態的，叫做「記述文」。

習問

一．就下列語句中，把以前所已知到的各種詞分別指述出來：

重巖疊嶂，隱天蔽日。

懸泉瀑布，飛漱其間。

清榮峻茂，良多趣味。

二．把本篇繙成白話。

三．敍述文與記述文的分別在那里？

四．試畫一四川、湖北交界的簡圖，把下列地名查列出來：

奉節　白帝城　宜昌　三峽

小　河

周作人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1鋤耒，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2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怯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3]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搖着[4]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5]臉上添出許多痙攣[6]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解題

周作人字啓明，一署豈明，浙江紹興人，魯迅之弟。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教授。所著散文有自己的園地、談龍集、談虎集、雨天的書、澤瀉集等；翻譯有域外小說集、空大鼓、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炭畫、陀螺、兩條血痕、瑪加爾的夢等；詩集則有過去的生命，並雪朝中之一輯。雪朝是一本新詩的總集，所收有作者和俞平伯、朱自清、葉紹鈞、劉延陵等諸家。這首詩便從雪朝中錄出。

詮釋

[1]【背了】就是背上負着。[2]【堰】即阻水的土埂。石築的隄岸也有叫做堰的，後面所說的石堰便是。[3]【呻吟】本是詠誦之聲。一般都用作因疾痛而發的呼聲解。[4]【攙】攜也；扶也。[5]【掙扎】用力支撐也。[6]【痙攣】體中大部分筋肉牽引，舉止不能自隨的病，叫做「痙攣」。這里用來形容小河的皺狀。

敷演

這是一首敍述小河被阻的新體詩。新體詩的組織，與原來舊有的詩不同：它沒有一定的格調，沒有嚴限的韻腳，甚至有全不用韻的；它只用現行的口語，依着自然的音節，很巧妙地排列着而已。但讀者們的吟味是更親切了。一般人因它的形式和格律都與舊詩不同，便叫做「新體詩」；又因它是用現行口語寫的，故也叫做「白話詩」或「語體詩」。總之，這是文學上解放運動之下的新產物。

小河的全般意義便在要求解放。故他敍述小河被阻的無可奈何，實是說的對於新潮流不應該遮攔或妨礙。全詩凡分七節：第一節，說小河的向前流動原是穩穩的，所以它經過的地方便成了花實並茂的沃土。第二節，說農夫忽然在河的中間攔腰築堰，上流的水不能退回，當然在堰前亂轉，堰下的土自然而然地被這流動不得，只是亂轉的水流淘成深潭。第三節，說農夫更在土堰之外築石堰，土堰雖擋不住水流而坍倒，而水流還只是在石堰前亂轉。第四節，說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起心事，它想起先前溫和的潤澤，本是好朋友；現在聽它呻吟不像平日，怕它這回出來便會不認舊友，大踏步在身上踹過去的。第五節，說田邊的桑樹望見小河的顛頓，想起先前給它的好處，也和稻那樣的感着；現在看它只向下鑽，已深過自己的根，生怕被它帶倒在沙灘上。第六節，說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稻和桑的愁歎，也各有它們自己的心事。末了一節，說水流只在石堰前亂轉，石堰還是不動，而築堰的人卻不知去向了。這樣無可奈何的境界，不但身受阻攔的感到掙扎之苦，便是近旁與有關連的也感到深切的不安。讀者往復吟味，能不激起同情麼！

前面已經講過的五種詞，雖一個詞都能代表一個觀念，依某種言語的形式集合起來，雖也能代表一個完全思想的單句；然思想若是稍爲複雜一點，牽涉的方面稍爲多一點，便不能不另用一種聯絡媒介的詞來作句子中間的關節，用以表明各詞或各語句的關係。這種表明關係的詞，便叫做「關係詞」。關係詞凡有兩種：

(一)介詞　凡是用來介紹名詞或代名詞與他詞發生關係的叫介詞。介詞又分兩種，在名詞、代名詞之前者叫前介詞，在名詞、代名詞之後者叫後介詞。前介詞介紹名詞、代名詞和動詞、形容詞、副詞相關係，後介詞通常只介紹名詞、代名詞與他名詞相關係。例如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着。

他在地底裏呻吟。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向」是介紹名詞「前」到動詞「流」字上面，表示流的方向的；「在」是用來介紹名詞「地底裏」到動詞「呻吟」的上面，表示呻吟的地位的；「之」與「的」則介紹名詞「春冬」及「小河」「我」與名詞「時」「水」及「好朋友」相關係。前者是前介紹詞，後者是後介詞。

(二)連詞　凡是用來連結詞與詞、語與語、句與句或節與節，即以表示它們互相聯絡關係的詞，統叫做「連詞」。例如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

田裏的草和蝦蟆。

「又」是連結「不得前進」與「不能退回」兩個短語的，「和」是連結「草」與「蝦蟆」兩個

名詞的，所以都是連詞。

習問

一、指出下列各句中所含的介詞或連詞：

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

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

我從蜀山來。

水只在堰前亂轉。

二、稍聽了小河呻吟的聲音，桑望見小河青紫的顏色，爲什麼都會引起憂慮和着急？

三、試以稍和桑爲題材，仿運河與揚子江的體式，用擬人法作一篇對話式的寓言。

大明湖　老殘遊記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1]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2]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3]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4]滿街踅[5]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6]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7]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8]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
濟南名士多。

上寫着「杜工部句，[9]」下寫着「道州[10]何紹基[11]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12]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13]爲難的那個鐵鉉。[14]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士人[15]尚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16]上，梵宇[17]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18]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19]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祠裏面，楹柱上有

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眞眞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20]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21]祠」四個字。祠前一副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22]秋菊，
三更書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23]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24]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綳[25]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解題

老殘遊記是一部章回小說，以書中主人翁老殘的遊歷爲綫索，寫當時政治和民情，極爲眞切。這里所選錄的，便是寫的山東省城的大明湖。老殘是作者自己的化名，這遊記實可抵得一本自敍傳。

作者劉鶚字鐵雲，清丹徒（今江蘇省省治鎮江縣）人。他精通算學。好金石，收藏頗富，著有鐵雲藏龜、鐵雲藏龜及藏龜之餘等書。又研究治河之法，曾任光緒戊子（西元一八八八）河工事。庚子（一九〇〇）義和團敗，八國聯軍占北京，京中居民乏食，餓死甚多。鶚遂攜金入京，向占據太倉的俄兵購取儲米散賑，多所全活。後來有人奏參他私售倉米，得罪遣戍新疆。竟死在戍所。

詮釋

1【濟南府】本是歷代山東省省治所在的首府，領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長清等十縣。民國初廢府存縣，仍以歷城爲省治。但通常仍叫做「濟南」，也有叫做「濟府」的。這里所舉，即專指省城，並不包其它各縣。2【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濟南西門外有泉湧出，高或數尺，叫做「趵突泉」。（其實濟南名泉凡七十二處，惟趵突泉最著。）那邊三泉並列，相距各約三尺，自地中湧出，狀如車輪。泉脈向北流注，達於湞河的，即濼水，其向東流注的，遍及全城。故城內街道幾乎都是清泉縈迴的溝澗，上蓋石板，流聲淙然可聽。居戶汲取飲料及浣濯衣物諸事，俱出門便得，不勞遠求。這里所說的，便指此狀。3【小布政司街】是濟南西門內有名的市街。4【串鈴】是走江湖的醫生所用以警召病家者。書中老殘出遊，每化裝爲走江湖的雜色人，故這里言「搖着串鈴」。5【趕】半途折回也。讀若折（ㄓㄜˊ）。6【鵲華橋】古名百花橋，在大明湖南岸。元時改稱「鵲華」，便把「百花」之名移叫它南面的一橋。兩橋相望，中爲百花洲，洲上有百花臺。7【歷下亭】在大明湖西，背山面湖，風景絕勝。今

名「客亭」。[8]【剝蝕】脫落也；殘餘也。[9]【杜工部句】「杜工部」卽唐詩人杜甫，以曾官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甫字子美，襄陽人。博極羣書，善爲詩歌。憂時卽事，世號「詩史」。所著有杜工部集。新唐書有傳，附其祖審言傳，在卷二百一「文藝」中。後人把他與李白並稱，號爲「李杜」。「杜工部句」是說明對聯上所寫的卽錄自杜工部集。但原句本作「海右此亭古」，經寫的人傳錄時，竟把「海右」一改做「歷下」了。[10]【道州】清時屬湖南永州府，卽今湖南道縣治。[11]【何紹基】清道州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道光進士，官編修。博極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善書，草書尤冠絕一時。所著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及詩文集等。[12]【祠】廟也，亦稱「祠堂」。凡私家奉祀祖宗的叫做「宗祠」或「支祠」。地方上公祀足以景仰的名人的名色甚多：有「鄉賢祠」、「忠烈祠」、「名宦祠」或專祀某公某先生的「專祠」等。[13]【燕王】名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封燕王，鎮北平。後來太祖死了，因太子標先死，便由太孫允炆襲位，是爲建文帝。燕王心懷不平，起兵南下，竟把南京打破，篡了姪兒的大位，是爲成祖。[14]【鐵鉉】鄧（今河南鄧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爲山東參政。燕兵攻濟南，鉉乘城守禦，以計焚其攻具。已而僞降，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會失約，王未入而板下，得策馬馳去。城圍遂解，進兵部尚書。及燕師由別道渡江，鉉猶屯守淮上。兵潰被執，反背坐廷中，謾罵，令一回顧，終不得。遂磔於市。明史卷一百四十二有他的傳。弘光時追謚「忠襄」。[15]【士人】士著之人，卽所謂「地方人士」。與現在流行

的帶有輕蔑意義的「土人」不同。[16]【千佛山】又稱歷山，相傳爲古帝虞舜耕稼之所。在濟南城南約四里。山頂巖上鑿佛像，大小不可勝記，故名千佛山。[17]【梵宇】卽佛寺。[18]【趙千里】名伯駒，宋太祖七世孫，官至浙東兵馬鈐轄。工畫山水、花果、翎毛；人物樓臺界畫，亦極工細。[19]【明湖】卽大明湖，在濟南城西北隅，周凡十餘里。今爲積土淤墊，湖中航路，形如港汊；且徧植蘆葦荷柳之屬。古歷亭卽在其中央。[20]【享堂】卽祠宇中奉主上祭的主屋。[21]【水仙】司水之神，或以伍子胥爲水仙，或以屈原爲水仙。最通行的便是所謂「洞庭君主柳毅」見異聞錄。[22]【薦】進也。無牲而祭曰「薦」。[23]【嗤嗤】形容枯荷擦船的聲響。「嗤嗤價」猶云「嗤嗤地」。[24]【格格】形容水鳥驚飛的聲響。「價」字用法與前同。[25]【綃】也作「繅」，緊張之意。這里作「撞入」解。

數演

這也是一篇記述文。他寫老殘初到濟南覓店住下，次日午後遊大明湖，留連於千佛山的倒影和鐵公祠的景物，歸途從荷葉蓮蓬叢中刺船而出，首尾極完。雖所寫的是老殘的出遊，但主力所在還是描狀大明湖的景色，故仍不失爲記述文。

前面已講過了好幾種詞，尙有兩種詞，應得補講一講：

（一）助詞　凡是用來幫助詞或語句，卽以表示說話時的神情、態度的詞，統叫做「助詞」。例如

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做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鬪麼？

雖乘奔風御，不似疾也。

「呵」是幫助動詞「看」的，「麼」是幫助短語「也能與蜀山奮鬬」的，「也」是幫助短語「不似疾」的。所以都是助詞。

(二)歎詞　凡是用來表示說話時一種表情的聲音的詞，統叫做「歎詞」例如

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

哈哈！

「阿」是歎息「不容留秋蟲」的聲音，「哈哈」是表示驚奇不信的聲音。所以都是歎詞。

助詞的效用，實在只是代替一種符號的作用；歎詞的效用，實在只以傳聲爲主：它們的本身是都沒有什麼意思的，不過用來完足說話的情態罷了。這兩種詞概括起來叫做「情態詞」。惟其它們的本身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有時可以省略。例如本篇中的

你道鐵公是誰？

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

便都省略了句末的助詞「呢」。又如

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若改作「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咳！實在奇絕！」也是一樣。可見這里省略了一

個「唉」或「阿」的歎詞了。再尋例來看，如運河與揚子江中的

何苦奮鬬？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造命？我不懂。

若改作「何苦奮鬬呢？我爲的是要造命呀！」「呀！造命麼？我不懂呵！」實在是一樣的。可見前句省略了助詞「麼」，後句省略了歎詞「呀」和助詞「麼」及「呵」，都不致影響到原來的意義的。但我們所要注意的，它們的用法不同：助詞必須附加在詞或語句之後，不能獨立；歎詞則常常獨立，不必附加在詞或語句之後。

前面講過的詞凡九種：名詞、代名詞是表實體的，也可括稱「實體詞」；動詞是表作用的，也可稱「述說詞」；形容詞、副詞是表性狀的，括稱「區別詞」；介詞、連詞是表關係的，括稱「關係詞」；助詞、歎詞是表情態的，括稱「情態詞」。統稱「九品詞」，便把一切詞的屬性都包舉在內了。今請列表如下，以明各種詞類的屬性：

九品詞
- （一）名詞
- （二）代名詞 — 實體詞……表實體的
- （三）動詞 — 述說詞……表作用的
- （四）形容詞
- （五）副詞 — 區別詞……表性狀的

（六）介詞
（七）連詞 } 關係詞……表關係的
（八）助詞
（九）歎詞 } 情態詞……表情態的

習問

一．九品詞可以約做幾大類？每一大類的效用怎樣？

二．下列各句中，省略了什麼詞？

何故不心足？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暗暗點頭道：「眞眞不錯。」

三．下列各句中，有否可以省略的詞？可省略的是什麼詞？

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誰又要來毀我呢？

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

四．任意擇題作一短文，試把這九品詞都用進去。

把酒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
皎如飛鏡臨[1]丹闕，[2]綠烟[3]滅盡清輝[4]發。
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
白兔擣藥[5]秋復春，[6]嫦娥孤[7]棲與誰鄰？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

解題

李白字太白，唐昌明（唐所置縣，尋廢，故治在今四川彭縣西南）人。生於青蓮鄉，號青蓮居士。玄宗時，供奉翰林。後以佐永王璘（玄宗十子，領荊州大都督，起兵反，敗誅）幕，長流夜郎。（唐所置縣，宋廢，故治在今貴州桐梓縣東）代宗立，以左拾遺召還，而白已死。唐書、新唐書俱有傳，（唐書列入卷一百

九十下「文苑傳」，新唐書列入卷二百二「文藝傳」。）一作山東人，本於杜詩；一作隴西成紀（在今甘肅秦安縣東）人，舉其郡望：均非。白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有李太白集行於世。此詩卽集中所收者。

詮釋

[1]【臨】視也。詩經衞風：「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正是此意。這里可作「高照」解。[2]【丹闕】宮禁也。猶「丹宸」「丹陛」之類，俱指往時帝王所居。[3]【綠烟】雲氣也。[4]【清輝】清光也。[5]【白兔擣藥】「擣」舂也，俗作「搗」。俗傳月中有桂樹，白兔擣藥其下，（其實卽月面的黑斑）故古來每多以「白兔」「玉兔」等名色喻月。如杜甫詩：「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白居易詩：「白兔赤烏相趁走」，都是。[6]【秋復春】言秋去春來，周而復始也。[7]【嫦娥】一作「姮娥」。相傳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見搜神記。淮南子也有此說，「嫦娥」正作「姮娥」。俗以嫦娥爲月宮之神，卽本此。

敷演

這是一首七言的古體詩。古體詩別於限句數、限格調的今體詩——律詩、絕句——而言，簡稱爲「古詩」，亦叫「古風」。古體詩、今體詩都必須押韻。凡兩字韻母相同的，如ㄢ（ㄢ）與身（ㄣ）韻母同是ㄣ，便是叶韻字。古詩的用韻，通首不必限於一韻；但也有通首用一韻的。這首詩便是不限一韻

的好例，第一句末一字「時」，第二句末一字「之」與第四句末一字「隨」是韻，同在現今通用的「詩韻」上平聲四「支」中；（若就現時的「國音」說，時（ㄕˊ）之（ㄓ）隨（ㄙㄨㄟˊ）卻不同韻，此外同樣的例尚多。這因爲時代不同，發音有了轉變的緣故。）第五句末一字「闕」，第六句末一字「發」與第八句末一字「沒」是一韻，同在入聲六「月」中；第九句末一字「春」，第十句末一字「鄰」與第十二句末一字「人」是一韻，同在上平聲十一「眞」中；第十三句末一字「水」，第十四句末一字「此」與第十六句末一字「裏」是一韻，同在上聲四「紙」中。通首十六句，每四句換用一韻，叫做「轉韻」。

押韻的慣例，通常只須偶數句的末字相叶，其餘奇數句便不須叶韻了。但爲語調銜接的自然起見，第一句往往即已用韻，與第二句相叶；於轉韻時尤其有這樣的需要。這首詩也恰是一個適例。不過通體一韻，句句相叶的也有；每轉一韻，仍句句相叶的也有：實在不能拘執一例的。

太白此詩，是敍述他對月而起的想像與感念。當他在月下把酒時，忽然想起了月是幾時來的，於是停盃在手，且問一問它罷。但月是不會回答的，所以終於只有他一己的想像與感念而已。「人攀明月不可得」至「嫦娥孤棲與誰鄰」便是他的問月之辭。中間「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輝發」和「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數語，尤見描寫之巧和想像之奇。「今人不見古時月」至「共看明月皆如此」，不禁感慨係之矣。末後二句仍結到月與酒，希望月光常照金樽，簡直是無可奈

何的自慰了。首尾相應，通體明徹，讀此，自然而然地引起深切的同情。

習問

一、把這首詩翻譯爲白話文。

二、把自己的想像與感念試作一詩。

過洞庭〔念奴嬌〕 張孝祥

洞庭青草，[1]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2]三萬頃，[3]著[4]我扁舟一葉。[5]素月分輝，明河[6]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7]心會，[8]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9]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10]空闊。盡吸西江，[11]細斟[12]北斗，[13]萬象爲賓客。扣舷[14]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解題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宋烏江（晉所置縣，宋廢爲烏江鎮，尋復爲縣。明初省入和州。故治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人。紹興二十四年（西元一一五四）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累官中書舍人，集英殿修撰。歷知平江軍（今江蘇吳縣）靜江軍（今廣西桂林縣）事，皆有政績。尋以荊湖北路（略當今湖北省大

部及湖南省北部）安撫使（治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縣）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傳在宋史卷三百八十九。著有于湖居士集。此詞即錄自集中。詞又名長短句，一詞之中句有長短，不必如詩之字數勻整。但卻須依照調子填寫。格律比詩更嚴。這裏的所謂「念奴嬌」是詞牌名。亦稱「牌子」。詞牌不一，用某詞牌，就須循某詞牌依樣照填，故填詞又稱倚聲，牌子每多異名，如「念奴嬌」就有「百字令」、「壺中天」、「湘月」、「大江東去」等別稱。

詮釋

1【洞庭青草】洞庭湖在湖南北境，爲湖南衆水所匯，實是我國第一個大淡水湖。岳陽居其東，華容、南縣、安鄉居其北，漢壽居其西南，沅江居其南，湘陰居其東南，湖周凡跨七縣。沿邊有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黃驛湖、安南湖、大通湖，水面通接，即合而爲「洞庭」。其中青草湖最著，故此詞以洞庭青草並舉。2【玉界瓊田】「瓊」，美玉也。「瓊田」猶言玉田，以喻湖面的澄瑩。「玉界」謂以玉界之，以喻沿岸的汀渚欄成此玉田也。3【頃】百畝也。計六千方丈，合萬國權度通制的六一四・四公畝。4【著】附在它物之上叫做「著」，讀如濁（ㄓㄨㄛˊ），例如樹上著花。5【扁舟一葉】「扁」讀如篇（ㄆㄧㄢ），「扁舟」小舟也。「一葉」形容詞，狀扁舟之小，僅似一張葉子也。6【明河】即橫亙天空的「恆星帶」，一稱「銀河」，亦叫「銀漢」，俗名「天河」。7【悠然】自得貌。8【心會】「會」領悟也。「心會」可作「體味」解。9【嶺表】泛指今兩廣地，言在五嶺之外。「表」外也。作者曾知靜江軍，故迴念嶺表。

[10]【滄溟】海水瀰漫貌，卽以喻「海」。此處卻仍是泛指壯闊的波路而已。[11]【西江】卽粵江的上源，古稱鬱水。其上游有三源：自西來的叫黔江；自西南來的叫鬱江；自北來的叫桂江。逕由廣西蒼梧縣合而東流，便稱「西江」。入廣東境，至三水縣城西南，分一支東南流，入三角江，叫做崖門灣。[12]【斟】音針，（ㄓㄣ）勺也。引申之，有取益之謂。故酌酒亦稱斟酒。[13]【北斗】星名。共七星：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合而爲「斗」。見春秋運斗樞。道家亦叫它做「天罡星」。[14]【叩舷】「叩」，擊也。「舷」船邊也。「叩舷」便是拍着船邊的意思。

數演

于湖此詞，敍述他過洞庭湖時的想像和感念，其風格正與太白的把酒問月詩相同。上半闋寫洞庭月色，掩映着三萬頃波光，多麼可愛；偏在這上下澄澈，波月共影裏，輕綴着一葉扁舟，直使人飄然欲仙：這妙處眞只能默喻於心，不可以言說來形容了。下半闋寫他的襟抱，從遡念嶺表的清白自喜說起，因有冰雪般的肝膽，所以穩泛滄溟，了無罣礙。惟其穩泛滄溟，所以能驅役外物，來怡悅我的性靈。他要把西江水當做酒漿，北斗星當做酌器，森羅其旁的萬有景象，延爲當筵共坐的賓客，這是何等奇偉的想像！宜乎他叩舷獨嘯，竟忘了當時究竟是何時了。

填詞不但要叶韻，卽句中的平仄聲（上下平統稱「平聲」，上聲、去聲、入聲統稱仄聲）也有一

定，不能亂用；有時甚至四聲（平、上、去、入）也不可互易（雖同是仄聲，上聲不可換去聲，餘類推）的。但押韻卻較詩韻爲寬。即就這首詞的韻來講，它是用的入聲「質」「物」韻：詞韻的「質」本包含詩韻的「質」「陌」「錫」「職」「緝」五韻；「物」本包含「物」「月」「曷」「黠」「屑」「葉」六韻。五韻通押或六韻通押，在詩是不行的，何況這含有五韻或六韻的兩類又可彼此通押呢！——這是詩詞用韻的不同處。

今且看此詞的叶韻處：「一點風色」的「色」是韻；「扁舟一葉」的「葉」「表裏俱澄澈」的「澈」「妙處難與君說」的「說」「肝膽皆冰雪」的「雪」「滄溟空闊」的「闊」「萬象爲賓客」的「客」「今夕何夕」的「夕」，便與「色」相叶。「色」在詩韻入聲十三「職」「客」與「夕」同在十一「陌」；在詞韻共隸入聲「質」字韻。「葉」在詩韻入聲十六「葉」「澈」「說」「雪」同在九「屑」；在詞韻共隸入聲「物」字韻。——這便是詞韻中「質」「物」通押的一例。也便是詞韻較詩韻爲寬的實證。

習問

一、摘取詞中的佳句，附以所以見採的理由。

二、把這詞翻成白話文。

三、試分別指出這詞中的形容詞和副詞。

秋月一輪 白雪遺音

秋月一輪[1]明似鏡，秋風兒陣陣，吹落了梧桐；秋雁兒聲聲，叫的傷悲痛。秋雨兒作人的淒涼，添人的病；秋夜偏長，盼不到的五更是怎的！悲秋[2]更比傷春[3]重？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

解題

白雪遺音是一部絕好的民歌的選集。選輯的人叫華廣生（或許是假託的筆名），不甚知名，故他的身世難詳。書刻於清道光八年（西元一八二八）。據他自序所說，這個選集的告成乃在嘉慶九年（一八〇四）。起初僅爲鈔本，大約後來因爲傳寫者過多，便刻了出來。但傳本極少，或許因爲書中頗有些猥褻的情歌，曾被官府禁賣過的。近人鄭振鐸把它重又選過，只揀了些富有文藝性的歌詞翻印成一本白雪遺音選。這一首秋月一輪便從這複選本中選出，原是一支「馬頭調」。

詮釋

[1]【一輪】用來形容滿月的，便是說月亮圓滿時好像一個輪子。[2]【悲秋】秋氣蕭瑟，最易引起愁感。故在秋天觸動的悲緒便是所謂「悲秋」。[3]【傷春】春氣是和煦的，當着的只有嫩洋洋地陶醉，自

不會引起什麼悲感。但使失意的人——尤其是追求戀愛不到的人——當此，他們反映出來的傷感轉比其它各時還要來得濃重些。這樣的傷感，便是所謂「傷春」。

敷演

這歌詞是抒寫一種悲秋情緒的。作者本是一個傷春者，他看見了或聽到了任何景物，都會勾起愁念來。所以明瑩似鏡的秋月，吹落桐葉的秋風，聲聲嘹喨的秋雁和含有涼意的秋雨，在他都是傷痛的材料。好像這些景物都在那里故意逗着他的不快，譏笑他的缺陷。否則明月、清風、鳴雁、涼雨，在別人或許覺得爽快而靜穆；怎麼碰到了他便會「作人淒涼添人病」，「聲聲叫的傷悲痛」呢！惟其別有愁緒，所以感物興悲，更進一步地怨嫌這秋夜偏偏挨長，竟盼不到五更了。末了重疊兩句，直比較起悲秋與傷春的輕重來，真是無可奈何的奇想。

「鏡」「陣」「桐」「聲」「痛」「病」「更」「重」是歌中叶韻處，但仍在音節的自然，無關用韻的嚴格。本來歌謠與詩詞不同，限韻是無需十分嚴緊的。「盼不到的五更」句中的「的」是多餘的；但在歌曲中每因上口順流的關係多添一個或幾個字是常有的。在這里，可以看作助詞。

習問

一．把這歌詞中興感的對象作一簡明表。

二．寫一篇「愉快的秋月」。

到青龍橋去

冰心

如火如荼[1]的國慶日，[2]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3]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4]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5]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巖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巖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6]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她們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7]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眞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畫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8]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9]——「我每逢

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10]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11]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但[12]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13]中，沒有光明之一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眞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許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們穿着破爛的軍衣，喫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

守更、走隊，在悲笳[14]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喫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15]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16]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17]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眞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汚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18]總站，[19]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沈靜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紐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20]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曾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

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們！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21]的走着。他終至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的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22]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煩動，說，「我是在……陳副官[23]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24]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25]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過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26]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能！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27]」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萬里長城[28]了！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腳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在前面，竟一點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和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

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解題

冰心是現代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福建閩侯人。所著有春水、繁星等詩集，寄小讀者通訊集和超人、往事等小說集。這一篇見往事。

詮釋

[1]【如火如荼】本以狀軍容之盛，語出國語吳語。今凡形容熱鬧或煊爛的，都用此。[2]【國慶日】泛指國家大慶的節日，並不限定某一天。但現在一般的習慣便專指中華民國的誕生日。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民軍在武昌起義。後來民國建成，便以那日爲「國慶日」。又因那日適爲陽曆的十月十日，故又稱「雙十節」。此處所指，卽十月十日。[3]【青龍橋】在察哈爾省延慶縣東南三十餘里，西北距居庸北口八達嶺三里。橋跨澗水之上，四壁飛巖，形勢絕險。今平綏鐵路經此，卽在其旁鑿隧通車。隧口設車站，便是青龍橋站。凡往八達嶺登長城遊覽者，多由此下車。[4]【無際】無邊也。[5]【天末】遠望天空穹勢下垂，與地面或水面相接的處所，叫做「天末」，也稱「天際」或「天邊」。[6]【偃】僵也；仆也；臥也；廢也。論語：「草上之風必偃。」[7]【天性】天然的性質，便是先天遺傳的賦秉。[8]【沈淪】墮落貌，甘心沈溺之意。[9]【盤槓子】器械操的一種，軍隊中用以鍛鍊體格者。[10]【荷】擔

也負也。 11【混沌】亦作「渾沌」，本指世界未開以前的景象。今多用作茫然無知貌。 12【撒但】魔鬼名。見新舊約。 13【心天】也可作「心田」，即「心地」或「心版」的意思。 14【悲笳】「笳」，樂器，胡人捲蘆葉吹之，故叫做「胡笳」。古時多用於軍中。晉以後乃列入鹵簿，爲儀仗之一。此處即借爲現代軍隊中吹號傳令的號筒。「悲笳」即淒清悲壯的號音也。 15【帽箍】指加在軍帽周緣上的飾帶。當時的章制，憲兵是用粉紅色帽箍的。 16【魚貫】言相續而行，如游魚那樣的一貫前進也。 17【領章】軍人所穿的制服，在衣領兩端接合處所綴着的標識，叫「領章」。當時的章制，步兵用紅色。 18【察哈爾】東界遼寧、熱河，南界河北、山西，西界綏遠，北界外蒙古。在清代本是直隸口北道和山西歸綏道轄境。民國三年，置「察哈爾特別區域」，以察哈爾都統轄興和道。十七年，廢興和道，改置察哈爾省，把舊屬直隸口北道的十縣劃給它；把它原屬的豐鎮、涼城、興和、陶林、集寧五縣劃給綏遠。領十六縣，兼轄蒙旗察哈爾八旗和錫林郭勒盟十旗。治萬全縣。（萬全縣本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今移治張家口下堡。） 19【總站】即管理軍事運輸的總兵站。所以轄境以內的軍警稽查便由這機關派遣。 20【護照】即古時的「路引」，乃一紙憑據，證明執有此照的人是因公出發，俾沿途的關禁可以照驗放行也。 21【擊】音徹（ㄔㄜˋ），曳也；引也。「風馳電擊」便是說風那般奔馳，電那般擊動，極言其快速也。 22【速率】物理學上的名詞。凡物體運動，它所行之路與所經之時有一定限度可計的，叫做「速率」，也叫「速度」。凡率度的「率」不讀疏聿切之色（ㄕㄨㄞˋ），當讀閭朮切之律（ㄌㄩˋ）。 23【副官】

便是軍事機關中處理事務而並不直接帶兵的官員。海陸空軍都有，敍官在第四等至第七等。[24]【珍重】也作鄭重，矜持的意思。[25]【弟兄們】軍隊中習用的兵士的代名詞。[26]【西苑】在北平舊禁城西華門西，本是金代的離宮，元、明遞加增飾，遂成勝地。中有太液池、瓊華島諸名色，且因太液池的部位分爲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稱「三海」。——但北平西北郊外頤和園一帶土名也叫「西苑」，這里所說，便是指的郊外，並非城內的三海。[27]【笑話】這里作動詞譏笑或輕視解。[28]【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安西縣的布隆吉爾城，東抵河北臨榆縣的山海關，長凡五千四百四十里。言「萬里」者，舉成數而云然也。長城的由來，本因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防胡而起。（其它各國也各有長城，但用以防胡的只有這邊境的三國。）秦始皇滅六國後，把它們首尾聯綴起來，以防匈奴。北魏以後，又屢次修築，但已略變原來的位置了。現在的形勢是唐代所改定，而今存的基址卻全是明代所築的邊牆。

敷演

這是寫旅行中沿途所見的事物的。他所寫對象的中心雖只是幾個「軍人」，而他從動身開車說起，先寫車窗外的秋山景色；繼寫車廂裏見到的軍人，因而追憶平日茫漠的憎嫌；繼又寫稽查巡視的情形和幾個兵士的態度、語言，因而證明他們所潛藏着的本有的人性；末了寫已經到達目的地後的遊覽與感想，終於把平日憎嫌軍人的茫漠見解消釋了。這樣的寫法，把到青龍橋去旅行的那樁事情述說得委宛有致，首尾完具，當然是一篇好的敍述文。

從前講過的九品詞，僅足分別各種觀念自身在言語中的品類和性質；若單獨提出一個詞來是不能算做語句的。語句的組織，必得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聯合起來才可成立。但語句只是言語的通名，若細加研究，可以分做「句子」與「短語」。句子簡稱「句」，是就一種事物說明它的動作、情形、性質或種類，足以表示一個完全意思的。例如「蝴蝶亂飛」便是一句，因它就「蝴蝶」來說明它「亂飛」的動作，意思已經完全明白了。這里是「蝴蝶」「亂」「飛」三個詞結合而成的，若用「蝴蝶」「飛」兩個詞結合，甚至用「蝶」「飛」兩個單字的詞結合，都足表示完全的意思，也一樣的各自成句。假使不能表示完全意思，則雖用多個詞結合，也只能叫做短語，不能稱句。故短語簡稱「語」，即舊時所謂「讀」，本與句對稱。例如「濃綠色的山泉」只是「綠色的泉水」之意，既無動作或情形的說明，意思便不完全，故雖用「濃」「綠色的」「山泉」三個詞結合，依然只是短語而非句，又如「在巖下流着」究是什麼東西流着呢，意思也不完全，故雖結合着「在」「巖下」「流着」三個詞，仍與前面所舉的一樣，只是短語而非句，必待這兩個短語合在一起，意思方見完全。所以短語的形式雖像一個句，而它在語句裏面往往是主要的一部分，但從一個完全的句子中分析起來，它的地位卻僅僅等於一個詞。

一個句子既由若干詞或短語結集而成，那麼就這一個句子來考究它中間各種觀念結合、配置的方法和所擔任的職務，便須把一個句子分解爲若干部分；這叫做「句的成分」。這樣說法，是從分

析方面說；若就綜合方面看來，便是研究「句的組織法」，簡稱「句法」。句法云者，便是分析一個完全意思在語句中表示的方法。表示完全意思的句子，大概主要的成分有二，連帶的成分有二，附加的成分有二。今先列舉如下：

（一）主語……
（二）述語……　主要的成分

（三）賓語……
（四）補足語……　連帶的成分

（五）形容的附加語
（六）副詞的附加語　附加的成分

這些成分的說明，容後慢慢的再講。

習問

一．把旅行中前後照顧處省略去，改作一篇專爲描寫軍人的記述文。

二．試把下列各項分別指出那是短語？那是句子？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

山上的枯草。

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

車門開了。

我們到西苑去。

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

和平而莊重的言語。

三、指出下列各句中所含的短語，它們究與那一種詞相當？

壁立的巖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

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說居庸關　龔自珍

居庸關[1]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2]曰，疑若可守然。[3]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4]山東西遠相望，俄[5]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6]居庸實[7]其間，如因[8]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南口[9]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10]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九里。關之首尾具制[11]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上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12]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甃[13]有天竺字，[14]蒙古字。[15]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16]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17]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18]齧[19]吾馬蹏。[20]涉[21]之，瑽然[22]鳴；弄之，則忽涌忽泆而盡[23]態，迹[24]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25]八達嶺者，古隰餘水[26]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27]蘋婆、[28]棠梨，[29]皆怒華。[30]

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31]自北來，鞭橐駝，[32]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銜余騎顚。[33]余亦撾[34]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35]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36]士也，使余生趙宋[37]世，目尚不得覩燕趙，[38]安得與反髽[39]者相撾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40]中外一家[41]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42]蘇尼特[43]皆入京詣理藩院[44]交馬[45]云。

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46]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47]是有閒道[48]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49]有籬邊牆[50]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徼[51]稅吏言，吾固知有閒道出沒於此，籬邊牆之間。承平之世，[52]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53]

解題

龍自珍字璱人，號定盦，又更名鞏祚，清仁和（今浙江杭縣）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博學負才氣，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地理，晚年尤耽好佛書。其文沈博奧衍，自成一家，在同治、光緒之際，風行一時。所著有定盦集行於世。此文即自集中選錄。

詮釋

1【居庸關】在河北昌平縣西北，北距察哈爾延慶縣五十里。兩山夾峙，巨澗中流，號爲絕險，即呂氏春秋所稱的九塞之一。漢置居庸縣，屬上谷郡，縣有關，即此。後漢又叫它做軍都關或薊門關。北齊改名納款關。元時於此立南、北口屯軍徼巡盜賊。明太祖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大將軍徐達壘石爲城，

以障北平。清初設參將駐守，後改設都司。[2]【襲子】自珍自稱。「子」古時男子之美稱也。例如孔子、孟子。稱師也用「子」。例如子墨子，子程子。著書的名稱也用「子」。例如莊子、荀子。[3]【疑若可守然】「然」如此也。例如論語「其然，豈其然乎！」此處語意，正與相同。[4]【昌平州】即今河北昌平縣。漢置昌平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縣東南。後魏初省，東魏孝靜帝天平中（五三四——五三八）復於軍都城置縣，在今縣西十七里。後唐徙治曹村，又徙置白浮圖村，在今縣西八里。明徙今治，升爲州，屬順天府。清因之。民國初復爲縣，屬京兆尹。今廢京兆尹，遂直屬河北省。[5]【俄】頃刻也。「俄而」本指時間，作「不久」解；此處卻作「突然」解。[6]【相輳相赴相蹙】「輳」車集也。「赴」到也。至也。「蹙」迫也。此處所用，即漸逼漸窄之意。[7]【置】即「置」，安放也。[8]【因】依也。[9]【南口】在昌平縣西二十五里，地當居庸關南之口，故名。後魏時叫「下口」，北齊時叫「夏口」，元時始稱「南口」。城爲平北要衝，本有居民數百家，多業騾店或布莊。今平綏鐵路經此，路局所管的機器工廠也在那里，居民遂增至千餘家。民國十五年奉、直兩軍與國民軍大戰於此。[10]【八達嶺】在青龍橋西北三里，元時置屯軍於此，稱爲「居庸北口」。縣崖上刻有「天險」二字。[11]【具制】齊備的規制。[12]【俛】即「俯」。此處有俯臨或俯視意。[13]【甃】磚砌也；嵌飾也。[14]【天竺字】即梵文，乃印度的古文字。[15]【蒙古字】元世祖命番僧八思巴所造，即取梵文演化而來。大要以諧聲爲字。字成，頒行天下，遂尊他爲「大寶法王」。[16]【景泰二年】「景泰」明代宗年號，自庚午至丁丑，凡八年。（一四五〇——一四五七）

「二年」當西元一四五一年。17【北門鎖鑰】左傳：「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便是鎖鑰。故後世對於身膺守禦重任的人，每用「北門鎖鑰」四字爲喻，宋史寇準傳：「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即是一例。當景泰初年，英宗被北虜也先虜去，挾以入寇，代宗在位，方力事守備，故京北長城的修葺，特加注意；建八達嶺關城時，便把這四字鐫在北門之上。18【流水】居庸道中，澗水縈注，或在道左，或在道右。故往往有流水經行路面，使行旅者褰裳而過。19【韜】音臬（ㄋㄧㄝˋ），咬也；侵蝕也。20【蹏】同「蹄」。21【涉】越水而過叫做「涉」。22【璁然】玉相擊之聲叫「琤璁」，「璁然」即形容水的鳴聲有類玉相擊也。23【盡態】曲盡其狀也。忽而涌起，忽而洄流，是曲盡流水之狀態矣。「洑」本伏流，兼有瀠洄折流之意。24【迹】尋踪而往也。25【窮】盡也；畢也。26【隰餘水】即今榆河，一名溼餘河，俗名富河。自居庸關南流，經昌平、順義，至通縣北，入白河。古書中也有誤作「温餘」的。27【文杏】即杏樹，爲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花葉均與梅相似。實黃熟，甘而不酸。28【蘋婆】蘋婆果樹也。蘋婆果簡稱蘋果，其樹爲落葉亞喬木，幹高丈餘。葉橢圓，鋸齒甚細。春日開淡紅花。實圓而略扁，徑二寸許；生青，熟則半紅半白或全紅。夏秋之交成熟，味甘，質鬆。29【棠梨】一名甘棠，俗稱野梨，爲落葉亞喬木，枝幹似梨。葉作卵形，有鋸齒。春初開小白花。實如棟實而稍小。味甘酸，可食。園藝家常以此樹接梨。30【怒華】「華」與「花」通，「怒華」即「怒花」，言花朵怒放也。31【蒙古】此指蒙古人，下同。32【橐駝】即駱駝，在蒙古爲家畜。它是沙漠中負重行遠的良材，故經行沙漠的隊商多乘用它。33【顛】頂

也。「騎顛」，馬頭也。34【鶻】音抓（ㄓㄨㄚ），義同。又音戈（ㄍㄜ），擊也；打鼓也。35【若】汝也；爾也。猶今語常用之「你」。此「若」與下邊「非以若耶」語中的「若」相同。36【江左】大江以南的泛稱。37【趙宋】即五代以後，元朝以前的宋朝，爲趙匡胤所建。因南北朝時有劉裕所建的宋，與此易混，故後世史家每繫姓以別之，稱「劉宋」「趙宋」云。38【燕趙】泛指今河北大部及河南黃河以北和山東接界一帶地。北宋時，燕地淪於遼；南宋時，幷趙地亦陷於金，浸淫及於淮水以北，與非宋有矣。故云「不覩燕、趙」也。39【反毳】「毳」音脆（ㄘㄨㄟˋ），獸細毛也。「反毳」即反穿皮裘，使毛向外也。胡俗大抵如此，故以「反毳者」直稱蒙古人也。40【聖清】即清朝。作者推尊當王，故以「聖」加之。41【中外一家】清帝是滿洲人，與蒙古同爲中國之外族。當時蒙古內附，故云然。實則所謂聖清，便是外族，一家云云，眞不勝其感慨矣。42【克西克騰】即克什克騰，爲內蒙古昭烏達盟八部之一，凡一旗。今隸熱河省。43【蘇尼特】爲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五部之一，凡左右各一旗。今隸察哈爾省。44【理藩院】清置，掌蒙古及番部封授、朝覲、貢獻、黜陟、徵發之政。以尚書、侍郎領之，體制與六部略同。清末改革官制，經改爲「理藩部」。民國建立，五族平等，所有藩屬、理藩諸名稱，概不適用，遂改爲「蒙藏事務局」，直隸於國務院。今國民政府又改組爲「蒙藏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45【交馬】即交納歲例之貢馬。46【稅亭】征收貨稅的辦事處，即所謂「卡子」。47【信若是】「信」，誠也；確也；果也。「若是」即「如此」。48【間道】僻徑小路也。49【陂陀之隙】「陂」與「坡」通。「陂陀」，不平貌。狀四山之

起伏。「隙」，間也；罅也。「陂陀之隙」，即指此四山起伏之間的低缺處。[50]【護邊牆】連屬於長城的支牆。[51]【徼】無也。[52]【承平之世】沒有亂事或兵爭的時代，叫做「承平之世」。[53]【岔道】「岔」讀如詫（ㄔㄚˋ），三分路也。通雅：「山岐曰岔，水岐曰汊。」岔道在察哈爾延慶縣南，居庸關的關溝，祇有一線可通。至此，始岐而爲二，一出延慶，一出懷來，故叫做「岔道」。舊爲駝運衝途，明成祖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五）常駐重兵於此。至世宗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築城，並聯築附近各墩台。今平綏鐵路即在這城的南面通過。

數演

上一篇所述說的青龍橋正是這一篇所述說的居庸北口八達嶺。上一篇是現代人所作，平綏鐵路已通，故寫居庸關道中的險要處少，寫火車中看見的事物多；這一篇是前清嘉、道年間人所作，其時鐵路的萌芽還沒有在中國發見，平北交通要道只有唯一的居庸關溝，故寫道中的景物甚詳，帶有周察履勘的意義。這是兩者不同處，讀者自當參照對比之。

這篇主旨在辨明「疑若可守然」一語，只是說居庸關的不足恃，但他實地描寫，從多方面述說居庸關的山勢、城制、地形、防護等等，就文章的內容看，大體是摹狀物態。故與前面講過的三峽一樣，仍可作記述文看。他先寫居庸關兩旁的山勢，次寫四重關城的規制；次寫關城以漸遞高的地形；次寫關城的題識，把天竺字、蒙古字與景泰三年所題的「北門鎖鑰」合在一塊，相映成趣，足可深省；次寫關

道中的澗水；次寫關道中的樹木；次寫關道的寬窄，並述道中遇見蒙古人，與之相撟戲，因而私歎建關之所由，乃轉促中外爲一家，與關城題識段相呼應，有無限的隱痛與感慨；次寫中關稅吏之言，因偷稅而推定有間道；末寫四山護邊牆的所由修，證實此間道即出沒於其間，直逼出居庸之不足守，竟與前此諸段一一遙爲應答。這樣地從多方面來摹狀這居庸關，這居庸關便活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上回講過「句的成分」有六種，今請先講一講兩種主要的成分。凡一個人說話，開頭便要道個「什麼」；這「什麼」就是他那句話裏的主體。主體或是人，或是事，或是物；表示主體的人或事物的詞，便叫做「主語」。主語既是一個實體，所以常用的是名詞或代名詞。但一句話裏既有了一個「什麼」作主體，這主體又「怎麼樣」呢？若單說個「什麼」，不說它「怎麼樣」，那主體不過是一個靜止的觀念，永遠不會表示一個活動的思想出來；原來只是一個詞（或短語）是永遠不會成功完全的「句子」的，所以主語的後面必得跟着一個「述語」。述語就是另用一種詞（或短語）來述說這個主語「怎麼樣」的。這種作述語的詞，常是動詞，（或由形容詞轉成的同動詞）所以動詞就叫做述說詞。例如「蒙古自北來。」「蒙古」即蒙古人，名詞，便是主語；那「自北來」的短語即等於一個動詞，便是述語。又如「夜遊的惡鳥飛過了。」「夜遊的惡鳥」這個短語便是主語，因爲它實等於一個名詞；「飛過了」這個短語便是述語，因爲它實等於一個動詞。推而至於「我來。」「你去。」「蝶飛。」「花開。」只要分得出主語和述語來，意思便已完全，故都可算做一個句子。

這里應當補說的，便是「同動詞」同動詞附屬於動詞，是用來說明事物是什麼，或說明事物的種類、性質、形態的。例如「尖石如刀」、「一株是棗樹」中的「如」和「是」，這兩個詞雖不是敍述「尖石」和「一株」的動作，但一個是用來推較尖石的性質，一個是用來指定一株的種類；重在說明主語，與敍述主語動作的動詞有同一的功用，所以叫做同動詞。又凡形容詞直接用作述說詞的，也屬這一類。例如「山花紅了」、「這場雨很大」的「紅」和「大」，它的功用也與動詞同，所以也是同動詞。

習問

一、把許居庸關翻做白話文。

二、就以前讀過的各篇中任選幾個短的句子分別指出它的主語和述語。

三、先前讀過各篇中，有幾處使用同動詞？試舉幾個例來。

記大同武州石窟寺　陳垣

距京綏路[1]大同站[2]西二十里，左雲縣[3]雲岡堡[4]有石窟寺，[5]爲拓跋氏[6]遺搆，[7]蓋千四百七十年於茲矣。以比伊闕石窟[8]尚早五十年。鑿山爲巖，因巖鐫佛。巖高者二百餘尺，可受[9]三千許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山堂、水殿、煙寺相望，[10]水經注所稱賞也。櫛比[11]相連三十餘里，續高僧傳[12]所謂許也。徒以遠處塞外，好遊之士鮮[13]探其奇。迄今京綏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

午14重九前三日15約往遊焉。

循武州川16溯流而上，經觀音堂，入武州塞17口，則見石壁峭立，綿亙18無際。壁多摩崖19之碑，文體湮沒，猶存廓形。20路側有雙鉤佛字，21高逾尋丈，22殆所謂佛字灣者也。至左雲縣界，則石洞千孔，如來23滿山，鬼斧神工，24震駭耳目。漸近雲岡堡，則見綠瓦層樓，依山結構，高出林際，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據魏書25「佛」應作「窟」）寺僅三楹，堂奧26淺隘。寺僧引入後洞，黑暗異常，佛圖27四週鉅細不一，燈光隱約不可辨認，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樓一覽，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於清順治八年，28總督佟養量29建築不得法，故光線不足。像有剝蝕，傳以土塑，30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31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櫛比數里者，皆爲石窟寺。後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則剝落，然遠望縹緲，容態轉眞。窟別異彩，32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翮33淩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涼，荆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34悉35在佛前；斷瓦頹垣，橫阻常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過此不圖，36日即湮滅，是則有司37之責也。最可異者，同人遍歷二十餘窟，無一碑碣足供考證，即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38寺西有佛巔閣，寺東有碧霞洞、雲深處、朱廷翰等石刻，39皆漫漶40單簡，不足爲典要。41以故龍門造像42宇內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43同人因爲題名而返。余歸而神往44者久之。

解題

陳垣字援庵，現代史學家，廣東新會人。今任北平輔仁大學校長兼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元也里可溫考、西域人華化考二十史閏朔表、中西回日曆等其它散見於雜誌的論文也不少。武州，漢所置縣，屬鴈門郡。晉省。故城在今山西左雲縣南。後魏復置，叫武周縣。隋省入雲內縣。雲內爲雲中改名，卽今大同縣，故今猶稱大同武州云。

詮釋

【京綏路】卽今平綏鐵路，自北平豐臺起，至綏遠的歸綏縣止，長凡一二一〇里；穿過察哈爾、山西兩省，跨連河北、綏遠兩省。此路爲我國自築，完全由名工程師詹天佑一手督造而成。今向西延展；已成的，直通包頭，叫綏包鐵路，長凡二七〇里；未成的，更擬由包頭接通寧夏，叫包寧鐵路。[2]【大同站】卽大同縣車站。大同舊爲山西大同府治，民國初年曾駐雁門道道尹於此。今廢道，但仍爲晉北重鎭。[3]【左雲縣】本是明代所置的鎭，朔衞。後改設大同左衞。又移雲川衞併入，名左雲川衞。清初，名左雲衞。後爲縣，屬山西朔平府。民國初年隸雁門道，今仍屬山西省。[4]【雲岡堡】在大同縣境，西接左雲縣界。平岡逶迤，如一抹晴雲橫亙地上，長約里許。故名。[5]【石窟寺】後魏僧曇曜於文成帝興安二年（西元四五三）自帝開鑿，凡鑿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獻文帝皇興中（四六七——四七一）又搆三級石

佛圖。事詳魏書釋老志。是秖有石窟供養，初無屋宇覆蓋也。6【拓跋氏】後魏帝室之姓。據魏書言，黃帝子昌意少子悒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拓跋爲氏。後孝文帝改爲元氏，拓跋遂降爲庶姓。7【遺搆】遺留的建築物也。8【伊闕石窟】伊闕在今河南洛陽縣南。伊闕石窟亦稱「南石窟寺」，別於武州石窟而言。魏書釋老志稱，景明初（五〇〇）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太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三所。是「南石窟」後於「北石窟」約五十年也。9【受】容也。10【煙寺相望】「煙寺」有僧衆居住之寺，別於荒寺、廢寺而言；蓋日常舉炊，猶民居之稱煙戶也。「相望」言彼此可以望見，即鄰接之意。「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八字爲水經注原文。11【櫛比】「櫛」即理髮之梳。「比」連也；近接也。「櫛比」言彼此相連接如梳齒之排列也。12【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撰，即以續梁釋慧皎之高僧傳者。高僧傳分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十科，所載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至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五一九）止，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爲書十三卷，序錄一卷。道宣續傳所載，即自梁迄唐太宗貞觀時（六二七——六五〇）而止，凡三百三十一人，附見者一百六十人。爲書四十卷。後來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又敕釋贊寧更續之，所載自唐高宗時（六五〇——六八三）爲始，凡三十卷，五百三十三人，附見者一百三十人。13【鮮】「尠」之假字，少也。14【戊午】爲民國七年。15【重九前三日】陰曆九月初九日爲「重九」，亦稱「重陽」。前三日，爲初六日。16【武州川】一名十里河，源出左雲縣

西南東北流，經城北，折東流入桑乾河。又名廖家河。17【武州塞】即武州山，亦稱武周山，在大同縣西東西數百里，南北五十里。山的南面便是雲岡。釋老志所稱「曇耀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者，即指此。18【綿亙】牽連不斷貌。19【磨崖】就崖石劖平之，備刻鐫題字者，叫做「摩崖」。20【廓形】僅存輪廓的大略也。21【雙鈎佛字】以法書摹刻上石，沿其筆墨痕跡，兩邊用細線鈎出，使穠纖肥瘦不失其眞，便叫「雙鈎」。又書家寫生，先鈎出莖幹枝葉，而後設色者，亦叫做「雙鈎畫」。此處所謂雙鈎佛字，即指石上摹刻之大「佛」字，是用雙鈎法鈎勒上石者。22【尋丈】八尺叫做「尋」，十尺叫做「丈」。也作「尋常」，原來尋是八尺，常就是尋的加倍。23【如來】佛號。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24【鬼斧神工】極喻技術之精巧，非人工所能爲也。25【魏書】常稱後魏書，北齊魏收撰。宋時已亡二十九篇，劉恕、范祖禹等以他書補之。今本凡一百十四卷，爲二十四史之一。26【堂奧】入門而後升堂，升堂而後入室；室之西北隅爲奧。故「堂奧」喻室中深邃處。但此處所指，即泛指普通所謂「堂屋」。27【佛陀】即佛陀，亦作菩提，本譯自梵語，簡稱爲佛。28【順治八年】「順治」清世祖年號，自甲申至辛丑，凡十八年。（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八年」當西元一六五一年。29【修養量】清遼東人。順治六年（一六四九）任宣大總督，曾疏罷升科，爲當地人所感念。30【傅以土堊】「傅」，附也；塗也。「堊」，白土也。「傅以土堊」，謂以白土等物塗飾之也。31【泯】滅也。32【窟別異彩】謂每窟不同，各具異樣的光彩也。33【翮】音隔（ㄍㄜˊ），健翼也。「振翮」即奮翼。34【衽

席炊爨】「衽席」寢具，引申爲寢處之所。「炊爨」舉火作食，引申爲喫飯之地。35【悉】皆也；具也；畢也；備也。36【不圖】失管之意，不加經營也。37【有司】公家機關也，卽官廳。38【絕無僅有】言僅有當前的一點兒，絕無其它更可指尋的東西也。往往用以喻「極少」之意。39【朱廷翰等石刻】謂寺東「碧霞洞」和「雲深處」石刻都是朱廷翰所題；此外僅有「佛籟閣」扁不題名氏，餘則絕無可見之題字矣。40【湮滯】糢糊失去精神也。41【典要】典常要會也。見之易疏。實卽「根據」之意。42【龍門造像】卽伊闕石窟的古佛石像。43【蓋寡】「蓋」或然之辭，「寡」少也。44【神往】心神注念，叫做「神往」。

敷演

此與前一篇體裁相似，也是記述文。大體分兩大段：一段是懸寫，據書本所載，記石窟的所在和概況，因而述出往遊之動機；一段是實寫，全爲實地描狀石窟寺的一切，因而述出龍門造象與這邊石窟顯晦不同的所以然。但主要的記述當在後一段。他先寫武州塞口的摩崖碑文與佛字灣；次寫左雲縣界的千孔石洞與滿山如來；次寫雲岡堡的石佛寺，寺隘洞暗，塗像失眞，因辨「石佛」之陋；次寫未經塗飾諸窟的精采猶存，容態轉眞；次寫古洞的荒涼狼藉與石像的殘毀湮沒；最後寫碑碣題名的稀少，僅有不足據爲典要的幾種扁額和石刻，所以南北石窟的見知於世遂大有抑揚之感了。

前講句法的主要成分，今當進講「連帶的成分。」連帶的成分有二，便是「賓語」和「補足語」。

凡一個句子裏有沒有連帶的成分全看它所用述語的種類而定若述語所表動作的影響只是凝集自身，並不牽涉它物的，那麼這述語所用的動詞便是所謂「內動詞」；有了一個內動詞做述語，這句子便完成了，無需有連帶的成分。例如前舉的「花開」「蝶飛」和這篇中的「石壁峭立」都是。若動作的影響必需射及它物的，那麼這述語所用的動詞便是所謂「外動詞」；外動詞的後面，一定要再帶一種實體詞，始可完足。這所帶的實體詞，便是被那動作所射及的事物，便叫做賓語。例如「農夫築堰」「農夫」是主語，「築」是述語，「堰」便是述語所帶的賓語。所以賓語便是外動詞做述語時連帶的成分。

補足語共有五種：二種是補足主語的，三種是補足賓語的。所補足的方面雖不同，但都是跟着動詞而有的，也是跟着動詞的種類而不同的。所以它與賓語都是述語連帶的成分。今請先述補足主語的二種。一種爲同動詞所帶，表所說主語之體的；一種爲內動詞所帶，表主語所成之物的。例如：

〔主語〕	〔述語〕	〔述語所帶的補足語〕
石窟寺	爲	拓跋氏遺搆。
這孩子	眞是	聰明。
堰下的土	成了	深潭。
大事	化爲	小事。

前二例屬於第一種，述語是同動詞。因爲要說明主語是一個什麼東西怎樣的狀況，屬何種類，自然需要別種詞來補足這些意思。而作同動詞的補足詁的，多是實體詞或形容詞。後二例屬於第二種，述語是內動詞。內動詞中有一類能使主語的自身起一種變化，而成就別一種事物的，也需帶一個補足語來表示它意思才得完全。凡這類表示「成」「化」等等意思的內動詞，可叫做「不完全內動詞」，故必需帶補足語。

次述補足賓語的三種。這三種都爲外動詞所帶：一，表對於賓語所祈使之事的；二，表對於賓語所認定之名的；三，表對於賓語所特指之性的。賓語下帶補足語時，或直帶，或再帶不完全內動詞。主語的補足語爲實體詞和形容詞，賓語的補足語於實體詞、形容詞以外，還可用句子（大概都略主語）來做。例如：

〔主語〕	〔述語〕	〔述帶賓語〕	〔再帶補足語〕
張君	約	我	遊山。（以句爲補足語，直接帶。）
先生	禁止	我	吸煙。（同上。）
漢奸	認	賊	作父。（以實體詞爲補足語，再帶不完全內動詞。）
他	稱	李君	爲著作家。（同上。）
民衆	贊美	十九路軍	忠勇。（以形容詞爲補足語，直接帶。）

我　罵　他　糊塗。（同上。）

一、二兩例屬於第一種。外動詞中有一類表示使令請託或勸告等（反面便是禁止或拒絕等）意思的，那被使令、被請託或被勸告的人或事物，（卽賓語）因受主語的這種動作，便常發生一種「相應的動作。」這種相應的動作，便是主語所使令、所請託或所勸告的事情。這種事情在句子裏也是補足語。如例一的「遊山」是屬於賓語的動作，但因主語之約而有的，便是述語「約」的目的之一種。「我」是被約的人，「遊山」便是所約的事。假使缺了一種，這句話的意思便不完全了。又這被約的人不但被動的接受主語的動作「約」，還應能動的辦一辦所約的事「遊山」。故此補足語竟是屬於賓語的一種「動作。」（例二類推）三、四兩例屬於第二種。外動詞中有一類表示稱謂、認定或更改等意思的，那被稱謂、被認定或被更改的人或事物，自然要承受一個「新名稱」或發生一種「新關係。」表示這名稱或關係的詞，在句子裏也是補足語。這些補足語都是賓語對於述語自然發生的一種名稱上或關係上的變化。這類表示稱謂、認定等的外動詞，於所帶賓語外，常是要帶補足語的，所以可叫做「不完全外動詞。」而這種補足語如「作父」「爲著作家」等，又竟是專屬於賓語的一個「說明。」五、六兩例屬於第三種。有時賓語受了述語動詞的射及，並不起相應的動作或變化，但這句子也要加一個補足語然後意義才得完全。因爲一切表示情意作用的外動詞如愛、惡、希望、稱贊、譏笑、辱罵等，有時只射及賓語一部分的「屬性」，這一部分的屬性若要在賓語後聲明，便成爲補足語了。而這種補

足語如所舉的「忠勇」和「糊塗」等，竟是專屬於賓語的一種「批評」。

茲表列五種補足語於下面，俾便記憶：

（甲）補足主語的
- （一）表所說主語之體……同動詞所帶
- （二）表主語所成之物……內動詞所帶

（乙）補足賓語的
- （三）表對於賓語所祈使之事——動作
- （四）表對於賓語所認定之名——說明　外動詞所帶
- （五）表對於賓語所特指之性——批評

習問

一. 句的成分有幾？

二. 什麼是句的主要成分？什麼是句的連帶成分？

三. 內動詞與外動詞有什麼分別？

四. 不完全內動詞是什麼？不完全外動詞又是什麼？

五. 賓語和補足語在整個句子中占怎樣的地位？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因爲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1

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攷，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2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

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大小小的石塊。這是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見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3]第一望見那鐵塔。[4]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5]他能夠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曾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罐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6]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僞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夠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7]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8]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

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小石塊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

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爲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眞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爲我代表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

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你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10]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11]孫行者、[12]武二郎武松，[13]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眞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14]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矗[15]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爲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16]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

像的一絲蹤影。同時基臺也解散，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朝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裏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嬾嬾地沒有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曾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眞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眞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解題

作者已見前。這便是他的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中的一篇。

詮釋

[1]【志概】卽志氣和節概，也可作「氣概」。[2]【模型】也作模形，爲模擬形體之意，卽築造家或雕塑家所用之樣本也。例如人體模型、城市模型、宮殿模型之類。[3]【巴黎】卽法國的首都"Paris"的譯名。它在法國境內的東北部，跨於塞納河(R. Seine)上，爲歐洲大陸中最大的都會。那邊街衢壯麗，冠於世界；又爲工藝美術的淵藪。所以它又有「花都」之稱。[4]【鐵塔】在巴黎市中，鐵骨架塔而成，向稱全市最高的建築。[5]【成了名】便是成就了名望。所謂一舉成名的「成名」便這樣解。[6]【出勁】便是捨力、努力、高興的意思。[7]【白雲無心】白雲來去浮游，初無成心，故文人每以白雲喻無心。陶潛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卽是一例。[8]【叢林絮語】也是一種設喻，蓋風入叢林，微振作響，有如人的相互絮語也。「絮語」，話不斷頭之謂。[9]【膠黏】連結也。言像膠漆那樣地黏合在一塊也。[10]【庸人】凡庸的人。「庸」有愚意，故比較卑下或次等、劣等的，都可稱庸。例如「庸醫」「庸臣」等。通常習慣，稱人平凡，未必含有貶損之意；稱人凡庸，卻多少有些輕蔑了。[11]【哪吒】卽毗沙門天王子哪吒太子。見續高僧傳。後來封神演義、西遊記等小說中的哪吒太子卽本此。「吒」，陟格切，音𠯿（ㄓㄜˋ）。[12]【孫行者】西遊記小說中的要角。它本是花果山的猴精，後來拜玄奘爲師，取名悟空，故稱孫悟空。「行者」卽行腳乞食的和尙也叫「頭陀」。孫悟空保護它的師父玄奘往西天取經，沿途行腳，靠托鉢乞食，故又稱「孫行者」。[13]【武二郎武松】水滸傳中的要角。他是個典型的血性男子，故一般的崇信尤其普徧。他排行第二，上有哥哥武大郎，所以書中稱他爲「武二郎」或「武

二爺。」14【上當】受騙之意，所謂「鑽入圈套」也。15【矗】聳立貌，讀如觸（ㄔㄨˋ）。16【一輩子】猶言「一代」或「一世」有「永久」「終身」等意義。

數演

此篇敍次極整。先敍雕刻石像的緣起，述出雕刻家的獨運匠心，雕成一個與他想像完全符合的英雄像。次寫石像的神態和基臺的別致與崇高。次寫石像開幕禮的盛大與雕刻家的成名。次寫石像受敬而驕，自視太高，便藐玩那班替它填築基臺的伙伴。次寫伙伴們糾正石像的不是和石像的傲慢益甚。次寫伙伴們動了公憤，大家與石像鬬口，要離開它，它爲顧戀地位，只得暫時屈從。次寫石像的舊癖不改，伙伴們與它劇烈爭辨，終於大家覺悟，雙方各打主意。次寫夜半伙伴們實行拆臺，這代表英雄的石像跌得粉碎，依然與它的伙伴一樣，不再留有一毫特殊和矜貴的蹤影。次寫市民的失望與雕刻家的懊喪。末寫大小石塊的築成道路，供市民行走的方便，從前那石像的伙伴們便得到眞實的平等的愉快。

這是一個意義深長的故事。從開雕說到完成，只是這故事的序幕；從石像自覺特殊說到伙伴拆臺與另築道路，乃是這故事的正本。此篇中間雖有描狀石像的姿態處，似是靜的記述，但畢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整個故事的活動上並不占重要的地步。所以這古代英雄的石像不是記述文，還是一篇敍述文。

句的組織，除前述「主要的成分」和「連帶的成分」外，還有「附加的成分」。附加的成分便是前已述過的「形容的附加語」和「副詞的附加語」兩種。不問主語、賓語或補足語，只要用的是實體詞，便都可以添上形容的附加語。例如「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這「白花」是主語，「映着」是述語，「斜陽」是賓語，句子已完；那「一片」是修飾「白花」的，「帶水氣的」是修飾「斜陽」的。「白花」和「斜陽」都是實體詞，所以「一片」便是主語的形容附加語，「帶水氣的」便是賓語的形容附加語。白花的「白」和斜陽的「斜」一爲顏色的名稱，一爲形態的名稱，本都是名詞，這里卻轉變而成形容詞，與「花」「陽」聯合，各爲一個名詞了。（名詞轉變爲形容詞的例甚多，如鐵路、銅鎚、銀幣、花燈、牛皮等都是）名詞的本身除直接轉成形容詞外，還可藉特別介詞「的」字的作用，把一切名詞、代名詞等實體詞（以及一切語、句）都化成形容詞性，而作其它實體詞的附加語。例如「大明湖的白花映着天空的斜陽」這「大明湖」和「天空」都是名詞，但藉着特別介詞「的」的作用，已變爲形容詞性，分任主語「白花」的附加語和賓語「斜陽」的附加語了。這類實體詞作形容附加語的，當然是形容附加語的變例。

副詞的附加語是用來對於句子的述語添上一點修飾或制限的。例如「這些蟲聲會引起秋士的感歎」這「會」字便可算述語「引起」的副詞附加語。但副詞不但能修飾動詞，還可以修飾形容詞和其它副語等；所以作述語的附加語以外，還可以作一切附加語的附加語。例如「這些很美妙

的蟲聲卻會引起秋士的極深切的感歎」這「很」便是形容附加語「美妙的」的副詞附加語，「卻」便是副詞附加語「會」的副詞附加語，「極」便是形容附加語「深切的」的副詞附加詞。又，一切名、代等實體詞，（以及一切語、句）因介詞的介紹，都可附到述語上面去，修飾或增加它的意義。因此，這種被介紹的實體詞，便都化成副詞性而作述語的附加語。例如「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她」是主語，「做夢」是述語，這「瑟縮地」即前述的副詞附加語；那「冷的夜氣中」是相當於實體詞的短語，被介詞「在」介紹到「做夢」上去，便轉成副詞性，變了述語的副詞附加語了。這類實體詞作副詞附加語的，也是副詞附加語的變例。

凡形容詞後面，因語句的調節整齊起見，常帶一個「的」字，如「美妙的」，「深切的」。這「的」字是形容詞語尾，不要認做介詞。多數副詞後面，因要表出副詞的職權，也常帶一個「的」字做它的語尾。一般文學界多根據舊時語體文的習慣，把副詞語尾的「的」改寫爲「地」，如「活潑潑地」、「忽地」、「紅慘慘地」、「瑟縮地」等便是。同時介詞的「的」也就摹擬宋人的語錄改寫爲「底」。如「我底手」、「漢武帝底武功」等便是。於是「的」字的用法，介詞作「底」，形容詞語尾作「的」，副詞語尾作「地」，在文法上就有區別了。但普通的用法仍多不大分明：「底」字采用很少，往往介詞和形容詞語尾都用「的」，副詞的語尾則用「地」（習慣上「的」字可以兼包「底」、「地」）「底」卻不能兼包「的」、「地」，「地」也不能兼包「底」、「的」。因這里遇到「的」、「地」的用處，故附帶講一講。

習問

一. 這篇故事的警句在那里？試舉數出來，並加以說明。

二. 什麼是句的附加成分？這附加成分大別有幾？

三. 附加語有變例沒有？如有，各舉一個例。

四. 「的」「底」「地」三字的用法，在文法上有什麼區別？

核工記 宋 起鳳

季弟[1]獲桃墜[2]一枚，長五分許，[3]橫廣四分。全核向背[4]皆山，山拗插一城，雉[5]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啟，[6]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7]若寒凍不勝者。[8]

枕[9]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10]松下鑿雙戶，[11]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12]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13]負卷帙[14]踉蹌[15]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16]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17]

核側出浮屠[18]七級，距灘半黍。[19]近灘維[20]一舟，篷窗短舷間，有客憑几假寐，[21]形若漸瘥[22]然。舟尾一小童，擁爐[23]火，蓋供客茗飲也。艤[23]舟處當寺陰，[24]高阜[25]鐘閣踞焉。[26]叩[27]鐘者貌爽爽[28]自得，睡足徐興乃爾。[29]山頂月晦半規，[30]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31]之句。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32]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33]、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34]且幷其愁苦寒懼、凝思諸態俱一一肖[35]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36]」殆[37]謂是與。[38]

解題

宋起鳳字紫庭，清初直隸滄州（今河北滄縣）人。著有大茂山房合稿。此文即在稿中，但亦見收於張潮（字山來，一字心齋，歙縣人）所輯的虞初新志。所記爲雕刻桃核的技巧和精工。

詮釋

[1]【季弟】少弟也。古以伯、仲、叔、季爲行次，「季」是老四。但一般都以次於兄者爲季。例如「伯季」、「昆季」。[2]【桃墜】「墜」是佩帶的飾物，也稱「挂件」。例如「扇墜」即佩帶扇袋時用的附飾；「表墜」即佩帶時表時用的附飾。「桃墜」便是用桃核雕飾而成的挂件。[3]【許】約數也。「五分許」猶言五分模樣，五分光景，五分之譜或五分左右也。但一般每用作偏多的一面解，幾與「餘」字相同。[4]【向背】正反兩面也。[5]【雉】古時用以計算城郭的尺度的，凡長三丈高一丈便叫一雉。故左傳有「都城過百雉」，考工記有「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的話頭。但後來即用作

城上女牆的專稱，叫做「雉堞。」因爲女牆的排列有類巨齒，故又叫「堞齒。」這里的「雉」字，便是專指雉堞的。[6]【敞】高顯貌，音廠（ㄔㄤˇ）。[7]【椌鼓】「椌」音孚（ㄈㄨ），鼓槌子也。「鼓」這里作動詞用，擊鼓也。「執椌鼓」便是「執椌而鼓」之意，言司更之卒執着鼓槌在那里擊鼓也。[8]【若寒凍不勝者】不勝之「勝」讀如升，任也；堪也。「不勝」便是不任或不堪之意，受不了也。「者」指椌鼓之役。「若寒凍不勝者」言此司更之卒好像凍得受不了執椌打鼓之役也。[9]【枕】切近也。[10]【章】本也。計數樹木用本。「三章」即三本，猶言三棵也。[11]【松下鑿雙戶】「鑿」，開也。「松下鑿雙戶」一言此枕蔺之寺正在這三棵隱蔽着的老松之下開有兩扇雙合之門也。[12]【度】相也；諦視也；規量也。讀如鐸（ㄉㄨㄛˊ）。[13]【衲】本是僧衣，故呼和尚爲「衲子。」這里便作衲子解。[14]【卷帙】書本也。此專指和尚誦念的經卷。[15]【踉蹌】讀作郎倉，急行亂走貌。[16]【陀】頭陀之省稱。「小陀」小頭陀也。[17]【僕僕前】「僕僕」煩猥貌，本以狀奔走。這里兼狀足音，實爲巧合，所謂「雙關」也。「前」進行也。[18]【浮屠】也作「浮圖」，即「佛陀」之異譯。因佛教爲佛陀所創，故古人即稱佛教徒爲浮屠，後來並佛寺的塔也叫做浮屠了。這里便指佛塔。[19]【黍】禾屬，即小米子，有赤、白、黃、黑數種，今北人通叫做「黃米子。」它粒粒均齊，沒有多大的差異，故古人所用的度、量、衡都取準於它。如縱黍百當營造尺十寸，橫黍百當營造尺八寸一分，便是度法所取準；能受三升的酒器叫做黍，便是量法所取準；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便是衡法所取準。這里所說的「半黍」便屬於古度法。但今已不用此古稱，自可直解

作「半粒小米子」；「距灘半黍」便是離開水灘半粒小米子那麼遠也。[20]【維】繫也。[21]【憑几假寐】「憑」藉也；伏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息也，即俗所謂「打磕睡」。[22]【漸寤】「寤」覺也。「漸寤」慢慢地覺醒也。[23]【艤】泊舟之謂，「艤舟」停船也。[24]【寺陰】寺的背面也。[25]【高阜】岡子也。[26]【焉】代名詞，代高阜。「焉」有「於此」意。故「踞焉」即「踞於此」或「踞在這里」。[27]【叩】擊也。[28]【爽爽】鬆快貌。[29]【睡足徐與乃爾】「徐」舒也；從容也。「與」起也。「爾」然也；如此也。「睡足徐與乃爾」好像睡足了從容起身的樣兒也。[30]【月睨半規】「睨」不明也。「規」量圓之器，引申即爲「圓」。「半規」半圓也。[31]【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姑蘇」即今江蘇吳縣的古稱。「寒山寺」在吳縣城西十里楓橋旁，相傳寒山、拾得嘗止宿於此，故甚有名。唐張繼夜泊楓橋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即詠此。這桃墜所雕的景物，便取此詩爲題材，故文中云然。[32]【招提】即寺院。但也小有分別：官中賜額的爲「寺」，私造的爲「招提」。「蘭若」見唐會要。[33]【隱几】即憑几。「隱」倚也。[34]【殊致殊意】情致不同，意態各別也。[35]【肖】似也；酷類也。[36]【納須彌於芥子】「須彌」即佛經所稱的須彌山，也譯作「修迷樓」，其義爲「妙高」也爲「雪山」，實即今中、印交界的喜馬拉雅山。「納須彌於芥子」見維摩經，不可思議品，極言悟徹至理之人無大小無生死，故可以世界最高的須彌山納入極小的一粒芥子中也。[37]【殆】近也；幾也。或然之詞，與「豈」字相當。[38]【與】語末助詞，表疑問。通常作「歟」。

數演

這是記述文，凡分四段：第一段，總記桃墜的大小和全墜配置景物的大概。先述向背都是山，次述山坳之城，次述城上之樓，又次述樓上司更之卒。第二段，記山麓之寺和寺內外之僧。先述枕麓之寺當松下開雙戶，次述戶內應門之僧，次述松外夜歸之僧，又次述對林擲走之小僧。第三段，記寺外景物。先述灘邊之塔，次述近灘之舟和舟中假寐之客，次述舟尾擁爐噓火之小童，次述寺陰高阜之鐘閣和閣上叩鐘之僧，又次述山頂之星月和灘下之潮痕，因而點出取景之所由乃張繼夜泊楓橋之詩。第四段，則爲前三段所記人物情景之統計。先述人，其數凡七；次述宮室器具，其數凡九；次述景，其數凡七；又次述事，其數凡六，並其愁懼凝思諸態附焉；末引佛經語作贊，爲對於核工之總評。

構成語句的要素是名詞、代名詞等實體詞，而實體詞在語句中的位置並不一定；位置變動了，意義也就跟着不同了。今先述在主位和賓位的不同：

（一）在主位　實體詞在主位的，就是一個句子的主語。例如：

季弟獲桃墜一枚。

他在地底裏沈吟。

「季弟」和「他」都是句中的主語，所以稱做在「主位」。但主位也有直接倒裝在述語之下的，例如「東來一衲」便是一衲東來，主位之「衲」竟倒裝在述語「東來」之下了。其它說話中此例更

多，如「發風」「起火」「落雨」等都是。這些倒裝的格式便叫做「變式的主位」。

（二）在賓位　實體詞在賓位的，就是這句中述說詞所帶的賓語。例如：

山坳插一城。

我不稀罕那個。

「城」和「那個」都是句中述說詞所帶的賓語，所以稱做在「賓位」。用爲述語的外動詞中有一種是表示人與人之間交接一種事物的，如「送」「寄」「給」「贈」「教授」「吩咐」等，常帶兩個實體詞作賓語，叫做「雙賓語」。這種帶雙賓語的句子中就有兩個在賓位的實體詞。這兩個賓位中，屬於被交接之事物的，叫「正賓位」；屬於接受事物之人的，叫「次賓位」。這便是所謂「雙賓位」。通常雙賓位的排列，大都次賓位在前而主賓位居後，例如「李先生教給我一首詩」，「詩」是正賓位，列在後面；「我」是次賓位，卻在前邊。

賓位的變式不一，也得細細地體認它。即就上例來說，次賓位在前，正賓位在後，固然是通常的排列，但在習慣上往往用一個介詞「把」（或「將」「以」等）字來提前雙賓位中的正賓位。例如「李先生把這首詩教給我」，這正賓位「詩」便提到次賓位「我」的前面了。這便是變式賓位之一。「把」字之外，還有用「連」（或「幷」等）字的，但語意有些不同，又常用副詞「也」或「都」與它相應。例如「李先生連這首詩也教給我了」，也把正賓位提前。這便是變式賓位之二。還有一種直接把賓

語提在句首的句子。例如「這首詩，李先生已經教給我，」賓位的「詩」竟直提到句首了。這便是變式賓位之三。

如這樣提到句首的賓語，往往本來是把它作主語，而句中的動詞也就是把它變爲「被動式」，以爲說明主語之用的。卽如前例：「這首詩，李先生已經教給我」這是說明這詩已經被教授的意思。凡述語用外動詞的被動式，便不是敍述主語的動作了，是說明主語被人家的動作射及的情形。凡動詞被動式的句子，可以用介詞「被」（或「爲」「給」等）字把原主語介紹出來，例如「這首詩被李先生教過了。」於是主位「李先生」便因動詞改爲被動式而變了它的地位了。又有許多外動詞的被動式，不但不是敍述主語的動作，並且它所說明的也不是主語被人家的動作所射及的情形；竟成了「形容詞」的性質。例如「這首詩可愛」「這首詩讀完了。」前一例，在動詞前面加副詞；（或助動詞）後一例，在動詞後面加副詞：於是這動詞便都成了被動性，而且合着所加的副詞（或助動詞）而成爲一種習用的「形容詞短語。」所以這「可愛」和「讀完了」竟可直認爲形容性的述說詞。由此，我們須知：凡句中作述語的動詞變了被動性時，它的賓語便成了主語，站在正式的主位；我們只能指稱它是「外動詞的被動式」，而不要誤認爲變式的賓位。

參證

宋起鳳的核工記可以當得「典型的」記述文，他那樣描寫的細緻和傳神，直令讀它的人彷彿

把玩着一個雕鏤極精的桃核墜子；又彷彿正在登山、穿林、閱城、遊寺那般地身歷其境的清遊。但這類記述雕鏤細小物件的姊妹作品尚非絕無，最著的就有兩篇。在他前的，有明季嘉善（今浙江嘉縣）魏學洢的核舟記；與他同時的，有錢塘（今浙江杭縣）高士奇的記桃核念珠。魏作所記與宋作絕相類，蓋亦取古人詩賦典實爲題材者。高作雖以桃核念珠爲主，但推類記及唐德州刺史王倚所藏刻有從軍行圖的筆管和宋巧匠詹成所造的鳥籠花版，稍與宋作異趣。讀者當取與此篇互相參證比較之。核舟記在所著茅簷集中，記桃核念珠在所著檇李詠堂全集兼見采於虞初新志。虞初新志，上海開明書店有新印附圖校補本；核舟記亦見選於開明活葉文選，俱易得。

習問

一. 試就自己所見的巧藝之值得回味者，作一記述文。

二. 把核工記所述及的人物景態等事項，試爲表解之。

三. 在以前讀過的文章中任選五句，指出在句中主位的實體詞。

四. 在以前讀過的文章中任選五句，指出句中實體詞的在賓位者。

五. 何謂雙賓位？正賓位與次賓位有何分別？變式的賓位有幾？

彫刻　蔡元培

音樂、建築皆足以表示人生觀[1]；而表示之最直接者爲彫刻。彫刻者，以木石金土之屬刻之，範[2]之，爲種種人物之形象者也。其所取材率[3]在歷史之事實，現今之風俗，卽有推本[4]神話宗教者，亦猶是人生觀之代表云爾[5]。

彫刻之術大別爲二類：一「淺彫」與「凸彫」之屬，象不離璞[6]，僅以圻堮起伏[7]之文寫示之者也。如山東嘉祥[8]之漢武梁祠畫象[9]及山西大同之北魏造象[10]等屬之。一具體[11]之造象，彫刻之工面面俱到者也。如商武乙[12]爲偶人[13]以象天神，秦始皇[14]鑄金人十二[15]及後世一切神祠、佛寺之象皆屬之。

彫刻之精者：一曰「勻稱」，各部分之長短肥瘠，互相比例，不違天然之狀態也。二曰「緻密」[16]，琢磨之工無懈可擊[17]也。三曰「渾成」，無斧鑿痕也。四曰「生動」，儀態萬方[18]，合於力學[19]之公例；神情活現，合於心理學[20]之公例也。

我國之以彫刻名者，爲晉之戴逵[21]。嘗刻一佛象，自隱帳中，聽人臧否[22]，隨而改之，如是者十年，厥[23]工方就。然其象不傳。其後以塑象名者，唐有楊惠之[24]，元有劉元[25]。西方則古代希臘[26]之彫刻優美絕倫[27]，而十五世紀[28]以來，意法德英諸國亦復名家輩出，吾人試一遊巴黎之魯佛爾及盧兗遜堡博物院[29]，則希臘及法國之彫刻術，可略見一斑[30]矣。

相傳越王勾踐[31]嘗以金鑄范蠡[32]之象，是爲我國鑄造肖象[33]之始。然後世鮮用之。西方則自羅

馬[34]時競尙彫鑄肖象，至今未沫[35]，或以石，或以銅，無不面目逼眞[36]焉。

我國尙[37]儀式[38]，而西人尙自然。故我國造象，自如來袒胸，觀音[39]赤足，仍印度[40]舊式外，鮮不具[41]冠服者，西方則自希臘以來，喜爲倮[42]象，其爲骨骼之修廣，[43]筋肉之張弛，[44]悉以解剖術[45]爲準，[46]作者固不能不先有所研究，觀者亦得爲練達身體之一助焉。

解題

蔡元培字鶴廎，一字子民，浙江紹興人，現代教育家兼哲學家。歷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大學院院長，今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石頭記索隱等書。其它散篇文字和演說詞等多見收於徐彥之所輯的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此文卽從言行錄中選出。彫刻之「彫」通作「雕」。說文：「彫，琢文也。」是本字。爾雅釋器：「玉謂之雕。」又：「雕謂之琢。」是通假字。

詮釋

[1]【人生觀】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見解或觀察是各隨自己的品質而不同的。故有對於人生作樂觀的，也有作悲觀的；前者叫做「樂天觀」，後者叫做「厭世觀」。這樣各別的觀念，便是所謂「人生觀」。

[2]【範】本作「笵」，模式也，俗名「脫子」。模式各以質別：以土爲「型」，以金爲「鎔」，以竹爲「笵」。今概以「範」括之，故有「模範」「範型」等稱，俱得引申作「典則」解。此處用爲動詞。

[3]【率】大

抵也。[4]【推本】追源之意，卽取法。[5]【云爾】「云」語末助詞，無義。「爾」亦語末助詞，與「而已」同。是「云爾」直可解作「而已」也。[6]【璞】本是未經彫琢的玉，引申爲一切未加彫飾之義。「象不離璞」一言所彫之象並不脫離背景而獨立，仍粘合在未鑿的底板之上也。[7]【圻堮起伏】「圻堮」當作「圻鄂」，一丰壁琢刻之一面線畫隆起之文也。因以喻凡物之邊際。此處可作楞角解，「圻堮起伏」卽堮角高低不平之謂也。[8]【嘉祥】本爲宋鉅野縣之山口鎭。南渡後，金於此置嘉祥縣。舊治在今縣西二十五里，嗣以縣圮於水，徙治碭山之南。又徙於朝山之下，卽今縣治。清時屬山東濟寧州。民國初屬濟寧道，今直隸於山東省。[9]【武梁祠畫象】在嘉祥縣南二十八里之武宅山。武宅山一名武翟山，又名紫雲山，前有武氏墓。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象，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文者。共三石，石分五層。世稱「武梁祠畫象」。墓爲漢從事武梁、吳郡丞武君、燉煌長史武斑、執金吾丞武榮之葬所，石室畫象自宋、元以來散落殆盡。清乾隆時，錢塘（今浙江杭縣）黃易（字小松，官濟寧同知，工詩文書畫，尤長於金石考訂）等先後訪得斷石四十餘：計前室石十四，兩面者二，後室石十，石柱一，左右室石十，祥瑞圖四及武斑碑一。卽其故地樹石立碑，以垂永久。[10]【北魏造象】卽記大同武州石窟寺所述的雲岡堡石刻。[11]【具體】大體具備也。「具體之造象」卽離璞獨立，純乎立體之造象也。[12]【武乙】第二十五世商王，在位四年，自癸亥至丙寅，當西元前一一九八年至一一九五年。[13]【偶人】卽偶像。武乙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

名曰射天。見史記殷本紀。此處所稱「爲偶人以象天神」卽指此事。14【秦始皇】姓嬴氏，名政，莊襄王之子。卽位二十六年，盡滅六國，稱皇帝。廢諡法，以世計數，自爲「始皇帝」，故稱「秦始皇」。史記有秦始皇本紀。15【鑄金人十二】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今陝西長安縣東之渭城故城，當時爲秦都；非今之咸陽縣治），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卽此。「鑄」音注（虫ㄨ），銷金作器也。例如「鑄錢」、「鑄鐘」。16【緻密】「緻」細練之繒，有緊切意。例如「工緻」、「精緻」。「緻密」猶言「緊密」。17【無懈可擊】本指兵家行陣之密，謂無一處鬆懈可資敵人進擊也。此處卽申言琢工之緊密，乃面面俱到耳。18【儀態萬方】本以狀女子之莊麗，出張衡同聲歌。今比擬事物，有莊嚴繁複不可形容之意。19【力學】物理學之一科。凡物變其位置，謂之運動，運動之原因由於力。故論運動之原因者曰「力學」，「公例」定例之可以通用者，亦稱「原則」。「合於力學之公例」卽合於力學之原則也。20【心理學】卽研究人心之感覺、情意、欲望等各種現象之學。派別甚多，大要分哲學的、經驗的二綱。前者專由直觀說明精神之作用，後者專由經驗說明精神之現象。21【戴逵】字安道，晉譙（屬譙國，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南四十六里）人。少博學，善屬文。工書畫，能鼓琴。其餘巧技靡不精。太宰武陵王晞（元帝子，字道叔）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今浙江嵊縣）。孝武帝時，累徵不就；郡縣敦逼，乃逃於吳。太元中（西元三七六——三九六）病卒。晉書有傳，列卷九十四「隱逸」中。22【臧否】「臧」，善也。「否」讀作卑旨

切（勹一）不善也「臧否」猶言「可否」故引申爲批評之義。[23]【厥】用與「其」同。古書中每見之。[24]【楊惠之】唐人。開元中（七一三——七四二）與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窮丹青之妙，稱畫聖）同師張僧繇（吳人，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善繪雲龍人物）巧藝並著。道玄聲名獨顯，惠之焚筆硯，毅然發憤，改塑象。崑山（今江蘇崑山縣）慧聚寺天王像爲其所塑，旁二侍女尤佳。惜已爲俗工所修，失其初意。今吳縣甪直鎮之保聖寺中尚存羅漢像數個，相傳亦惠之所塑。[25]【劉元】字秉元，元寶坻（清屬順天府，民國初屬京兆尹，今屬河北省）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至元中，（一二六四——一二九五）凡兩都名剎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卿。附見元史卷二百三「工藝」阿尼哥傳中。[26]【希臘】爲"Hellas"的譯名，今歐洲南部之立憲王國，在巴爾干半島（Pen. Balkan）的南端大部。其建國之始在西元前十五世紀，至前十世紀，漸就發達。至前五六世紀，國運益隆，文藝大盛。至前一四六年，屬於羅馬（Rome），叫它做厄力西（Greece）西元一二〇四年，爲委尼斯（Venice）所征服。一四五六年，又入於土耳其（Turkey）。一八二九年，離土耳其自立；翌年，遂建國。後復與土耳其戰，割其地以歸，境土因以日闢。此處所言「古代希臘」指未屬羅馬以前，文藝大盛之時也。[27]【絕倫】「倫」類也；儕也。「絕倫」超絕羣儕之義，猶言「無比」。[28]【十五世紀】指西元一四〇一年至一五〇〇年的一百年。西方以百年爲一世紀，故云。[29]【魯佛爾及盧克遜堡博物院】蒐集動植礦物及其它一切天然或人造之物，分類陳列，供衆觀覽之所，叫做「博物

院，」也稱博物館。魯佛爾博物院（Musée du Louvre）本是舊日的皇宮，一二〇四年開築，一八四八年始落成。中藏美術品極富，實爲世界之冠。盧克遜堡博物院（Musée du Luxembourg）本爲Marie de Medicis 而造，一六一五年開築，一六二〇年落成。今此宮已改作元老院（le Sénat），而園則闢爲博物院，專收藏生存美術家的作品。此二院俱在巴黎，盧克遜堡非卽界於法比德三國之間的大公國。

30【一斑】言由管中窺豹，僅見豹皮上面的一個圓斑，不能看見整個的豹。本以喻所見之小。但一斑雖小，可以推見全豹，故通常也可作爲「舉一反三」的「舉一」解，有「大概」之義。此處所用，正是後一解。

31【句踐】春秋時越國之王。其父允常爲吳王闔廬所敗，句踐遂敗闔廬而雪其辱。闔廬子夫差復報越，困句踐於會稽。句踐以美女寶器行成於吳，用范蠡、文種「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計，因以滅吳。遂渡淮水，會諸侯，受方伯之命。橫行江、淮間，名震中國。史記卷四十一有越王句踐世家。

32【范蠡】字少伯，與文種（字會，後見忌於句踐，自殺）同事句踐，苦身戮力，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功稱上將軍，自以大名之下難久居，遂浮海適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復盡散其財，去而止於陶（卽今山東肥城縣西北三十里之陶山），自號「陶朱公」。耕蓄轉物，逐十一之利，又致資累巨萬。卒於陶。史記有傳，列卷一百二十九「貨殖」之首。

33【肖象】卽造像。後世的畫像和照相，也有稱爲「肖象」的。

34【羅馬】卽漢之大秦，今歐羅巴洲之意大利（Italy）初爲王國，後經共和國、帝國二時代，至劉宋時，爲哥德族人（Goth）所滅。先是東晉時，羅馬分王居黑海

Black Sea)西轄治東境，別之曰「東羅馬」。羅馬國亡，東羅馬獨存。明時始爲土耳其所滅。歐洲文明，希臘導其源，羅馬宣其流，故其彫刻之風降至今日意大利猶未衰歇也。35【沫】泯也；沒也。36【逼眞】「逼」切近也。「逼眞」便是「酷肖」的意思。37【尙】崇也；貴也；尊信也。38【儀式】「儀」是容儀；「式」是形式。「儀式」便是世俗所謂「體面」或「架子」。39【觀音】卽觀世音，菩薩之號。唐時諱「世」，但稱觀音。後世沿用之，因亦有此省稱。40【印度】卽古天竺，其地爲一大半島，當亞洲之南部，北以喜馬拉雅山脈與我國西藏爲界。其建國遠在四千年前，佛教便由此創興。其後或爲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所征服，或爲回教國所占據。西元十五世紀，蒙古人巴拜爾建蒙古帝國於此。自十七世紀後，歐人漸次開拓領土。至十九世紀中葉，全部歸於英國，英王自兼印度皇帝。41【具】備也；完整也。42【倮】與「裸」通，赤體也。43【修廣】「修」，長也。「廣」，寬闊也。44【張弛】「張」，緊也。「弛」，舒鬆也。45【解剖術】卽研究生物體內部組織構造之解剖學。人體解剖，尤爲專門之學：分生理的解剖與病理的解剖兩種。此處所言「解剖術」，實卽「生理組織」耳。46【準】水平也。凡揆平取正的，都可叫「準」。例如「準則」、「標準」、「準的」。

數演

這是釋解文與先前講過的記述文、敍述文是不同了。釋解文是什麼？便是解說事物，剖釋事理，闡明意象的文學。這一類文字的主題不是直接訴諸感覺，而以訴諸抽象的理解爲主的；不若記述文和

敍述文那樣的訴諸作者的觀察和想象。原來記述文和敍述文是偏於情感的，釋解文是偏於理知的。這便是其間的不同處。釋解文的種類，若就釋解對象的性質說，原也可以分做好幾類，但普通都約分爲「科學的釋解文」和「說理的釋解文」兩大類。科學的釋解文是以釋解抽象的事理爲對象的，應該板板地注意定義和分類。（這與科學的記述文頗相類，但科學的記述文雖也用類別或機械的描寫，然大致只是比較具體的特殊事物，究與它釋解抽象的事理不同。）說理的釋解文則是作者自由發表某種意思或某種學理的，便不須像科學的釋解文那樣的瑣碎和乾燥了。蔡氏此文卽屬科學的釋解文，所以定義和分類的條件都齊備的。他先說彫刻的定義和它取材之所由；次說彫刻的分類，並各舉數例來證明它；次說彫刻技術的精工有四條件；次說我國彫刻術的表現和西方彫刻術的發達；次說我國鑄象的早見先衰和西方彫象的愈研究愈精；最後說我國與西方的習尙不同，因而闡明彫刻盛衰不同的理由。這樣地類例分明，實是釋解文的正規；換句話說，便是典型的釋解文。

上回講過實體詞在句中的主位和賓位是怎樣，這回請再續講「補位」罷。補位可分「對於主語的補位」和「對於賓語的補位」二種：

（一）對於主語的補位　實體詞用在述語的連帶成分中，形式上雖與賓位一樣，但與它上面的主語實在不是兩物，這就是同動詞「是」（或「爲」）字所帶的補足語。做這種補足語的實體詞，便叫在補位。例如：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國之以彫刻名者爲晉之戴逵。

因此，凡用作一切同動詞與內動詞的補足語的實體詞，概叫做在補位，以別於用在外動詞後面的賓位。因爲它們都與主語有同物相成的關係，不是主賓對待的關係。

(二) 對於賓語的補位　外動詞所帶的補足語大都不是實體詞；可是它如要表示出對於賓語所認定之名來，則必定帶一個實體詞。例如：

學者視書卷爲師友。

漢奸認賊作父。

這「師友」和「父」兩個實體詞當然是在補位了。但從全句的成分上觀察，它們卻與上面的兩例不同：因爲它們只與賓語「書卷」和「賊」是同物相成的，所以只是對於賓語的補位，而不是對於主語的補位。

前邊所舉例中的「作」「爲」等字，一方面可用爲外動詞，一方面也可用爲同動詞，意思與「是」字一樣。(內動詞「成」字也有此用。)不過「是」字常用來結合主語的補位，「作」字等常用來結合賓語的補位罷了。但文言的「爲」字實兼有「是」及「作」的意義，尤宜注意。

習問

一. 釋解文是什麼？它與記述、敍述文的分別在那里？

二. 把本篇文字的內容作一表解。

三. 實體詞在補位的有幾種？試舉例來說明它。

四. 自記大同武州石窟寺至本篇，每篇都述及彫象的，它們的內容是否相同？它們所要表達的主要意思何在？試各繫一簡短明白的提要。

小雨點　陳衡哲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游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到了屋外去。

小雨點着了急，伸直了喉嚨叫道，「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風伯伯一些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連氣也不敢出。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才慢慢的把眼睛睜開，向四圍看了一看，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小雨點不禁拍手叫道，「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

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點掀了下來。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草葉上面，他爬了起來，兩隻手掩了眼睛，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正哭着，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小雨點，小雨點，不要哭了，到我這裏來罷。」

小雨點依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只見有一個泥沼[4]在那裏叫他去哩。他心裏喜歡，便從那個草葉上面一交[5]滾了下來，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了那裏，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覺掀着鼻子說道，「好齷齪[6]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聽呀！」

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自遠漸漸的近了來。泥沼便對小雨點說，「這是澗水哥哥，他到河伯伯那裏去，現在湊巧走過這裏。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

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去會見了澗水哥哥，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

小雨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河伯伯，我爲什麼這樣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好孩子，這不打緊，我小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小雨點又說道，「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不錯，不錯！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河伯伯道，「我到海公公那裏去，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

小雨點和泥沼和澗水哥哥都同聲說道，「好伯伯，你能告訴我們，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

河伯伯道，「海公公嗎？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他見了什麼東西，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

小雨點道，「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

河伯伯道，「只要你願意，他一定請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也是一個小雨點嗎？」

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倒也很快活隔了兩天，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去。只見海公公掀着雪白的鬍子，笑着迎了出來。他見了小雨點，十分喜歡，問了他好多的話。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想回去了。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鬍子說，「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海公公說，「好孩子，你若回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

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讓你回去罷。」

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以只得含着眼淚，辭別了海公公，向天上升去。

說也希奇，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一剎大似一剎。不一會，他已升得很高，他心裏喜歡，說道，

「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覺得有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他便對自己說，「我今天升得也夠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

說了這個，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忽然他身子又縮小起來。他着了慌，再睜眼仔細一看：阿呀！他不在那朵花瓣上又在那裏呢？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說道，「小雨點，不要哭了，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很希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她清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我差不多要死了，請你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願意救我的命，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液管裏去。」

小雨點嚇了一大跳，竟回答不出話來。

青蓮花道，「小雨點，不要害怕，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你願意嗎？」

小雨點聽了，心裏安了些。把青蓮花看了一看，不由得又疼，又愛。他想了一想，便壯着膽說道，「青蓮花，我爲了你的緣故，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

青蓮花十分感激，果眞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不到一會，她那乾枯蒼白的皮膚，忽然變爲美麗豐滿。她在風中顫着，向四處瞧望，忽見有個小女兒，走過她的身旁。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說道，「女孩子，看我好不美麗；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

那女孩子果眞把她折了，戴在她自己的髮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她便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丟在他爹爹的園裏。

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眞要死了。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心裏很痛苦，不由得叫道，「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本來沒有死，不過睡着罷了。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便醒了過來，說道，「我在什麼地方呢？」

青蓮花答道，「你在我的液管裏。」

小雨點聽到這裏，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他嘆着氣說道，「青蓮花，你自己又在那裏？」

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她又說道，「小雨點，現在我可眞的要死了。」

小雨點着了急，說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的不要死，我願意再讓你把我吸到液管裏去。」

青蓮花嘆了一口氣，說道：「癡孩子，現在是沒用的了，況且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我又怎樣能再

吸你呢？但是，小雨點，你不必失望，因爲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你若想念我，應該重來看看我呵！再會了。」

小雨點哭着叫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小雨點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8]旁邊的草上嗎？他把死池看了一看，央着說道，「泥沼哥哥……」

死池惡狠狠的說道，「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點便道，「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

死池停着鼻子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

小雨點聽了，知道沒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來。他哭得好不傷心，死池聽了，也有些不忍，便問道，「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

小雨點答道，「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皺着眉毛，想了一想，說道，「你可知道，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

小雨點聽了，快活得跳了起來，說道，「死池哥哥，你的話眞嗎？你肯告訴我，怎樣的回家去呢？」

死池道，「你且等着，待太陽公公來了，便知道了。」

小雨點不敢再問，只得睡在草上，靜待了一夜。明朝太陽公公來了，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

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他們。後來他還約了他們，要在明年春間，同他們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哩。

解題

作者已見前運河與揚子江的解題，這是他的文學作品集小雨點中的一篇。全集便以此爲名。

詮釋

1【不禁】忍不住也。　2【利害】甚也。今人每寫做「厲害」，其實古人常以相反之字疊用取義，例如「短長」、「消息」、「是非」、「輕重」、「多少」等皆是，本是兩可之詞。後來沿用的習慣漸漸地側重在一端，於是別具一解，與原來的意義分開了。　3【掀】音軒（ㄒㄧㄢ），高舉也。此處有顛動拋擲之意。　4【泥沼】「沼」是小池。「泥沼」便是小小的污泥池。　5【交】跌也。俗作「跤」，例如「蹩跤」、「跌跤」。　6【齷齪】齒相近也，有局促狹隘之義，故引申爲猥瑣貌。今多用作「不潔」解，與「齷」同。　7【疹】憐也；惜也。　8【死池】源細流塞的積水池。　9【央】懇託也。例如「央煩」、「央求」。

數演

這是敍述體的少年文學，借着小雨點的經歷，說明了地面上水源的來由和水分潤澤植物的道理。因爲擬人的緣故，所以把小雨點、風、澗水、河、海、泥沼、死池、青蓮花、紅胸鳥、太陽等都加標了代表人名

的「私名號」他敍述這故事時，略分七大段第一大段敍小雨點在家被風捲下，落在紅胸鳥的翅膀上，因翅膀的撲動而直跌下來。第二大段敍小雨點跌在草葉上哭，後來滾入泥沼，跟着它會同了淵水和河，同向海去。第三大段敍小雨點在海思家，仍由海中升向天空。第四大段敍小雨點升到山頂，望見睡倒的青蓮花，便停在花瓣上休息，因而救了青蓮花垂死的性命。第五大段敍青蓮花帶着小雨點送到女孩子的手中，把它戴在髮上，終於被女孩子丟在園裏，青蓮花到底死了。第六大段敍小雨點脫離了青蓮花，暫止在死池旁邊的草上，誤認死池作泥沼，聽了不能再到海中而大哭。第七大段敍死池勸慰小雨點不必回海，直待太陽來了送它眞的回家。於是小雨點的經歷是敍述清楚了，地面上水源的來由和水分潤澤植物的道理也順說明白了。

前述實體詞用作主語的叫「在主位」，用作賓語的叫「在賓位」，用作補足語的叫「在補位」；今當更述用作形容附加語的叫「在領位」的一種。在領位的實體詞對於被領的實體詞，其間常有一個介詞「的」或「之」介紹着。但在性質上有兩個兩大區別：一是「統攝性的領位」，二是「修飾性的領位」。統攝性的領位又可分做七項：

一．表物主（卽物之所有者）例如：

小雨點的家。范蠡之象。

二．表物原（卽物之所出，但與物主常無別）例如：

青蓮花的香氣。　隰泉水之源。

三.表物質（即物之所由成，但已近於修飾性）例如：

大帛之冠。　鋼鐵的窗戶。

四.表主動者（領位對於被領的詞是主語）例如：

學者的尊嚴。　城市之繁榮。……被領的名詞由形容詞轉成。

勞人的感歎。　高猿之長嘯。……被領的名詞由內動詞轉成。

社會的薰陶。　國家之保護。……被領的名詞由外動詞轉成。（這外動詞應帶的賓語自在意中。）

五.表受動者（領位對於被動的詞是賓語，其上可加「對於」的）例如：

詩歌的研究。（對於詩歌的研究）……
職業之選擇。（對於職業之選擇）……　被領的名詞必是外動詞所轉。

六.表物之所關（其上可加「關於」的）例如：

公衆之事業。（關於公衆之事業）

軍事的設備。（關於軍事的設備）

七.表物之所在（前可加介詞，或後附「方位詞」）例如：

田邊的桑樹。（可作在田邊之桑樹，這「邊」便是後附的方位詞）

西湖之蓴菜。（可作在西湖之蓴菜）

這七項在領位的名詞，雖所表的意味各不相同，可是對於「的」字或「之」字下的名詞，都含有統攝的作用。至於修飾性的領位，則在領位的名字可不是名詞的性質了，它已轉成了純粹的形容詞；所帶的「的」字或「之」字，也不是介詞而是形容詞的語尾了，例如：

團體的生活與個人的生活都該有相當的規律。

善登臨者必得山水之趣。

如此，「團體」「個人」和「山水」都轉成了形容詞，兩個「的」字和一個「之」字都變爲形容詞的語尾而不是介詞了。

在領位的實體詞與被領的實體詞之間的介詞往往可以省略。省略的原因有二：（一）在習慣常用的短語，爲求其整齊而省略；如「花之時」省爲「花時」，「社會的教育」省爲「社會教育」是。（二）在屢用領位的短語，爲求其簡淨而省略；如「浙江省之杭縣之西湖之孤山」連用三個「之」字，太麻煩了，所以通常只留最後一個，把前面兩個省略了，作「浙江省杭縣西湖之孤山」。又如「國民政府的行政院的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的司長」應有的介詞都要省略，因爲這是一種固定的職名，更要求簡，所以一個「的」字也不留，徑作「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了。這一點，我們

應當留意及之。

習問

一、指出下列各短語中在領位的實體詞，並指出它所表示統攝性的那一項。

劉鶚之老殘遊記。
紅胸鳥的翅膀。
青布的書套。
民生的政策。
師友之感化。
軍隊中之一員。

二、下列各短語中在領位的實體詞，何者屬於統攝性？何者屬於修飾性？

月夜的花影。
大明湖上的歷下亭。
春冬之時。
思婦的低泣。

三、下列各短語省略了什麼詞？分別指出它應有的原詞來。

山西大同武州石窟寺。

我國國民的通性。

浙江省立圖書館閱覽組編目股。

愚公移山 列子

太形[1]王屋[2]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3]本在冀州[4]之南，河陽[5]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6]九十，面山而居，懲[7]山北之塞，出入之迂[8]也，聚室而謀[9]曰：「吾與汝畢[10]力平險，[11]指通豫南，[12]達于漢陰，[13]可乎？」雜然相許。[14]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15]如太形王屋何？且焉[16]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17]之尾，隱土[18]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19]叩石墾壤，[20]箕畚[21]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22]之孀妻有遺男，始齔，[23]跳[24]往助之；寒暑易節，[25]始一反[26]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27]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28]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29]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子孫孫，無窮匱[30]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31]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32]帝感其誠，命夸蛾氏[33]二子負二山，一厝[34]朔東，[35]一

厝雍南。[86]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87]焉。

解題

列子舊題周列禦寇撰，爲道家要籍。唐玄宗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詔稱列子爲沖虛眞經。宋眞宗景德中（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又加號稱沖虛至德眞經，晉張湛（字處度，官光祿勳）爲之注，凡八卷。此書先爲漢劉向所校錄，漢書藝文志因而著之。但唐柳宗元已疑其增竄；宋高似孫亦疑其僞託；至清姚際恆作古今僞書考，竟列此書爲第一部。要之，不問其爲列禦寇所自作，或爲其弟子所追記，而出於秦、漢間人之手，則當可無疑也。張注之外，有唐殷敬順釋文及宋江遹沖虛至德眞經解。今日通行之本爲明世德堂本，即張注並散附殷釋者。

列子篇次：一天瑞；二黃帝；三周穆王；四仲尼（一作極智）；五湯問；六力命；七楊朱（一作達生）；八說符。文多寓言，周穆王、湯問二篇尤爲「迂誕恢詭」（本劉向語）。此「愚公移山」即湯問篇中所含寓言之一。

詮釋

1.【太行】即太行山。此山起今河南濟源縣，北入山西晉城縣，迤向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縣、和順、平定、昔陽，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河北之井陘，獲鹿，凡數千里。括地志謂此爲天下之脊。今地

學家以汾河以東，碣石以西長城、黃河之間諸山爲太行山脈；推晉城縣南之太行山爲其主峯。[2]【王屋】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名，在今山西陽城縣西南，西跨垣曲縣，南跨河南濟源縣界。絕頂曰「接天臺」，上有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即濟水發源處也。[3]【仞】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4]【冀州】古九州之一，當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周、漢皆有冀州。後漢冀州刺史治鄗，故城在今河北柏鄉縣北；漢末治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魏移冀州刺史治信都，即今河北冀縣治。晉後移徙雖頻，而後魏復治信都，其後歷代遂因以其地爲冀州。清時爲直隸州，屬直隸省。民國初改冀縣，屬人名道。今直屬河北省。[5]【河陽】爲春秋時晉之河陽邑，戰國時屬魏。漢置河陽縣，故城在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晉省。後魏復置。北齊省。隋復置，移治北中府城北，在今孟縣西，至金移今孟縣治。至明廢之。[6]【且】副詞，附於數詞之前以表「幾近」之義，讀七也切（ㄑㄧㄝ）。[7]【慫】戒也。此有恿苦之義。[8]【迂】遠也，僻也。[9]【聚室而謀】「室」家也，「謀」商議也。「聚室而謀」即合家商議之謂。[10]【汝曹】猶言「你們」。「曹」等也，輩也，儕也，班行也。[11]【平險】剷削山險，使平夷也。[12]【豫南】「豫」古九州之一，即今河南省。「豫南」豫州之南也。[13]【漢陰】指漢水之陰，非今陝西漢陰縣。漢水源出陝西寧羌縣北嶓冢山，初名漾水，東南經沔縣爲沔水，受沮水，東流經褒城，受褒水，始爲漢水；東經南鄭、城固、洋縣，又東南經西鄉，受牧馬河，東入石泉，又東南經漢陰、紫陽，東流折東北經安康、洵陽，受洵河；東南經白河，又東入湖北鄖縣，受堵水；東南經均縣，受均水；又東南經

光化、穀城、襄陽，折東北，受淯水；又東南經宜城、鍾祥、京山至潛江，分津右出爲東荊河；（自潛江、監利南流，折東經沔陽，又東北至漢陽爲沌水，入於江）又東經天門、沔陽，折東北至漢川，受溳水、澴水，又東南，由漢陽入於江。凡山之南、水之北曰「陽」，山之北、水之南曰「陰」。「漢陰」即泛指漢水之北。14【雜】「雜」，張湛注云，猶僉也。「僉」有衆義，皆義。下文「雜曰」之「雜」與此同。「雜然相許」即大衆應諾，猶云「皆曰可」也。15【魁父之丘】「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是「魁父之丘」乃一個土阜般的小小丘陵耳。「魁父是小山名，在陳留（今河南省屬縣）界。16【焉】疑問副詞，作「於何」解。17【渤海】亦作渤澥，謂入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間之內海也。海面長八百十六里，廣四百七十六里。兩半島之間與黃洵相通處曰渤海峽，廣二百餘里，北爲遼寧省旅順口之老鐵山頭，南爲山東省蓬萊縣之登州頭，廟羣島聯絡其間，天然之門戶也。太古前兩半島間本爲陸地，迨後漸次陷落，遂成此海；廟羣島即陷落之餘峯也。18【隱士】張湛注：「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蓋即古幽州。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當今河北、遼寧二省。19【夫】人也，「三夫」即三人。20【叩石墾壤】「叩石」鑿石也。「墾壤」掘土也。21【箕畚】「箕」，揚米去糠之具，俗稱「簸箕」。「畚」，補穩切（ㄅㄣˇ），盛土之筐也。此處俱作「盛土之器」解。22【京城氏】鄭京城太叔（段）之後也。見姓纂。23【齔】差印切，音襯（ㄔㄣˋ），毀齒也；自乳齒變爲永久之齒謂之「齔」。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見說文。故用爲幼者之稱，例如「童齔」「髫齔」。24【跳】此讀題堯切，音迢（ㄊㄧㄠ），躍也。

「跳往助之」，欣躍前往助之也。亦讀駝赦切（ㄊㄨㄛˋ），與逃同，例如「跳而免」，即逃而脫免也。[25]【寒暑易節】即冬夏迭更，是一歲矣。[26]【反】歸也，復還也。通作「返」。[27]【惠】通「慧」，「不惠」即「不慧」。[28]【長息】「息」，氣也；鼻息也。一呼一吸爲「一息」。大聲而歎爲「太息」。是「長息」即太息。[29]【固不可徹】「固」與上句「汝心之固」同，謬執己見也。「徹」，通也。「固不可徹」，猶言「牢不可破」，謂謬執己見不能變通也。[30]【匱】空也；盡也；乏也。「無窮匱」即「無窮盡」。[31]【操蛇之神】即山神。張湛引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32]【帝】天帝也。[33]【夸蛾氏】張湛注：「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34]【厝】音措（ㄘㄨㄛˋ），置也。[35]【朔東】朔方之東。朔方爲漢郡，即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今綏遠南境也。有朔方故城。列子著書而用漢郡，亦僞託之一證。[36]【雍南】雍州之南。雍州，古九州之一，當今陝西、甘肅、青海、寧夏之地。惟陝西之舊漢中府、興安府、商州直隸州三屬及甘肅之舊階州直隸州屬爲古梁州之城，至周時始合於雍州耳。[37]【隴斷】「隴」與「壟」通，「邱壟」、「壟畝」之字亦作「隴」。「隴斷」即「壟斷」，初義謂岡隴之斷而高者。一作「龍斷」，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今謂工於謀利，攘衆人之利以爲己有者曰「壟斷」。是則引申義而非初義矣。

數演

「愚公移山」的故事本是一篇絕好的敍述文。凡分四段：第一段，先敍太形、王屋二山的高大和

它們原在的處所，次敍北山愚公嫌它們阻礙出入而起念平險，又次敍衆人的贊同此議，第二段先敍愚公之妻的獻疑，次敍衆人所擬移山另置的計畫，次敍愚公率子孫三人實行興作，又次敍鄰人遺男的踴躍參加，第三段先敍河曲智叟的諷禁愚公，次敍愚公執意移山的理論，又次敍智叟的無言屈服。第四段先敍山神的告愬天帝，次敍天帝感動，遂命大力之神負山移厝於今在的處所，又次敍太形、王屋原在的處所乃無隴斷之患。這樣始末悉具，層次整然，便把這故事很清楚地述說出來了。至於地名的不能盡合，固無足怪，本屬寓言，初不能執着以談也。其中愚公執意移山的理論實爲全文的主眼，他說，「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試想，這是何等的精神！你能說他是不自量的妄動麼？你能說他是盲目的徒勞麼？惟其有鍥而不舍的毅力，所以他能終底於成；感動天帝云云，本只是寓言而已。

前已講過實體詞在句中有四種不同的位置，今再續講此四種以外的又一種。凡實體詞在介詞之後的，除特別介詞「的」字和前講「變式的賓位之一」時所論的情形外，通叫做在副位。在副位的實體詞，就是作述語（或非述語的動詞）的附加語的。但在形式上應分兩種：

（一）有介詞介紹的副位　凡用介詞介紹給動詞的一切實體詞，都屬此位。例如：

把鋼鐵造橋的工人，當這時候還在河岸作工。

這「鋼鐵」、「時候」、「河岸」等名詞單就介詞「把」、「當」、「在」方面的關係說，可稱是介詞的賓語；若

就全句構造的成分說，應叫做在副位的名詞。因爲這些名詞都是由介詞介紹給動詞「造」和「作工」作副詞附加語的。

（二）省略介詞的副位　這種以表時間或地位的名詞爲最多。例如：

這所圖書館今年夏天開放閱覽。

這話若在秋冬時候說，是屬過去的，便可說「今年夏天」之前省略了一個介詞「當」字；若在春天說，是屬未來的，便可說「今年夏天」之前省略了一個介詞「到」字。像這樣省略介詞的副位名詞，它的位置有時也可以移在句首。例如：

一日農夫又來。

晴初霜旦林寒澗肅。

但這種在句首的副位——表地位的更多——在語言習慣上，往往要變更主語的位置，倒置在述語之後。例如：

對聯上寫着杜工部的詩句。

東來一衲

這種句子若改爲正式的，便是：

杜工部的詩句〔在〕對聯上寫着。

一衲〔自〕東來。

〔　〕中的字便是被省略的介詞，改爲正式時便不能省略了。這樣省略介詞而移在句首的副位名詞，便叫做「變式的副位」。

前邊變式的四個例，都是把副位的實體詞移到句首的。四例中的後二例更把句首的主語且趕到句尾去了，它彷彿占領了主語的位置；但它實在不是主語，還容易看得出來。只是中國語言中的動詞「有」字，有一種特別的用法，卻頗難辨認。例如「東邊有一個衲子。」「對聯上有杜工部的詩句。」這「東邊」和「對聯上」好像眞是主語，不能再說它是移到句首的副位了。其實這動詞「有」字並不是表「所有」「領有」的意義，乃是表「存在」的意義。所以這種句子的組織也與四例中的後二例一樣：雖然不能照它們那樣地改成正式的句子，可是副位的意義與它們絕不乖謬也。

此外尚有一種似賓位的副位，就是前說沒有介詞而又移到句首的副位之外，有時還有緊接動詞之後的副位。句首的副位似主語，這緊接動詞之後的副位便似賓語了。這類又可分而爲二：一，便是雙賓語的次賓位。二，是關係內動詞後面緊跟的實體詞。什麼是關係內動詞呢？如「坐」、「走」、「站」等內動詞和用作述說詞的「在」、「往」、「到」、「經過」等詞，這些動作雖沒有射及它物的意味，但常與它物生關係，故一般文法界竟另起了這樣一個名色。例如：

他坐車。　你走路。

我去年在上海今年到漢口明年往成都。

「車」、「路」、「上海」、「漢口」、「成都」都是表內動詞「坐」、「走」、「在」、「到」、「往」等所關係的地位的。（也有表時間的。）這些賓體詞都很似賓語，但也要作副詞的性質看待，所以也就列爲副位了。總之，副位最難辨認，必需觀察得明白。誤爲主位固不可，混於賓位也不行。但這容易混於賓位的副位，便宜上也可以說爲「副詞性的賓語」，因爲它在句法的形式上和國語的習慣上都還說得過去也。

習問

一．在副位的賓體詞，在形式上略分幾種？試各舉例來說明它。

二．變式的副位有何疑似之處？如有，試比較其異同以說明之。

三．什麼是關係內動詞？在這關係內動詞後邊的賓體詞，是否算在賓位，抑另有解說？

四．把愚公移山譯成白話文。

想飛

徐志摩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夭閼[1]者」那不容易見着。我們鎮上東關廂外有一座黃泥山，山頂上有一座七層的塔，塔尖頂着天。塔院裏常常打鐘，鐘聲響動時，那在太陽西曬的時候多，一枝豔豔的大紅花貼在西山的鬢邊，迴照着塔山上的雲彩。——鐘聲響動時，繞着塔頂尖，摩着

塔頂天，穿着塔頂雲，有一隻兩隻有時三隻四隻有時五隻六隻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餓老鷹」撐開了灰蒼色的大翅膀，沒挂戀似的在那裏盤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風中泅[2]着，彷彿是按着塔院鐘聲的波盪來練習圓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時所見的「大鵰[3]。」有時好天[4]檯頭不見一瓣雲的時候，聽着一號憂憂」的叫響，我們就知道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喫來了。這一想像半天裏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小翅膀骨上就彷彿豁出了一銼銼[5]鐵刷似的羽毛，搖起來呼呼響的，只一擺就沖出了書房門，鑽入了玳瑁鑲邊的白雲[6]裏玩兒去，誰耐煩站在先生書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的多難的書啊！飛不是那在樹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兒的飛；不是那凌天黑[8]從堂匾[9]後背沖出來趕蚊子喫的蝙蝠的飛；也不是那軟尾巴軟嗓子偷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到天晚飛倦了就來繞着那塔頂尖順着風向打圓圈做夢……聽說餓老鷹會抓小雞！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着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裏去！到雲端裏去！那個心裏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10]在大空裏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到陸地。淩空去看一個明白——這總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11]。這皮囊[12]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挪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解題

徐志摩名章垿，以字行，浙江海寧人。擅詩及散文，譽之者有「詩哲」之目。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由南京乘飛機赴北平，在山東黨家莊觸山墮崖，機燬於火，志摩殉焉。所遺著作甚富：詩集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有巴黎鱗爪、自剖、落葉等，小說集有輪盤，戲劇有卞昆岡，譯文有曼殊斐兒小說集、戀第德、瑪麗瑪麗等。此篇即錄自自剖。

詮釋

[1]【天閼】「天」猶言「折」，「閼」猶言「遏」。「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夭閼者。」見莊子逍遙遊篇。言大鵬之飛，奮身九萬里之上，任其所之，無所挫折而遏止也。淮南子正作「天遏」，「蒼天」莊子原作「青天」，此處記憶偶疏，故致微誤。[2]【泅】音ㄑㄧㄡˊ，在水中游泳也，此處借爲在空中飛盪。[3]【大鵬】古謂鵬爲鳥類之最大者，故曰「大鵬」。莊子逍遙遊篇所記有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蓋亦寓言也。[4]【好天】卽晴天。吳語謂天晴爲天好。[5]【銼】音ㄘㄨㄛˋ，銼，鍘也。鍘卽釜蜀人呼釜爲銼，故杜甫詩有「土銼冷疎煙」之句。亦音族（ㄗㄨˊ），義與「鏃」通。此處所用卽爲「鏃」義。但「鏃」是箭鏃，非叢聚之意；若作一叢叢解，當用「蔟」字或「簇」字。[6]【玳

瑁鑲邊的白雲】濃雲受日，邊緣上往往現出異樣的色彩。「玳瑁」本海龜之屬，亦作瑇瑁，其甲片有黃黑相間之文，極美觀，古多取以爲飾，與犀角、象牙並珍。故一般人謂黃黑相雜之色爲玳瑁色。此處所言卽所謂玳瑁色也。【7上】有加意。例如從前塾中教授新課曰「上生書」，現在學校授課亦曰「上課」。此處卽指上生書而言。「背」卽背誦，「背早上上的多難的書」卽背誦早上所上的很難記憶成誦的生書；【8淩天黑】卽「傍晚」、「薄暮」、「近黃昏」之謂。【9堂匾】堂屋中高懸之題名匾額也。【10彈丸】彈弓或火銃所用以射注之子粒。「地球這彈丸」卽「彈丸似的地球」，喻其小也。【11交代】授受之際，授者對於受者應辦之事項曰「交代」。俗稱事有着落爲有交代，意卽所謂「責任」也。【12皮囊】人之軀殼也，亦稱「臭皮囊」。出道書太上純陽眞君了三得一經。

敷演

這文雖在分頭寫着各色各樣的飛，而想象這「飛」卻仍偏重於作者內心的活動。這正與魯迅的秋夜相彷彿，也是一篇描狀想象進展的敍述文。他從不容易見到的大鵬的飛，說到黃泥山頂七層塔尖天空中的老鷹飛；從老鷹的盤旋尋食，說到他孩子時在書房裏出神幻想，也就變了老鷹鑽入雲端裏玩兒去；從老鷹的飛，說到麻雀、蝙蝠、燕子的飛，因而比較這種種不同的飛，結出「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的理論來。——這是全文前一大段的敍述。他又從人的想飛，說到老在地上爬着的厭煩；從厭煩的心境，說到飛出圈子，鑽入雲端的要求；從飛出圈子，幻想到淩空看地球

轉動的趣味；最後竟說只要可能的飛出這圈子，便擲了這皮囊也行。——這是全文後一大段的敍述。兩大段之間有一部分是被刪略了。故中間有一短線相隔，以爲省略的表識後仿此。

從前講過實體詞在語句中主位、賓位、補位、領位、副位的不同，在這篇文中，往往都有一二個例可以找得出來。例如「塔尖頂着天，」「塔尖」可說是在主位，「天」便可說是在賓位。又如「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喫來了，」「那」是代名詞，代替號憂憂叫着的東西，在截取這句中爲主語；這「寶塔上的餓老鷹」是補足這主語的，那「餓老鷹」便可說是在補位。又如「燕子的飛，」這「燕子」是統攝那「飛」的，便可說是在領位。又如「地球這彈丸在大空裏滾着，」這「大空」由介詞「在」介紹給動詞「滾着」作爲副詞附加語，所以它不是介詞的賓語，而可以說是在副位的實體詞了。

習問

一、比照本篇敷演項下所舉的例，試就先前讀過的文中尋出在主位、賓位、補位、領位和副位的實體詞來。（以前已經舉過的除外。）

二、任作一文，但須把所用實體詞的在主位、賓位、補位、領位、副位者一一顯示出來。

三、記取想飛中最好的句子，並附以所以認爲最好的理由。

四、試分較麻雀、蝙蝠、燕子的飛，列成一表。

王冕的少年時代

儒林外史

這人姓王名冕，[1]在浙江紹興府[2]諸暨縣[3]鄉村裏住。七歲上亡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4]供給他到村學堂裏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5]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

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6]秦家。秦老留着喫了早飯，牽了一頭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7]便是七泖湖，[8]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要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你的，早上還折[9]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付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各淚去了。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拿塊

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10]了，坐在柳陰樹下看書。

彈指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11]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

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天天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紙、筆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好西去孝養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他是一個畫沒骨花卉[12]的名筆，爭着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

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13]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

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結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14]上，看見畫的屈原[15]衣冠，他便自造一個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輛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各處湖邊隨意頑耍，惹得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卻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愛他敬他，時常邀在草堂裏說話。

解題

儒林外史爲章回體的諷刺小說，作者乃清安徽全椒縣人吳敬梓。敬梓字敏軒，幼卽穎異，善記誦；稍長，尤精熟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選的一部詩文總集）。詩賦援筆立就。雍正時（西元一七二三——一七三五）被舉博學鴻詞科，不赴。性豪爽，不喜治生，不數年，舊產揮斥俱盡。後貧甚，至數日不能獲一飽。晚年自號文木老人，益落拓縱酒，竟客死於揚州（今江蘇江都縣）。所著有詩說，文木山房集等，顧不甚傳；惟儒林外史風行極廣。書中主人翁杜少卿，卽以自況，其它亦多影雍正、乾隆間人物。以嬉笑怒罵之筆寓憤世嫉俗之意，酣暢淋漓，物無遁形，在諷刺小說中最爲傑出之作。原書本止五十五回，後人續爲幽榜一回，綴於其末，遂成五十六回。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旣不倫，語又猥鄙，亦雜入五十六回中，故又有六十回之本。此「王冕的少年時代」卽其書「楔子」中的一節。

[1]【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元明間人。善畫梅，又自號梅花屋主。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因去依僧寺讀書。會稽韓性（字明善，元末理學家，卒謚「莊節先生」）有禮記說、詩音釋、書辨疑、五經漫稿等）錄爲弟子，遂稱通儒。隱居九里山下。明太祖下婺州（今浙江金華縣治）物色得之，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餘詳本篇「參證」。[2]【紹興府】本古會稽郡地，在北宋初，猶爲越州會稽郡。宋高宗南渡，避金兵之逼，嘗移駐於此。紹興元年（一一三一）遂詔升爲紹興府。元改爲紹興路。明初復爲紹興府。清因之。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縣。民國初，廢府，並將附郭之山、會兩縣合爲紹興縣，屬浙江會稽道。今直屬於浙江省。[3]【諸暨縣】秦置，本越王允常所居，境有諸山，暨浦，因名。五代初，改名暨陽；尋復故名。明、清時，皆屬紹興府。民國初屬會稽道。今直屬於浙江省。[4]【針黹】「黹」知几切（业），以針縷縫製之衣也。俗稱女工爲「針黹」，或有竟作「針指」者。[5]【常】讀去聲，典質也。[6]【間壁】即上文所言「僱在隔壁人家放牛」之「隔壁」。「間」有「隔」義，故間隔通用。[7]【兩箭之地】凡射箭可及之地謂之「一箭道」。其距離或云二里，或云取射垛一百五十步，或云一百三十步，或云一百二十步。見翻譯名義集。「兩箭之地」即兩箭道之距離也。[8]【七泖湖】水之渟滀不湍急者曰「泖」。湖之得名，殆取此義。[9]【折】抵也；代也。「折錢買點心喫」即以錢抵代點心也。故俗謂以錢代替禮物爲「乾折」。[10]【拴】繫也；縛也。[11]【黃梅時候】

指陰曆五月，夏至前後；蓋其時正青梅黃熟之候也。楓土記：「夏至之日雨，名黃梅雨。」唐儲光羲詩：「五月黃梅雨，陰氣蔽遠邇。」俱指此時。12【沒骨花卉】蘇軾詩序「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崇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花。蜀趙昌蓋用此法耳。」此法但布彩肖形，不復鉤取輪廓，即今之水彩畫，當時謂之「沒骨法。」其後畫家仿爲寖成別派，遂稱「沒骨派」，「沒骨花卉」，即用沒骨法畫成之花卉也。18【經史】「經」是羣經，凡易、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等書及一切傳注釋解此等書義之書皆屬之。「史」是列史，凡歷朝官修，私撰之史籍、傳記及一切考辨評論此等書義之書皆屬之。14【楚辭圖】「楚辭」爲最古之辭賦總集。漢劉向裒錄楚屈原、宋玉及漢賈誼、東方朔、嚴忌、王褒諸人之賦，結爲一集，謂之楚辭。後漢王逸有楚辭章句十七卷，宋洪興祖爲之補注。朱熹又爲集注，隨文詮釋，凡八卷；又辨證二卷，後語六卷。今世流傳，即以此二本爲最通行。「楚辭圖」由來已久，世之讀楚辭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愕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特所畫不過一篇一章，未能賅極情狀。至明季蕭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入清不仕，始因章句，廣爲離騷圖。（離騷經爲楚辭首篇，故楚騷之名往往掩全書也）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清高宗又敕內廷諸臣就蕭圖參考釐訂，各爲補繪。成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二卷，都計九十一圖。

數演

此文先敍王冕的家鄉和身世：因早年喪父，寡母不能供給他讀書，只得僱在隔壁秦家放牛。次敍王母帶同王冕到秦家接洽；秦老便殷懃囑咐王冕每日在七泖湖邊放牛；王母自回家去。次敍王冕在秦家服務的情形：每日早出晚歸，時常把秦家給他喫的醃魚臘肉包些回去孝敬母親；幷且把每日的點心錢積聚了，偷空買幾本書，逐日拴了牛，坐在柳陰下看書。次敍三四年後王冕自修的進步：不但讀書心下明白，而且因爲偶然看見了雨後出水的荷花襯着日光照耀的湖山，便動了學畫荷花之念。次敍王冕習畫的經過和成就：他先把積聚着預備買書的錢移買畫具；初畫時當然不大好，畫到三個月之後，便像湖裏長的一樣，竟有鄉間人出錢來買它的了；於是畫名漸著，賣出漸多，到十七八歲，便辭了秦家回到家中，每日畫花、讀書，奉養母親了。次敍王冕的學問和品格：他既用功勤讀，天性又十分聰明，不到二十歲，便把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貫通；品格也極高潔，既不求官結友，又好穿着特製的古衣冠隨意遊行；這的行徑，鄉下的孩子固然跟着他頑笑，而秦老卻是個有意思的人，所以愛他敬他，時常邀他在草堂裏談話了。

這樣截取一個人生平的某一時代，雖只是生活的一片段，卻仍有待於事實進行的說明。所以此文循序述說，仍是一篇正常的敍述文。

前述實體詞在語句中有五種不同的位置外，尚有兩個名詞同在一個位置，分別用作與上五種同一的成分的，便叫做「在同位」。在同位的實體詞可分三種：

（一）同位的第一種　凡「職位」「稱號」等名詞，常添加在「特有名詞」的上面；但也有添加在後面的。例如：

中國第一大商港上海本是戰國時楚相春申君的封邑。

主持開明中學講義社者爲夏丏尊社長。

「中國第一大商港」是上海的稱號，「楚相」是春申君的職位，二者本是一物，所以「中國第一大商港」和「楚相」便是加在特有名詞上海和春申君上面的同位實體詞。「社長」是夏丏尊的職位，二者也是一物，所以「社長」便是加在特有名詞夏丏尊後面的同位實體詞。但我們須注意：不論主、賓、領、副等位，凡同在一位的兩個實體詞都是同位。不過同位的兩名也有「本名」與「加名」之別，須看全句的意義而定。

（二）同位的第二種　一個句中每有兩個以上的主語或賓語、補足語，於是常加一個「總提」或「總括」的名詞，與它們同在一位。總提加在本名之前，總括則加在本名之後，各附「數詞」。例如：

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

這便是總提而分承的例。又如：

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是桃園結義的弟兄。

核工記、核舟記二文皆爲描狀巧藝之記述文。

這便是分起而總括的例。這兩類之中，以總提而分承的同位爲較廣。但有時總提會不附數詞，分承又會不加列舉的。例如：

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

看來首句「天性」是主語，王冕是領位；但斷句取義則可，若通覽篇章，就不然了。因爲下文全是敍述王冕的事實；這「王冕」兩字不但是次句「貫通」的主語，而且是全篇的主人翁，怎麼可以降列爲附加語呢！所以王冕要算是總提的主位，而「天性」是屬於他的一部分，就算是「部分的同位」了。這種部分同位的解釋，對於觀察全篇作品時極有用處，我們必需注意它。

（三）同位的第三種　凡特別着重的主位名詞和提前的賓、副等位，往往於本名後重加「類名」（類名上常附一個「指示形容詞」）或重加「指示代名詞」以代它的本位；但這着重的詞必稍稍停頓，自成一讀。例如：

王冕這人喜歡穿着特製的古衣冠。（同主位）

萬里長城，它的建築很偉大。（同領位）

那一位朋友，我很敬仰他。（同賓位）

這樣短短的一篇文字，我爲它卻費了兩小時的工夫。（同副位）

以上三種同位，其第一種加於本名前面的，形式上很像作形容附加語的領位名詞；實質上本也帶有修飾本名的性質。但它與領位有一大不相同之點，便是決不可用介詞「的」字。——這便是同位與領位的根本區別。

參證

儒林外史所講的王冕原是小說家隨意取來借題抒寫的，不免裝點附會，與眞的事實不大相合。一般認爲近眞的事實，當然要推明初宋濂（字景濂，浦江人，爲明代開國功臣之一，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長孫愼坐法，舉家徙茂州〔今四川茂縣〕道遇疾卒。英宗追謚「文憲」。所著有浦陽人物記、諸子辨、龍門子、篇海類編及文集等。傳在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的王冕傳。這王冕傳即收在宋文憲公全集中，也見采於開明活葉文選，都還易得，可取以詳參。今爲比照異同，置其同者，略其溢者，而錄其異者以與本文相參證：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縞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此與七歲上亡了父親，他的寡母把他僱在秦家放牛，偷空讀書成學大異。

冕屢應進士舉不中……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金所置縣，蔣罷。元復置，明廢。故城在今河北遷安縣西北）。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此與既不求官爵，又不結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大異。

冕……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喜畫梅，不減楊補之（名无咎，宋人，兼善書）。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此與家貧受僱及專畫沒骨荷花異。

習問

一．把本篇「參證」中所引的宋濂王冕傳翻成白話。

二．在同位的實體詞可分幾種？何謂「部分的同位」？

三．「本名」與「加名」有何區別？

四．加名在本名之上的很似領位，究竟不同之點何在？

寄小讀者二十三　冰心

冰季小弟：

這是清晨絕早的時候，朝日未出，朝露猶零，[1]早餐後便又須離此而去。我以黯然的眼光望着白嶺，[2]卻又不能不偷這匆匆言別的一早晨，寫幾個字給你。

只因昨夜在迢迢銀河[3]之側，看見了織女星，[4]猛憶起今天是故國的七月七夕，無數最甜柔的故事，最淒然輕婉的詩歌，以及應景的賞心樂事，都隨此佳節而生。我遠客他鄉，把這些都睽違[5]了，……這且不必管他。

我所要寫的，是我們大家太缺少娛樂了。無精打采的娛樂，絕不能使人生潤澤，事業進步。娛樂至少與工作有同等的價值，或者說娛樂是工作之一部分。

娛樂不是「消遣」[6]「消遣」兩字的背後，隱隱的站着「無聊。[7]」百無聊賴的時候，才有消遣；侘傺[8]疾病的時候，才有消遣；對於國事，對於人生，灰心喪志的時候，才有消遣。試看如今一班人所謂的娛樂，是如何昏亂，如何的無精打采！我決不以這等的娛樂爲娛樂。眞正的娛樂是應着眞正的工作、的要求而發生，換言之，打起精神做眞正的工作的人，才熟烈的想望或預備眞正的娛樂。

當然的，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娛樂，我們有四千多年故事、傳說和歷史，我們娛樂的時地和依據，

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從新年說起罷，新年之後，有元宵，這千千萬萬的繁燈，作樹下廊前的點綴，何等燦爛！舞龍燈更是小孩子最熱狂最活潑的遊戲。三月三日是古人修禊節，[9]也便是我們絕好的野餐時期。流觴曲水，[10]不但仿古人餘韻，而且有趣。清明[11]掃墓雖不焚化紙錢，也可訓練小孩子一種恭肅靜默的對先人敬禮；假如清明植樹[12]能名實相符，每人每年在祖墓旁邊種一棵小樹，不到十年，我們中國也到處有了葱蔚[13]的山林。五月五是特別爲小孩子的節期，花花綠綠的香囊、五色絲，大家打扮小孩子，一年中只是這幾天，覺得街頭巷尾的小孩子，加倍喜歡。這天又是龍舟節，出去泛舟，或是兩個學校間的競渡，也是極好的日子。七月七，是女兒節，只這名字已有無限的溫柔。涼夜風靜，秋星燦然，庭中陳設着小几瓜果，遍延女伴，輕悄談笑，仰看雙星緩緩渡橋。[14]小孩子滿握着煮熟的蠶豆，大家互贈，小手相捉，謂之「結緣」。這兩字又何其美妙！我每以爲「緣」之意想十分精微；「緣」之一字，十分難譯。有天意，有人情，有生死流轉，有地久天長。蘇子瞻[15]贈他的弟弟子由[16]詩，有「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一小弟弟，我今天以這兩語從萬里外遙贈你了！

八月十五中秋節，滿月的銀光之下，說着蟾蜍[17]玉兔的故事，何其清切！九月九重陽節，古人登高[18]的日子，我們正好有遠足旅行，游覽名勝。國慶日不必說，尤須慶祝一下子：只是我覺得除卻各政治機關及商店懸旗外，家庭中紀念這節期的，似乎沒有。

往下不再細說了，翻開古書看一看，如帝京景物志[19]之類，還可找出許多有意思可紀念的娛樂

的日子來。我覺得中國的節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節期都附以溫柔高潔的故事，驚才絕豔[20]的詩歌，甚至於集會時的食品用器，如五月五的龍舟、糭子，七月七的蠶豆，八月十五的月餅，以及各節期的說不盡的等等一切……我們是一點不必創造。招集小孩子，故事現成，食品現成，玩具現成，要編製歌曲，供小孩的戲唱，也有數不盡的古詩、古文、古詞爲藍本。[21]古人供給我們這許多美好的材料，叫我們有最高尚的娛樂，如我們仍不知領略享受，嗳，眞是太對不起了！

破除迷信，是件極好的事，最可惜的是迷信破除了以後，這些美好的節期也隨着被大家冷淡了下去！我當然不是提倡迷信，偶像崇拜和小孩子扮演神仙故事，截然的是兩件事！

不能多寫了；朝日已出，廚娘[22]已忙着預備早餐。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在一個小海島之上。你可猜想我是如何的喜歡！我看詩經，[23]最愛的是「蒹葭[24]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25]宛在水中央。」我最喜歡「水中央」三字，覺得有說不出的飄蕩與縈迴。——自我開始旅行，除了日記及紙筆之外，半本書也沒有帶，引用各詩，也許錯誤，請你找找看。

預算在海上住到月圓節，[26]「海上生明月[27]」的光景，我已預備下全副心情，供他動盪。那時如寫得出，再寫些信寄你。

你的姊姊。八，七，一九二四，白。

解題

作者已詳見前到青龍橋去篇的解題。此卽其寄小讀者通訊中的第二十三篇。

詮釋

1【零】落也。本爲雨滴下墜之義，故此處可作「雨滴般」解。朝露見日卽乾，此云「朝日未出朝露猶零」，是黎明日出之前，猶得見到雨滴般的露珠兒附着在草木之上也。2【白嶺】是作者旅次的小地名。3【迢迢銀河】「迢迢」遠貌，有「長亙」之義。「銀河」已詳前過洞庭詞詮釋(6)「明河」條。4【織女星】一名「天孫」，位在銀河之東側。5【暌違】離隔之義。6【消遣】「消」，失也；去也。「遣」，送也，「消遣」本爲解愁去悶之義，世俗因謂遊戲不急之務爲「消遣」。7【無聊】愁悶之義。楚辭「心煩憺兮意無聊。」「聊」，賴也。「無聊」是無所依賴不能捉摸矣，下文「百無聊賴」正可取爲「無聊」的注腳。8【侘傺】「侘」，恥亞切(ㄔㄚˋ)；「傺」，恥藝切(ㄔㄧˋ)。「侘傺」失志貌。楚辭「忳鬱邑余侘傺兮。」9【修禊節】「禊」，祓除邪惡之祭也。法於水邊灌濯，以祓妖邪，古人遂因以爲遊戲之事。古時有春秋二禊，春禊在三月三日，秋禊在七月十四日。後世秋禊爲登高（詳後）所掩，獨著春禊，因以三月三日爲「修禊節」。10【流觴曲水】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酒器。下薦以觶，俾泛水不沈者是爲「流觴」，亦稱「羽觴」。）於水之上游，聽其隨波而下，止於某處，則其人取而飲之。便是所謂「流觴曲水」。晉王羲之蘭亭序有此語，遂沿用迄今，成爲修禊之典故，其實野遊會飲，未必眞就曲水之濱競泛羽觴也。11【清明】陰曆二十四節氣之一，在「春分」之後，「穀雨」之前，

當陽曆四月五日或六日，爲陰曆三月節，其前一日爲「寒食」，俗多以是日祭掃先塋。[12]【植樹】民謂國初，立提倡造林定於清明節舉行植樹；官廳及學校每擇勝地名區由主管者手植樹株，以爲典禮之「植樹節」。今國民政府爲紀念中國國民黨故總理孫文起見，特將植樹節提前移於三月十二日，孫氏逝世之日舉行。[13]【葱蔚】林木茂盛貌。[14]【雙星渡橋】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星名）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星名）之下，謂之「織女」。世謂之「雙星」。見焦林大斗記。又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爲梁以渡織女故也。」是卽世俗所傳七月七夕牛郎、織女渡鵲橋相會故事之由來。此處所言，正謂此耳。[15]【蘇子瞻】名軾，宋眉山（今四川屬縣）人。嘗官黄州，築室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與父洵、弟轍並善爲文，號曰「三蘇」。後世彙刻其父子兄弟之文爲眉山三蘇集。軾博通經史，善書，兼工繪事。著作甚富，有易書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東坡詞等。卒於常州（今江蘇武進縣），謚「文忠」。宋史有傳，在卷三百三十八。[16]【子由】名轍，軾之弟也。晚年築室於許（今河南許昌縣）號潁濱遺老，卒謚「文定」。所著有詩傳、春秋傳、論語拾遺、孟子解、古史、老子解、龍川志略、欒城集。傳在宋史卷三百三十九。[17]【蟾蜍】本蛙類之大者，亦作蟾諸。後漢書注：「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後因傳月中有蟾蜍，遂借爲月之別稱。又與

玉兔並舉，謂之「蟾兔」。「玉兔」已見前把酒問月詮釋(5)「白兔擣藥」條。18【登高】後漢汝南人桓景，學道於費長房。一日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令家人作絳紗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酒，禍可消。」景如其言。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長房曰，「代之矣。」事有類乎祓禊，後世遂因以爲登高節，一變避禍爲出遊矣。19【帝京景物志】當作帝京景物略。書爲明劉侗、于奕正同撰，紀當時北京景物，分城北、城東、西城、西山及畿輔名蹟，皆身所親歷，爲目百三十有奇，凡八卷。20【驚才絕豔】謂可驚之才與絕倫之豔，猶今語所謂「絕頂漂亮」也。21【藍本】可以依據之底稿也。書家所藏之底稿多用粉勾，謂之「粉本」，刻書時初印之底樣多用藍色，謂之「藍本」。二者實同爲底稿，故可總括爲「底本」。22【廚娘】職司烹飪之女役也。23【詩經】爲「五經」之一，與易、書、禮、春秋同列。詩本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漢時列於學官者有齊、魯、韓三家，後世皆不傳，獨傳毛公（大毛公毛亨，漢魯國人；小毛公毛萇，漢趙國人）之學。故詩經別稱「毛詩」。下文所引之「蒹葭蒼蒼……」即秦風蒹葭篇之一節。24【蒹葭】「蒹」，荻之別名；初生爲蒹，蘆未秀爲葭，葭成謂之萑。「葭」，蘆之別名；幼爲葭，中爲蘆，大爲葦，故詩有「八月萑葦」一句。是蒹葭即萑葦之幼小者。「蒹」音兼（ㄐㄧㄢ），「葭」音嘉（ㄐㄧㄚ），「萑」音桓（ㄏㄨㄢˊ）。25【溯迴從之】逆着瀠洄的水流以追從之，有環繞之意。26【月圓節】即八月十五日中秋節。27【海上生明月】爲唐詩人張九齡望月懷遠詩中之第一句。全詩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數演

這是一篇通信形式的「議論文」。議論文是什麼呢？就是發揮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的意見，以使人承認爲目的的文字，凡是直抒己見，或是與別人辨駁論難，以及一切帶有誘導性的宣傳文字等都屬此類。它的性質，與描狀事物性態的「記述文」及講說事物展變的「敍述文」顯然不同；與剖釋事理的「釋解文」卻最易混同。因爲一件事物的內容，要是眞把它釋解得詳盡無餘，那麼它的價值怎樣，我們對它應持的態度怎樣，都可不言而喻，自然不必再加什麼議論了。可是二者之間究竟有個差別，終於是不能混淆的。所以我們便不能不辨認一個清楚。

議論文與釋解文的差別，可分三點來說明它：

第一點，它們的目的不同。釋解文的目的在使人有所知，議論文的目的則不但要使人有所知，還要使人有所信。

第二點，它們的態度不同。釋解文是比較地偏於客觀的，所以有時雖因各人的見解不同，不能人人一致而也有敵論，但作者並不預計及此。議論文卻恰恰相反，實際上未必有人反對，而作者的心目中大概總要假設一個敵論者站在面前的。因爲假使一切都成了定論，便與數學上的公式一樣，本來就沒有議論的必要了。

第三點，它們的題式不同。釋解文大概用單語爲題，如「教育」、「新生活」之類。議論文則用一個命題爲題，如「教育爲立國之本」、「現在應當提倡新生活」之類。一般議論文的題目，雖也有只用單語的，如「孔子論」、「諸子源流論」等，但也只是形式的省略，若從各字的內容去考察，便知仍是一命題。因爲文中不是主張「孔子之道已不適於今日」，便是主張「孔子之道仍有遵從的必要」；不是主張「諸子不出於王官」，便是主張「某家者流出於某某之官。」原來議論文的題目就是根本主張的概括的縮寫，所以表面雖是單語，內容依然是一個命題。

這一首通訊，雖是談的旅中狀況，而反覆叮嚀，只是「人生應有正當的娛樂」一個主張。他在開頭一段說過匆匆寫信的原由之後，接着便說猛憶故國的七夕因七夕甜柔的故事，便引起了不當無聊而求消遣，應當充量尋求正當娛樂的議論來。後邊歷敍着從新年、元宵直到重九登高的故事和意義，并且說明了這些美好的故事和詩文的材料便是現成的最高尚的娛樂。最後，順告將要離開寄信之地而到另一個小島去。通首大部都合於「直抒主張，要人家聽從」的條件，所以說它是議論文。

前述同位的實體詞，是用作與主位、賓位、補位、領位、副位這五種同一成分的。此外還有一種離開這五種成分而獨立的「在呼位」的實體詞。呼位在句子的形式上是離開句子而獨立的；（此信的「冰季小弟」和一切書翰上常用的「某某兄」、「某某先生」等都是呼位的好例。）但在說話的意義上實是叫它作這句話的眞正主語的。例如：

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這個「放」的主語，不消說，當然就是在呼位的那個名詞「風伯伯」。又如：

小弟弟我今天以這兩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從萬里外遙贈你了！

「你」代「小弟弟」，是在「遙贈」的賓位；可是說這話時爲什麼先要叫他的名呢？不是要他注意「接受」我的「贈與」麼？所以這呼位的名詞，在意義上實在就是「接受」這「贈與」的主語。又如：

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要遠去。

這「小哥」當然是呼位。若光把這「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要遠去」提出，意義本已完全，似與「小哥」無關，但「你」是代替「小哥」的，這「小哥」乃是「頑耍」的眞正主語。又如：

老三這是怎麼一回事！

也就是叫他說明「這是怎麼一回事」。「老三」雖在呼位，好像與全句子的各成分毫不相干，但實是「說明」的主語。

從前歷次講過的實體詞在句中的位置，共有七位；今爲總括如次：

（1）用作主語的……在主位。

（2）用作賓語的……在賓位。

（3）用作補足語的……在補位。

(4)用作形容附加語的……在領位。
(5)用作副詞附加語的……在副位。
(6)用作與上五種同一成分的……在同位。
(7)離開上五種成分而獨立的……在呼位。

這樣的排列是依着單句成分順序的常例。若從它們的形式上或實質的意義上來辨別，更不可不注意下面的系統：

(1)主位
(2)呼位——形式上常在句首，很像主位。實質上卻也是說話的人所要求的眞主位。
(3)賓位
(4)副位——一般文法上大都叫做「介詞的賓位」，並且又包有一種「副詞性的賓位」。
(5)補位——形式上和賓位一樣在動詞後面；若不從動詞的意義上來辨別最易誤認爲賓位。可是實質上補主卽主，補賓卽賓實在就是主位或賓位的同位。
(6)領位
(7)同位——形式上多在本名前面，很像領位；實質上也有帶修飾性的。並且它「無所不用其同」，本來沒有獨立的地位。

因此，實體詞在句中雖有七位而一般的分位只以「主位」、「賓位」、「領位」三位來統括的。（「位」也可叫做「格」，故主位也可叫「主格」；賓位也可叫「賓格」，一稱「目的格」；領位也可叫「領格」，一稱「所有位」）

習問

一．議論文是什麼？它與記述文、敍述文和釋解文有什麼分別？

二．在呼位的實體詞，其主要的作用何在？

三．實體詞的七位通常都把它統括做三位，其理由何在？

四．把自己本鄉流行的節日擇要記出來，並各各附以相傳成此節日的故事。

無聊消遣　梁啓超

現時交際社會[1]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2]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甚麼大罪；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爲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

一秒，過了一分卽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卽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8]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彀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點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在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是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以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彀兢兢業業[4]的一分一秒不敢蹧蹋；[5]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唉！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唉！可痛可憐！

論語[6]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7]難矣哉！」孔子[8]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着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眞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對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9]說道，「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10]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11]便是小人無忌憚[12]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13]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14]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煙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見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15]說，「天下興亡，匹夫[16]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與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17]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爲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眞是亡國鐵券，[18]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解題

梁啓超字卓如，別署任公，（所署筆名極夥，此爲最著）廣東新會人。早慧，八歲學爲文，九歲卽能綴千言。後從南海康有爲遊，鼓吹變法甚力，一時有「康、梁」之目。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年）失敗後，流轉海外，一以辦報評政爲事；間亦討論文藝。除在上海所辦之時務報外，有淸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國風報等。入民國後歷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幣制總裁等職，並任淸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以割治腎病死於北平協和醫院。所著甚富，有飲冰室文集、新大陸遊記、國文語原解、歐遊心影錄、翻譯文學與佛典、淸代學術概論、歷史研究法、墨子學案、墨經校釋、陶淵明、國學入門書要目、戴東原哲學、戴東原先生傳、人生觀與科學、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等其它散篇之收入全集（乙丑重編者）或未見采集者尙衆，別有梁任公先生講演集爲歷屆講演之記錄。此篇卽講演稿之一。

詮釋

[1]【交際社會】猶俗稱「應酬場中」。[2]【混日子】無目的、無意義之度日也。故俗稱人無一技之長而貿然從事者爲「鬼混」。[3]【惜陰】晉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者，尙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見晉書陶侃傳。[4]【兢兢業業】戒愼小心貌。[5]【蹭蹬】作殘之意，虛耗也。[6]【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遂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時有齊、魯二家。今所傳何晏集解本則據魯論。齊論比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後爲張禹所

刪，後世無傳。又於孔壁得古文論語，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二篇，共二十一篇。

7【好行小慧】謂喜弄小巧也。8【孔子】名丘，字仲尼，儒家之祖，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後，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以傳先王之道。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冬十月庚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夏四月乙丑，年七十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後七三九）追贈孔子「文宣王」，贈弟子各公侯伯有差。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加謚「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年（一三〇六）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改稱「至聖先師」，從祀諸賢故所封爵皆罷去。清世祖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定文廟謚號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至十四年（一六五七）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由是迄於清末未改。史記卷四十七有孔子世家。卷六十七有仲尼弟子列傳。

9【大學】本禮記之一篇，宋儒程頤、朱熹擢出力表章，與禮記中之又一篇中庸及論語、孟子並舉。至孝宗淳熙時（一一七四——一一九〇）朱熹所著「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出，遂有「四書」之名。元仁宗延祐初（一三一四）復行科舉，乃以之取士；明清因之，皆用朱熹章句、集注本。故四書最爲通行（亦稱「四子書」）。大學、中庸遂成單行之帙矣。10【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今浙江屬縣）人，爲明代大儒。嘗築室貴州修文之陽明洞，故學者稱「陽明先生」。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謂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於宋儒特推重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宋儒中朱

熹主道問學，九淵主尊德性，故朱、陸異同爲理學上一大問題。九淵居江西貴溪之象山，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卒謚「文安」，而以朱熹集注、或問之類爲中年未定之論。世稱「姚江學派」，守仁以文臣用兵，累平南贛、兩廣諸賊；又以定宸濠（太祖第十六子寧王權之玄孫，武宗時據南昌反，爲守仁所擒）功，封新建伯。卒謚「文成」。有王文成全書，其中以傳習錄爲最精賅。傳在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11【淵藪】「淵」是深水魚所處；「藪」是叢林獸所處。故喻物之所聚曰「淵藪」。

12【無忌憚】「忌憚」，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爲也。「無忌憚」是無所顧忌而一切妄爲矣。

13【別】卽北語「不要」之急呼。猶吳語之「嫑」。

14【朝鮮】爲介於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當中國之東，其西北部接連於遼寧、吉林二省，而以鴨綠江及圖們江爲界。周初，封箕子於此。漢初，衞氏繼之，爲武帝所滅。其南部爲三韓諸國，皆屬於漢。西元一世紀頃，分爲高句麗、新羅、百濟。唐高宗滅高句麗、百濟，其地悉歸新羅。五代時王建繼之，國號高麗。明初李成桂又繼之，國號朝鮮。傳二十九世，歷五百餘年。自新羅以來，歷代皆爲中國藩屬。迨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後，始獨立稱帝，國號大韓。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戰後，降爲日之保護國。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遂爲日本所吞併，設總督治其地。

15【顧亭林】名炎武，明末崑山（今江蘇屬縣）人。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號亭林。自署蔣山傭。魯王時，與同里歸莊共起兵。明亡，流轉四方，載書自隨，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康熙時舉博學弘儒，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華陰（今陝西屬縣）以終。其學主博學有恥，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

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遂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日知錄最爲精詣，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音樂五書、吳韻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城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求古錄、金石文字記、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亭林詩文集等數十種。

16【匹夫】庶人也。謂不膺公職之平民。

17【李完用】韓國末任內閣總理，即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者。

18【鐵券】古以頒有功之臣者。其制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後遂以「鐵券」況確據。

數演

這是一篇議論文，題旨在痛斥無聊消遣。第一段，說現時交際社會以無聊消遣爲酬應話的不當。第二段，說時間之可貴，任你有多大金錢也買不轉，應當拼命愛惜，不能輕輕放過。第三段，說世界上近來的種種發明，無非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惟其如此，進步益快。第四段，說我國科學不發達，節省時間的工具不設，故往往事倍功半；乃人家對時間愈節省愈愛惜，而我國人反想法把時間消遣了去。第五段，引論語孔子的話來證明羣居終日無所用心的不可救。第六段，引王陽明解說大學「閑居爲不善」的話來證明無聊消遣就是墮落，就是罪惡。第七段，直揭出懶散便是亡國滅種的憑證，引朝鮮人作例，並以顧亭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頌來激勵大衆。這樣地批評無聊與消遣，直令人陡覺懶散的要不得。作者的主張勝利了，這議論文也就收功了。

凡一個句子的主語、述語和述語所帶的賓語或補足語，都可算是主要的成分。如前幾篇所講，此義當已了然。就實體詞的用法來說，凡在主位、在賓位、在補位的實體詞，都算是作主要成分的單位的。在習慣上，它們時常有所省略。這「主要成分的省略」在文法上是極重要的，今且先述三種省略的方式：

（一）對話時的省略　對話時，凡祈使語氣的句子，以及書面上的一切訓辭，常省去在主位的對稱代名詞「你」或「你們」。例如：

〔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　〕聽呀！這是澗水哥哥，他到河伯伯那裏去。

若是遇着外動詞帶第一種補足語的句子，往往把在主位的自稱代名詞「我」或「我們」和在賓位的對稱代名詞「你」或「你們」一齊省去。例如：

〔　〕請〔　〕坐！

〔　〕不許〔　〕胡鬧！

但這種省去主、賓兩實體詞，只留述、補兩動詞的句法，只以通用的熟語爲限。又，答問的句子裏也常省略所問的主語。例如：

問：哈！哈！你相信了？

答：〔　〕相信了，完全相信。

(二)自述語的省略　敍述文也常省略主語，大抵是省去自述語氣的自稱代名詞「我」或「我們」。例如：

只因昨夜在迢迢銀河之側，〔　〕看見了織女星，〔　〕猛憶起今天是故國的七月七夕，無數最甜柔的故事，最淒然輕婉的詩歌，以及應景的賞心樂事，都隨此佳節而生。

(三)承前的省略　一切文章的複式句，都可以省去第二句以下的主語，承用前一句的主語或賓語、補足語等。賓語、補足語等都如此。例如：

餓老鷹撐開了灰蒼蒼的大翅膀，〔　〕沒挂戀似的在那裏盤旋，〔　〕在半空中浮着，〔　〕在晚風中泅着，〔　〕彷彿是按着塔院鐘聲的波盪來練習圓舞似的。

似這樣的例，若不省略，就該用他稱代名詞「它」字。至於賓語和補足語因承前而省略的例，可以類推。

習問

一、指出下面句子中省略了的東西：

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

不准請假！

鐘聲響了，便挾着書，走上講堂，坐在自己位子上，接受先生所教的功課。

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奇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

二．任立一題，作一篇主張積極做事的議論文。

三．作一短文，駁正「優游自在，憚於進取」的思想。

孔乙己

魯迅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1]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化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2]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裏舀[3]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羼[4]水也很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鄰舍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温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5]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6]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他，「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汚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弔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7]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8]」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喫。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踪。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

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眞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麼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帳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帳；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歎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喫，一人一顆。孩子喫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帳，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10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地算他的帳。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

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11]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解題

孔乙己是作者想像中假設的人物，並非實有其人。即魯鎮和咸亨酒店也非確指一個實有的所在，不過概寫南方江、浙一帶的酒店情形而已。作者已詳見第一篇秋夜的解題，這便是從他的吶喊中選來。

詮解

[1]【花】口語消費之意，耗也。每有寫作「化」的，意義也是一樣。[2]【踱】讀如鐸（ㄉㄨㄛˊ），安步慢行也。[3]【舀】讀如窈（ㄧㄠˇ），從一處取水傾入它處也。凡以器挹水都叫做「舀」。[4]【靨】讀如懕

（ㄔㄠ），雜和也。與「攙」同。5【描紅紙】從前家塾中初學寫字的範本也。法以紅字印白紙上，令學者依樣加墨描書之，故名。6【綽號】便是渾名。渾名大都由別人所加，起因不外畏懼、狎習或侮弄。7【綻】讀如站（ㄓㄢˋ），衣縫破裂也；飽滿也。前者例如「飽綻」，後者例如「破綻」。此用後一義，「條條綻出」，即條條突起也。8【君子固窮】出論語。言君子能安處困窮，視爲固然也。9【責備】本是苛求全備之意。今通作「責讓」用，猶俗言「埋怨」也。10【服辯】認罪之書狀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對衆審訖，取服辯文狀。」清律仍有獄囚取服辯條，注云：「服者心服，辯者辯理，或服或辯，故曰服辯。」後改其名爲「遵依」，則有服而無辯矣。所以現在不論公私所取的服罪狀統稱爲「服辯」。11【年關】即歲終之謂。俗以端陽、中秋、除夕爲結賬收付之期，故欠賬之人視過節如過關；端陽、中秋爲「節關」，除夕爲「年關」。年關尤較節關爲嚴重。

數演

這是一篇小說，在文體上是敍述文，借酒店小夥計的口吻述出孔乙己的生平大略來。文中站在主位的夥計雖自始至終不曾離開過，可是眞的主人翁實是被述說的孔乙己。全文凡分十三節。第一節敍魯鎮酒店的格局和顧客的情形。第二節敍小夥計入店的因由，爲着侍候不了長衫主顧，並且纏不過短衣幫，於是只能專管溫酒，整天的站在櫃臺裏。第三節敍掌櫃的凶臉孔和顧客的沒有好聲氣，因而帶出唯一可以開玩笑的孔乙己來。第四節敍孔乙己的形態和舉動。第五節敍孔乙己的癖性。

第六節，敍孔乙己的自視高傲。第七節，敍合店都以孔乙己爲取笑的材料，連小夥計也混在裏邊拿翅。第八節，敍孔乙己的被羣孩包圍，大掉書袋。第九節，敍孔乙己的有無不足重。第十節，敍節關不見孔乙己，掌櫃因而發話，酒客中的一個遂傳述孔乙己的被打並勒寫服辯。第十一節，敍中秋過後孔乙己突然地用手爬來酒店喫酒，仍然被人取笑。第十二節，敍孔乙己從此不見過年關到明年的端午，掌櫃還提起他的欠款，可是過中秋再到年關，終於不見他的踪影。第十三節，因爲終於不見孔乙己，遂推想他是的確死了。這樣一個平常的墮落的酒徒，給作者這麼一描寫，遂使人深深覺到我國社會的冷酷和長衫幫的日卽沒落呢。

前講主要成分的省略，我們該連帶注意動詞的三種散動式。動詞在句子裏有時不用作述語，而用作主語、賓語或補足語。例如：

坐立都不是。（甲）

破除迷信是件極好的事。（乙）

他們往天橋去看殺人。（丙）

太繁瑣的禮節實在是作僞。（丁）

以上各句中的動詞都是當「名詞」用的。外動詞則帶了賓位成爲名詞。——這是第一種。

有時又用作「形容的附加語」，就是當「形容詞」用了。——這是第二種。例如：

飛禽走獸都受了人類的支配。（戊）

來的人是誰？（己）

打虎的武松是他的叔叔。（庚）

有時也可用作「副詞的附加語」，又是當「副詞」用了。——這是第三種。例如：

那個婦人便勁打他的兒子。（辛）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壬）

以上三種動詞的用法，都是「不作述語」的；凡不作述語的動詞，叫做「動詞的散動式」，簡稱「散動詞」。

習問

一．散動詞在已讀過的多篇文章中多有見到麼？試找尋幾個例。

二．試分析孔乙己所秉有的狀貌德性，列一簡明表。

三．試作一文，批評孔乙己那樣的爲人。

蔬園雜詠　陸游

雨送寒聲滿背蓬，[1]如今眞是荷鋤翁。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2]

蕪菁

往日蕪菁[3]不到吳，[4]如今幽圃手自鋤。憑誰爲向曹瞞[5]道，徹底無能合種蔬。

葱

瓦盆麥飯伴鄰翁，黃菌青蔬放筯空。一事尙非貧賤分，[6]芼羹[7]僭用大官葱。[8]

芋

陸生[9]晝臥腹便便，[10]歎息何時食萬錢。[11]莫誚蹲鴟[12]少風味，賴渠[13]撐持過凶年。[14]

解題

陸游字務觀，宋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縣）人。早有文名。始爲寧德（今福建屬縣）主簿。孝宗時，（西元一一六三——一一八九）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夔州，治今四川奉節縣；嚴州，治今浙江建德縣。）皆有建白。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縣人。）嘗使金不辱，累擢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追封崇國公，謚「文穆」。著有石湖集、吳郡志等。）嘗奏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以寶章閣待制致仕。卒年八十五。嘗愛蜀道風土，題其生平所爲詩曰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能自闢一家。故宋以後詩有「劍南派」。其它著述甚富，有南唐書、老學庵筆記、入蜀記、天

彭牡丹譜、渭南文集、放翁詞等。傳在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此蔬園雜詠即錄自劍南詩稿，原爲五首，今選四首。

詮釋

[1]【背篷】本是漁人所戴上抱下仰之大笠，見唐皮日休添漁具詩序。後因謂大笠之足以蔭背者爲背篷。下句云「如今眞是荷鋤翁」，荷鋤戴笠，農圃常事，益可證背篷不必定指漁具也。[2]【菘】蔬類。葉闊大，色淡綠有柄，大別有二種：柄厚而色青者，俗稱「青菜」；柄薄而色白者，俗稱「白菜」。在蔬類中最爲常食之品。「晚菘」即秋菘。「區區」小貌，本有「僅」義；「區區種晚菘」即謂僅種晚菘也。[3]【蕪菁】蔬類。葉大，略成羹匙狀，邊有細齒。春日開黃花，爲總狀花序，絕類油菜花。實成長莢。根多肉，扁圓，供食，俗名「大頭芥」。[4]【吳】泛指古吳、越諸地，非切指今之吳縣也。方言：「蘆、菔、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蘆，魯、齊之郊謂之菔，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詩采葑采菲正義：「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二者皆不及江左，意其初爲野菜，本不薦諸盤飧，普行宇內，故當時江南一帶尚未周知作蔬供食乎。（後漢書和帝紀：「永興二年詔曰：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是可證漢末猶未盛行作蔬也。）陸游此詩有「往日蕪菁不到吳」之句，意蓋如此。[5]【曹瞞】即漢末之曹操，操小字阿瞞，故有此稱。魏志先主傳注：「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備時閉門種蕪菁，使人闚門。既去，備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蓋劉備初依曹操，深自韜晦，用避嫉忌，故閉門種蔬以示無能耳。游詩著茲兩語，

正用此典。[6]【分】附問切（ㄈㄣˋ），位分也，例如「名分」、「職分」，言因其地位而各有本分爲制限也。[7]【芼羹】「芼」音冒（ㄇㄠˋ），菜也。「芼羹」謂用菜雜肉爲羹也。[8]【大官蔥】「蔥」俗作「葱」，蔬類。葉中空成管，高二尺許，有平行脈，四時可采食。葉之下部色白，俗稱「葱白」。夏開白花，叢集如球。「大官蔥」爲蔥之一種，以其名爲大官，故取與貧賤對舉，借以見意，遂戲用「僭」字也。[9]【陸生】放翁自謂，猶前述龔自珍之自稱龔子也。「生」士也，例如「儒生」、「書生」，俱爲學者之稱。又師稱弟子曰「生」，弟子自稱亦曰「生」。然則稱生較稱子爲謙遜矣。[10]【腹便便】「便便」肥滿貌。「腹便便」見後漢書邊韶傳。韶字孝先，陳留（今河南開封縣）人，以文學知名，有口辯，教授數百人。嘗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聲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云。[11]【食萬錢】謂一食之費值萬錢也。晉何曾性豪奢，一食萬錢，猶歎無下箸處。詩語本此。[12]【蹲鴟】大芋也。芋亦蔬類，植於水田。地下莖多肉，供食。葉略似荷葉而長，一端有大缺刻，柄肥大。花爲肉穗花序，有巨苞包之。葉柄色綠者爲青芋，色紅者爲紫芋。[13]【渠】俗謂他人爲「渠」，今江蘇常熟及浙江鄞縣一帶卽然。因轉用爲代名詞，與「之」字相當。[14]【凶年】荒歉之歲也。

敷演

此蔬園雜詠可分兩面講：就它的性質說，是「詠物詩」；就它的形式說，是「七言絕句。」「絕句」

四句一首，或用平韻，或用仄韻，有五言、六言、七言之別。本是齊、梁時代的新體詩。至唐以後始稱絕句，其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句便簡稱爲「五絕」、「六絕」、「七絕」了。或稱「截句」，謂其形式和格律很像截取「律詩」（俟後再講）的上半或下半或中間四句或首尾四句也。

詠物詩便是歌詠一切實物的詩。所謂託物起興，以抒發自己的懷抱者是也，故與一般的「詠懷詩」每易相混。但詠懷詩大都偏於抒寫自己的抱負；所及之物不過借以引端，並非眞正歌詠的對象。詠物詩則大都偏於摹狀姿態或德性；即使偶有寄託，亦終以所及之物爲歌詠的對象。這是二者的不同處，不可不注意的。

這四首七絕，都是首句便用韻的；而且都用的平韻。第一首「篷」「翁」「菘」相叶，屬上平聲一「東」韻。第二首「吳」「鋤」「蔬」相叶，屬上平聲七「虞」韻。第三首「翁」「空」「蔥」相叶，亦屬東韻。第四首「便」「錢」「年」相叶，屬下平聲一「先」韻。

習問

一．「荷鋤翁」「手自鋤」中的「鋤」，它們的詞性是否相同？

二．「伴鄰翁」「荷鋤翁」中的「翁」，它們各在七位的那一位？

三．把這四首詩各做白話講疏一則，說明它們的含義。

智取生辰綱

水滸

卻說[1]北京大名府梁中書[2]收買了十萬貫[3]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4]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5]去；只因用人不著，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6]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著階下道：「你嘗說道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著他委紙領狀[7]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8]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叉手[9]向前稟道：「恩相[10]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11]打點，幾時起程。」梁中書道：「著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13]監押著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著『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14]跟著。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15]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16]回來。如何倒生[17]支詞[18]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如紫金山、二龍山、桃

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19]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20]時，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21]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22]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著。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卻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23]謝都管幷兩個虞候[24]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25]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教老都管幷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26]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驚拗[27]起來，楊志如何敢與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28]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

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眞個有見識。」隨卽喚老謝都管幷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29]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彆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30]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著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31]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籐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著。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32]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33]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34]起身，申時[35]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著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著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籐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嗔[36]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

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37]打這夫子，[38]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廣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39]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40]去處。[41]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廣候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籐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廣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廣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42]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警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廣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著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籐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已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趁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卻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43]甚麼！」拏了籐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去，一路上趕打著，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吶吶[44]地怨恨；兩個廣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45]地搬口。[46]老都管聽了也不著

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47]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48]小徑，南山北嶺，卻監著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著籐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49]不曬[50]殺人！」楊志喝著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著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剮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楊志拿起籐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51]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腳。」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

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著籐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著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52]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志道，「這畜生不嘔[53]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籐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著我喏喏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54]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55]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卻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著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賊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著七輛江州[56]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57]硃砂記，[58]拿著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

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兄弟七人，是濠州[59]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等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60]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61]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62]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

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著，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頓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

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63]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戴難多少好漢[64]被蒙汗藥[65]麻翻[66]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67]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哦！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68]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69]看你不道得[70]捨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71]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72]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73]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沿，開了桶蓋，輪替換著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74]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

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75]的，也這般囉唣！[76]」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著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漿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漿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酒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這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漿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眞，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買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漿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舀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與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漿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

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者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與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77]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78]這七個；卻纔[79]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80]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水滸是章回小說水滸傳的省稱，書中記北宋末年淮南盜宋江等嘯聚鄆州梁山泊，（今山東壽張縣東南的梁山濼便是，但久已湮爲平陸了）爲患旁近州邑事。故有「水滸」之名（水滸便是水濱）相傳此書爲元人施耐庵所編，七十四回以後則明人羅貫中所續成。（舊有百二十回本，今所通行的爲金聖歎批改本，只七十回，前面卻有「楔子」一做引首。）但也有人說這書本出南宋人的手筆，卷首施耐庵的序文乃是清初金聖歎（名喟，一名人瑞，長洲〔今并入江蘇吳縣〕人，本姓張，名采，爲人狂傲有奇氣。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記，因作各書批評；其水滸、西廂二種，尤爲世俗所傳誦。康熙初，以抗糧哭廟案與顧予咸、倪用賓等同被殺於江寧。）所假造的。宋江事見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傳和卷三百五十三張叔夜傳，宋江等實爲叔夜所擒治。又莊岳委談記此書的由來說，「施某入市肆抽閱故書，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色以成此編。」癸辛雜識也備載三十六天罡名號，與此書大同小異。那麼水滸傳的事跡自有所本，當然不是憑空揑造以快恩怨的小說。——乃是籠罩在當時黑暗政治的背景之下的整個社會。

這文選自金批本水滸傳的第十五回，它的回目是：「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綱本是大繩，凡大宗貨物綑紮計件的也叫做「綱」，例如「茶綱」、「鹽綱」、「花石綱」之類。因此，轉運大宗貨物，計其車輛船隻，以若干數爲一批，編立字號，以便稽查者，便叫做「綱運」。這「生辰綱」便是綱運赴

京慶賀生辰的禮物。

詮釋

[1]【卻說】是評話小說中常用的套語，凡是開頭敍述人物，或中間另述它事時，每用此二字冒頭的。

[2]【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北宋時四京並建，曰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會開封縣；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縣；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曰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除東京爲實際上的首都外，西、南、北三京皆置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修葺彈壓之事，幾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這梁中書名叫世傑，便是「北京大名府」的留守司。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本是最有權勢的官兒，又況他是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壻，（見第十一回）所以聲勢更見煊赫，竟做了這回書中獻賀生辰綱的主人翁。

[3]【貫】本是貫錢之索，與「緡」同意。每貫率爲千錢，後遂謂千錢爲一貫。「十萬貫」即十萬千文銅錢也。

[4]【躊躇】此處作「遲疑」解，與前沒有秋蟲的地方詮釋（4）所解不同。

[5]【東京】亦稱汴梁，詳見本篇詮釋（2）。

[6]【了事】便是「能幹」的意思，所謂辦了得事情也。

[7]【委紙領狀】「領狀」官中承領物件之文據也，即今之所謂「領紙」，亦稱「領結」。「委」送也；此卻作「具立」解。「委紙領狀」即具立一紙領紙也。

[8]【青面獸楊志】是五侯令公之孫，流落關西。面皮上有老大一搭青記，故人家給他起個綽號叫做「青面獸」。幼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因他被差搬運花石綱往黃河遭風失陷，不能回京赴任，逃去別處避難。後遇赦回京，路過二龍山，被王倫一夥人劫去行李；但問知

他是好漢，強留不住，也就送他下山。他到了東京之後，上下打點，謀復官職，不料殿帥高俅把文書一筆批到，逐出府門。沒奈何，只得解下祖傳寶刀，在汴梁市上招買。又被潑皮牛二胡纏，不得開交，他一時性起，把牛二殺了，自首到官。幸牛二並無苦主追訴，僅辦了個刺配大名的罪名。到大名後，大為梁中書所擡舉，竟因比武勝了周謹、索超，便提升他為管軍提轄使。（見第十一、十二回）不久，梁中書着他押送生辰綱赴東京交納，在黃泥岡被吳用一夥人用計劫取了去，無顏再回，竟在二龍山落草，最後也併入梁山泊。

9【叉手】介胄之士參見上官，只須在胸前交手為禮。這「叉手」便是交手為禮也。

10【恩相】留守司是方面大員，在外官中體制很尊，故當時一般屬員都稱「相公」。楊志是受過梁中書恩遇的，故稱他「恩相」。

11【怎地】與「怎樣」同，為疑問副詞，猶云「如何」也。

12【打點】料理檢束之意。

13【廂禁軍】宋時軍制：挑選諸路精壯，入衛京師的叫「禁軍」；留充當地警備之用的，叫「廂軍」。後來更番迭上，禁軍也有發往各州路的，廂軍也有調京拱衛的。於是各州路的防軍便混稱做「廂禁軍」。但實際上各州路的防軍只是些汰餘的老弱殘兵。

14【軍健】即廂禁軍中的兵卒。與後來專司緝捕盜賊的「民壯」殆同為一物。

15【鈞旨】「鈞」是對人的尊稱，有權衡之意，大都是下屬對上司用的。「旨」便是意旨。「鈞旨」猶言「尊意」也。

16【勅命】皇帝授官之詞。「勅」通作「敕」。明制：授五品以上官用「誥命」，六品以下官用「敕命」，清因之。但在明前是沒有這樣嚴界的，故誥敕並稱。所以此處言「受道勅命回來」，下面又說「受道誥命回來」也。

17【倒生】即「反而」之

意，也作「顛倒」或「反倒」。18【支詞】託詞也。19【紫金山……赤松林】這八處地名並非確有的，不過指出由大名到開封要經過這些有強盜蟠聚的地方而已。20【恁地】「恁」音衽（ㄖㄣˋ）本爲思念之義。俗言如此爲「恁」，是只取其聲。「恁地」爲副詞，猶言「如此模樣」（這樣）也。21【這廝們】「廝」，役也。凡給使賤役之人謂之「廝養」，故俗以「廝」爲詈罵之詞。「這廝們」猶言「這些下流東西」也。22【行貨】便是備運的貨物。23【孃公】「孃」俗作「奶」，「孃公」爲保育少主的管家僕人，職與乳媪相當。所以稱「都管」，便是所謂老總管也。24【虞候】本是掌山澤政令之官。此則爲軍校之名稱，等於明、清之世撫按轅下傳令宣召的旗牌官。25【繇】通作「由」，依從也。36【夫人行】「行」，輩行也；曹偶也。「夫人行」猶言「夫人面上的人」或「夫人那邊的人」。27【彆拗】倔強也。也稱「扭彆」，「彆」或作「擗」，音蹩（ㄆㄧㄝˋ）。28【那其間】此時之意，也可作「那時候」。29【提轄】統兵官之稱，即本篇詮釋（8）之管軍提轄使也。30【勾當】猶言「幹辦」，引申爲所幹辦的事務，所謂「公事」也。31【鞮】鞋之本字。32【趲】趕也。「趲行」便是趕路。33【端的】猶言「委實」。34【辰牌】即辰時，當上午七時至九時。古代司時，每用銅壺滴漏之法，其報時便用「漏筒」及「時牌」之屬以爲信號。「辰牌」、「巳牌」、「午牌」云云，仍沿時牌之稱。35【申時】當下午三時至五時。26【嗔】音琛（ㄔㄣ），怒也。37【酒家】與「傖」同爲北方人自稱之詞，或轉爲「噌家」，也是一樣。38【夫子】夫役也，俗作「伕子」。39【歹】壞也；醜也；劣也。讀如獃（ㄉㄞ）。「歹」的本誼爲

殘骨，當作「卢」或「夕」，今用爲「好」之對，本誼廢矣。[40]【尷尬】當作「尷尬」，行不正也。俗謂事之多生枝節而難於措理者爲「尷尬」，此處正作是解。讀如監介。[41]【去處】所在也。[42]【強殺】充量之意。「強殺只是……」猶言「充量不過……」也。[43]【省得】懂得也。[44]【喃喃吶吶】自言自語貌，所謂「咕噜」也。[45]【絮絮聒聒】便是嘮嘮叨叨。「絮絮」，不斷貌；「聒聒」，在耳邊擾攘不寧也。[46]【搬口】便是進讒，所謂播弄是非也。[47]【晌午】即正午，日中時候也。[48]【崎嶇】不平貌。[49]【兀的】猶言「怎麼」。[50]【曬】曝也。[51]【兀自】猶言「尚還」。[52]【留守相公】指梁中書。[53]【嘔】是嘔氣，「嘔死」，氣死也。[54]【四川兩廣】「四川」便是今四川省。宋時置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於其地，叫做「川峽四路」。世俗貪便省略，便稱「四川」。須知當時的地方制只有上述的四路，並無四川一個整的行政區域也。「兩廣」在當時爲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也是世俗圖便的省稱。[55]【剜】用刀宛轉以掘取之也。[56]【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在當時爲江州潯陽郡治。「江州車兒」者，江州式的車輛也。[57]【一搭】一抹也。[58]【硃砂記】人體上先天生就的色斑叫做「記」。「硃砂記」即硃砂般鮮紅的色斑也。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的那個人便是劉唐，詳後。[59]【濠州】今安徽鳳陽縣。在當時爲濠州鍾離郡，故治則在今縣東少北二十里。[60]【甚】「甚麼」之省略，口語中常用及此，與文言中作「太過」之義者迥別。[61]【休】罷也。「去休」便是「去罷」。[62]【別了臉】「別」背也。「別了臉」便是背轉了臉孔。[63]【鳥】俗呼男陰爲「鳥」，一般人遂用爲詈人之辭。有時作副詞用，如此處的「鳥

亂；」有時作形容詞用，如下文的「鳥漢子；」有時作名詞用，如下文的「村鳥。」64【好漢】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爲「漢兒」，又曰「好漢。」見詢芻錄。自後遂爲男子之稱，故曰「漢子」，俗以江湖上好勇鬬狠之徒爲「好漢」，已失本意矣。但此處所說，正是取的俗義。65【蒙汗藥】用風茄爲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力盡乃甦。便是所謂「蒙汗藥」。見嶺南瑣記。本爲治病之藥，江湖歹人乃用以爲迷人取財之具。66【痲翻】醉倒也。67【沒氣力】無聊之意，「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便是「說出這樣沒有意思的話來。」68【須】在口語中與「可是」「卻是」相當，前面「你須是城市裏人」和此處「我們須不曾說你」的「須」都是。與作「要」或「需」解的「須」不同。69【打甚麼不緊】即「不打緊」，此處有詰問口氣，故然。60【不道得】不曾也。71【不爭】語助詞，猶吳語之「末哉。」72【忒】即「太」，過甚也。73【椰瓢】「瓢」剖瓠爲之，村里用以舀茶酒者。瓠本是瓜類，又稱壺盧，其一種上部細長而一端圓大者，叫做「懸瓠」，老熟後皮極堅，縱剖去瓤，便成兩瓢。瓢既用爲挹取流質之勺，俗遂以凡形似勺者都叫瓢，所以磁製之匕匙也稱「湯瓢。」「椰」爲熱地植物，亦可作瓢，但此處所謂椰瓢即北地常用之瓠瓢，非南中之椰子也。74【一了不說價】一句話便了，並不虛說高價也。75【戴頭識臉】有面目之謂，爲「不要臉」之反。76【囉唣】胡鬧也。77【聒噪】勞擾驚動之意，所謂江湖上打招呼之術語也。78【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晁蓋是鄆城縣東溪村的保正，膂力過人，曾把西溪村鎮鬼的青石寶塔獨自奪過來安放在東溪邊，因此人皆稱

他做「托塔天王」。吳用也是鄆城人，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是個坐門館的秀才，因他智足多謀，故人皆稱他做「智多星」。公孫勝是走江湖的道士，薊州人氏，道號一清先生。因他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風，駕霧騰雲，故江湖上都稱他做「入雲龍」。劉唐，東潞州人氏，因他鬢邊有一搭硃砂記，人都喚他做「赤髮鬼」。自幼飄蕩江湖，結納歹人。三阮是弟兄三個，一個叫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叫活閻羅阮小七，家住梁山泊邊碣石村，日常以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打劫）。這七個人以晁蓋爲窩家，吳用爲謀主，圖謀劫取生辰綱。先由劉唐送信起意，繼由吳用邀約三阮入夥，最後公孫勝投來相助，所以叫做「七星聚義」（見第十二回至十四回）。[79]卻纔【卻纔剛纔。[80]白日鼠白勝】是黃泥岡東十里安樂村的閒漢，也曾投奔過晁蓋，晁蓋也資助過他，所以聚謀劫取生辰綱時，吳用就利用他裝做挑酒出賣的人（見第十五回前半）。

數演

這也是述說一件事情的敍述文。論事情的本末當然是劫取生辰綱，而這事的主人翁卻不是取得方面的吳用他們七人，乃是押解被劫方面的楊提轄楊志。這事的頭緒本極繁：有在東京慶賀生辰的蔡太師；有在北京備禮相送的梁中書；有蔡夫人的心腹孀公謝都管和兩個虞候的隨同押送；有江湖生心起意的吳用、晁蓋、劉唐、三阮、公孫勝、白勝等人的通風報信，沿途打探，拉攏合夥和喬裝行劫。但把這些紛繁的頭緒粘合串連起來的，卻在楊志一個人身上。所以全文五大段只有末一段是點醒智

取生辰綱這條計謀的，其餘全敍楊志的行徑。第一段，敍楊志的被差，與打點妥貼了一行出發。第二段敍途中的辛苦炎熱，與軍健們的怨恨楊志。第三段，敍謝都管聽了虞候和軍健們的攛掇，竟破口辱罵楊志，爲軍健們吐氣，因而帶出樹林內預伏的七個假扮販棗子客人的強人來。第四段，敍村漢挑酒上岡，故意唱歌挑動軍健們的不平，糾纏多時。終於把兩桶酒分賣與販棗客和軍健們一行人，楊志奈何不得，且看着無事自也喫了半瓢，竟中了圈套，齊齊麻倒眼看着生辰綱被販棗客悉數推載而去。於是這件事的本末情由便完全明瞭了。

前述動詞的三種散動式，今更分別申說之：

（一）散動詞的第一種「不作述語」是散動詞最簡單而扼要的定義。若專就第一種當名詞而用爲主、賓、補三個主要成分的散動詞而論，還有一個特點，便是不能夠再推求它的主語；（第二種作形容詞用的，它下面被形容的名詞卽爲它的主語；第三種作副詞用的，所副之動詞的主語卽爲它的主語。）因爲這第一種散動詞只是一般動作的名稱，不是敍述誰某之動作的。如前舉甲例中的「坐」「立」，可乾脆地當作主語名詞，沒有問題；卽乙例的「破除迷信」雖散動詞「破除」還帶有一個賓語「迷信」，自不便當它是一個整個的詞，而是兩個詞聯結而成的一個短語，可是短語作名詞用的也常有，那麼這「破除迷信」便是作名詞用的短語了。所以散動詞的第一種也可叫做「名詞語」。

名詞語還可以帶許多的附加語，試就這乙例擴充起來，可這樣說：

「用合理的方法，去盡力破除種種的迷信」是件極好的事

若散動詞不帶賓語又沒有附加語，便可當作由動詞轉成的「抽象名詞」，竟不必說是名詞語了。但散動詞有時雖帶賓語而不會再有附加語的，這一種卻也沒有分析的必要。如前舉第三例的「殺人」，第四例的「作僞」，也不妨如「坐」「立」那樣整個地看作一個詞。

(二)散動詞的第二種　除前舉戊、己兩例外，凡帶有賓語或附加語的，都可叫作「形容語」。試就庚例形容語的部分擴充起來，可作：

「那日在景陽岡上用拳頭打死了一隻很兇猛的老虎」的武松是他的叔叔。

(三)散動詞的第三種　是用作副詞的，也可以帶賓語或附加語，都可叫作「副詞語」。如前所舉辛例「使勁打」，「使」是散動詞，「勁」就是所帶的賓語；又可再加副詞作「十分地使勁打」。壬例「笑着說」也可再加副詞爲「嘻嘻地笑着說」。副詞語另有一種用介詞的，例如「普及教育，須從推行國語入手」這「從」是介詞，「推行國語」是副詞語。若單對着介詞說來，也可稱爲「在副位的名詞語」。

習問

一.試就這智取生辰綱中所記的事實，作一楊志小傳。

二.孔乙己與這一篇回是摹狀人物的敍述文，不過入手寫述的方法不同；其不同之點何在？

三三稍散動詞的用法各各不同，有沒有使於稱引的名詞來區別它們呢？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1]西流；其陰，濟水[2]東流。陽谷[3]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4]者，古長[5]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6]十二月，自京師[7]乘風雪，歷齊河、[8]長清，[9]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10]至於泰安。[11]是月丁未，與知府[12]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13]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14]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溝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15]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16]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17]如畫，而半山居[18]霧若帶然。

戊申晦，[19]五鼓，[20]與子穎坐日觀亭，[21]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22]者，山也。極天[23]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24]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25]而皆若僂。[26]

亭西有岱祠，[27]又有碧霞元君祠。[28]皇帝行宮[29]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30]

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31]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32]少雜樹，多松；生石罅，[33]皆平頂。冰雪，無瀑水，[34]無鳥獸音迹。[35]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桐城[36]姚鼐記。

解題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五里，是爲「東嶽」。東嶽爲五嶽（東嶽外，陝西的華山爲「西嶽」，湖南的衡山爲「南嶽」，山西的恆山爲「北嶽」，河南的嵩山爲「中嶽」）之長，故又稱「岱宗」。岱嶽志說，「羣峯之得名者，望泰、獨秀、雞籠、老鴉、獅子、蓮花、懸石，而丈人峯在山頂，特出羣峯之表。又有明月幛、登仙臺及東、西、南三天門、東、西、中三溪，爲山之最勝。其餘峯巒溪洞，不可勝數。自嶽頂而東南十里曰東神霄山，西南十里曰西神霄山，西十里曰石敬山，三尖山。其在嶽陰者，曰孤山、搥山、鶴山，相去各十里；以及高里、石閭、亭亭、云云、梁父之屬，雖隨地異名，實皆泰山之支阜別峯也。」可見泰山的範圍很大。中古以前的帝王，都以到此封禪爲大典，所謂「封泰山，禪梁父」也。秦、漢之世，尤重此禮，故司馬遷作史記，竟特著一篇封禪書呢。

以此，泰山之名在我國一般的社會幾於無人不知；凡是遊過這地方的，除非他不能握筆作文，沒有不見之詩文以誌欣遇者。此文的作者姚鼐本是清代享有盛名的文士，故其文益爲人家所注意。他是安

徽桐城人，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時進士，散館後授主事，稍遷爲郎中，卽告歸。主講江寧鍾山書院最久，死時年八十五。他平素論學主張集義理、考據、詞章之長，不拘拘於漢學、（便是注重考據的所謂「樸學」）因是守的漢儒的家法，故云）宋學（便是注重義理的所謂「理學」）因是守的宋儒的家法，故云）的門戶。但他的眞正表見還只在詞章的一面——提倡古文。原來桐城地方自方苞（字靈皐，號望溪，官至禮部侍郎，有望溪集等）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有海峯詩文集）倡爲古文後，頗實是最有力的繼承人，所選古文辭類纂便是他宣傳古文義法的要籍，世因稱他們爲「桐城派」。著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人又稱他爲惜抱先生。這登泰山記便從惜抱軒全集中錄出。

詮釋

[1]【汶水】有三：一入濰，源出山東臨朐縣南沂山瀑布泉，東流逕縣東南六十里，又東經安丘縣北入濰縣界，注於濰水。一入沂，源出山東費縣東南流，入於沂水。又其一卽此文所指西流之汶水，入於運河者。入運之汶，實爲運河上源。正流叫做大汶河，出山東萊蕪縣東北之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石汶水自泰山東麓東南流來會，牟汶水自萊蕪東山合諸汶，嬴汶諸水西流來會，北汶水自泰山西麓分流來會，柴汶水（卽小汶河）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合諸流來會；匯以西流，界於舊兗州府與舊泰安府之間；至東平縣，與入黃河之大清河、小清河合流相會，又西至汶上縣，西南注於運河。

[2]【濟水】亦稱沇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其故道本過今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故古爲四瀆之

一，與江、河、淮、齊稱。（獨流入海叫「瀆」。）但現在它的下游已爲今黃河所佔奪僅上源尚存自發源處東南流，俗呼豬龍河，至溫縣東與溴水合，注於黃河。（已不成其爲「瀆」了。）當姚氏登泰山作記時，黃河尚由今泗水及「淤淮河口」入海，（至咸豐六年〔西元一八五六〕河決蘭儀銅瓦廂，始奪大清河至利津縣入海，爲黃河今道，）猶及見濟，故記云，「其陰，濟水東流」也。[3]【陽谷】兩山之間低窪流水之道爲「谷」，「陽谷」則山陽之谷道也。下云「皆入汶」，即指石汶、牟汶、北汶、柴汶諸水。「陰谷皆入濟」，謂山陰谷道諸水俱注於濟水也。[4]【南北分】即陽谷、陰谷之分水界，謂泰山之脊爲兩谷南北之分限也。[5]【古長城】即齊之長城，非今所謂「萬里長城」也。管子輕重篇：「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此長城蓋沿河因泰山爲之。迄於戰國之世，屢有增築，長千餘里。括地志云，西起渾州平陰縣，沿河歷太山北岡，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國策所謂齊有長城巨防；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伐我長城；竹書所謂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房以爲長城，皆指此。[6]【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當西元一七七四年。[7]【京師】「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見春秋公羊傳。故古以帝王所宅爲「京師」。晉時避景帝（司馬師）諱，改稱「京都」，自後民間對此，或稱「京城」，或稱「都城」，亦有仍稱京師及京都者。此處所言，即指當時之京城，今河北省之北平也。[8]【齊河】本漢祝阿縣地，唐時尚屬禹城縣，宋時於此置耿濟鎮，入金後始分置齊河縣。其後歷明、清皆屬山東濟南府；民國初屬濟南道。今直屬於山東省。津浦鐵路經之。[9]【長清】本爲漢之盧縣，北齊廢，隋乃改置長清縣，其故城

在今縣東南三十里，宋徙城於刺榆，即今治。明、清皆屬山東濟南府，民國初屬濟南道。今直屬於山東省，津浦鐵路經其東。[10]【長城之限】即前所言之「南北分」，齊長城之故址也。[11]【泰安】本漢泰山郡地，金初置泰安軍，又升爲泰安州。至清，升爲直隸州，尋升爲府，置泰安縣爲府治，領泰安、新泰、萊蕪、肥城等縣，屬山東省。民國初廢府留縣，屬濟南道。今直屬於山東省，津浦鐵路經之。[12]【知府】官名。唐於京都及創業駐幸之地特置爲府，宋代增置日多，或置「牧」，或置「尹」，或但置「知府事」，以理一府之事。至明，始定「府」爲統縣之行政機關，確立一行政區域；每府置「知府」一人以爲之長，其地位略與漢之郡守相當。清因之。今廢，朱孝純爲當時之知府，子頴其字也。[13]【磴】登山之石級也。德贈切（ㄉㄥˋ）。[14]【環水】即今泰安之護城河，水經注稱之爲環水，故此處云「酈道元所謂環水也」。[15]【崖限】兩崖相夾，下通一綫，如戶限然。故俗有「天門」之稱。[16]【燭】照也；燿也。[17]【徂徠】山名。在泰安城東南四十里。[18]【居】停也；滯也。[19]【晦】陰曆每月之末日也。「戊申」爲其日之日干（古以干支紀日，故謂紀日之甲子、乙丑等等爲日干）與上段「是月丁未」同例。[20]【五鼓】五更之鼓聲也。古時守夜紀時，率以更鼓爲節，漢舊儀：「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夜；乙夜畢，傳丙夜；丙夜畢，傳丁夜；丁夜畢，傳戊夜；戊夜畢，是爲五更。」故五更亦稱五夜，守更謂之傳更，每一更，輒鳴鼓爲記，其數遞增，至五鼓，時將黎明矣。[21]【日觀亭】在泰山東巖，日觀峯上。以其絕高，故黎明登此觀日出者謂爲字內奇觀。[22]【樗蒱數十立】「樗蒱」讀如癡婆，博具也。其狀頗類瓶罌，下豐上削，便於博戲時之移

置。「槨蒲數十立」者，言雲中露頂之山有若數十枚槨蒲駢立於局上也。[23]【極天】猶言「天際」或「天末」，參看前到青龍橋去詮釋（5）「天末」條。[24]【東海】泛指東方之海，非如今地理學上之確劃黃海、東海也。[25]【絳皜駁色】「絳」紅色；「皜」白色「駁色」斑駁不純之色，即承上而言，謂或絳或皜也。[26]【僂】屈也；曲背也。引申有低首執恭謹。此處言日觀峯以西諸峯或得日光映照而現紅色，或不得日光映照而仍爲戴雪之白色，但皆視日觀峯爲卑，故一若傴僂其下者然。是則用引申誼矣。[27]【岱祠】祀泰山之神者，亦稱岱廟。水經注引從征記云：「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西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中廟去下廟數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今泰安城西北隅之岱廟，內有漢柏、唐槐者，即從征記之下廟；此文所舉則山頂之上廟也。[28]【碧霞元君祠】宋眞宗（西元九九八——一〇二二）東封泰山，構昭應祠於絕頂，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即此祠。金改爲昭應觀。明成化間（憲宗年號，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改祠爲宮，弘治中（孝宗年號，一四八八——一五〇五）改名靈應宮，嘉靖中（世宗年號，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又改名碧霞宮。[29]【皇帝行宮】濟高宗登岱駐蹕之所。古人臨文書君，於當代則稱「皇帝」，於先代每稱廟謚，此言「皇帝行宮」，蓋謂乾隆時之行宮也。[30]【顯慶】唐高宗第二年號，凡六年（六五六——六六一）元年即就永徽七年改；六年二月又改爲龍朔元年矣。[31]【漫失】「漫」是「漫漶」殘泐也。「失」是「缺失」遺落也。[32]【圓】「圓」之本字。[33]【磔】喜亞切（ㄒㄧㄚˋ），裂縫也。[34]【澡

水】峭壁直下之飛泉也。以其湍激，望之如匹練，因有「瀑布」之稱。泰山絕頂寒凍，又值歲暮風雪，故姚文直記爲「無瀑水」也。35【音迹】「音」，聲音；「迹」，足跡也。36【桐城】本春秋桐國。漢置樅陽縣，屬廬江郡。隋改名同安，唐始改名桐城。至清，屬安徽安慶府。民國初，屬安慶道，今直屬於安徽省。

敷演

此文先記泰山的環境，並及其主峯所在的地位。次述自京師至登泰山的經歷，兼寫登山後返視城郭山水的景色。次述在大風揚雪中看日出，極寫雲天山海的光景。次記日觀亭西的岱祠、碧霞元君祠等，兼敍唐顯慶以來的石刻。又次，瑣記土石樹泉及鳥獸音迹，以綜寫泰山的自然狀態與最先所記的環境相迴應。若照題目看，分明標着「登」字，宜爲敍述文；實則除了自京師前往的一小部分外，他所摹狀的對象完全是巍巍蕩蕩的泰山，所以還是一篇記述文。

形容語（或句）大都用「的」字介紹的；這種「的」字——以及介紹實體詞作形容附加語的「的」字，乃至非介詞而作形容詞語尾的「的」字，全都有一種很特別的用法。這「的」字的特別用法，我們須得注意它。原來這種用法實因省略被形容的實體詞而來。即如「來的人是誰」，可以省略實體詞「人」字而作「來的是誰」；「打虎的武松來了」，可以省作「打虎的來了」。來的、打虎的兩個「的」字，大家都相喻是指一個人，於是這兩個「的」字便都成了「人」的代用品了。茲更舉數例，以見在各位的名詞的省略：

甲. 大街上有一個賣花的。（變式主位名詞的省略）

你看見了賣花的沒有？（賓位名詞的省略）

這就是那個賣花的的帽子。（領位名詞的省略）

乙. 這些都是從大街上買來的。（補位名詞的省略）

丙. 很可擔憂的就是這些花都養不活。（正式主位名詞的省略）

以上諸位的名詞都省略了；那些「的」字便都兼有代名詞的作用。如甲例三句都代「人」，乙例代「物」（卽花），丙例代「事」。

「的」字這樣的用法，一方面替代實體詞，一方面仍舊聯接上面的形容附加語。所以一般文法學者多認這樣「的」字爲國語中的「聯接代名詞」。在文言裏便另用一個「者」字，與介詞或形容詞語尾的「之」字分職。口語中雖間有用「者」字的新名詞，如勞動者、著作者等，但通常只用一個「的」字，以介詞或形容詞語尾而「兼代」實體詞的職務。

參證

記泰山者之多，在本篇解題中已述及，若並覽遍觀，勢有未能。且各人生活的時代不同，遊蹤也未必如出一轍，故隔世取證，亦每多扞格也。今錄姚鼐同時學人沈彤的登泰山記以備參照，特略其前後因由而取其專寫泰山者如左：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孟春，……將走京師求食，……取道沂州（今山東臨沂縣）……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山已巍然在望焉。彤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雞鳴上山。中夜，月色如晝。及旦，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兜子（即山轎）並泰安城西而上。行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日乃出。又行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五里，至其巔。彤於是俯仰徘徊，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蓋，如穹廬；日懸如燈；衆山斷續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邊角天腰際，南北東西曠無一方之障隔，於所謂古石封，秦篆碑，漢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秦觀、吳觀三峯，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峯諸勝，亦無不遊歷焉。……沈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氣襲人，雨雪飄飄，一山愁慘。彤乃戴青氈辭去，則晴如初。回復俯仰旁矚者久之，至日昃乃下。

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蜿以曲，或臨澗，或跨而梁之。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絕，逶迤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峭壁，高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彤之上二天門，道殊逕。山中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知。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澗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峯，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縣人。乾隆初，以諸生召試博學鴻詞，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篤志羣經，尤精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及卒，門人私謚「文孝先生」。有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尚書小疏等書。其果堂集多訂正經學之文，又有釋骨一書，

取內經所載，參以諸說，多所辨正。登泰山記一文即載果堂集中，並見採於開明文選。

習問

一、就自己經遊的名勝，作成遊記一首。

二、把沈、姚兩文的要點參合而爲泰山記。

三、「的」字本是介詞，經特別用法之後轉變爲何種詞？試舉例說明它。

女兒國 鏡花緣

行了幾日，到了女兒國，船隻泊岸。多九公[1]來約唐敖[2]上去遊玩。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3]路過女兒國，幾乎被國王留住，不得出來，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慮的固是，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不獨唐兄不應上去，就是林兄[4]明知貨物得利，也不敢冒昧上去。此地女兒國卻別有不同：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爲男人，以治外事。男女雖亦配偶，內外之分，卻與別處不同。」

唐敖道，「男爲婦人，以治內事，面上可用脂粉？兩足可須纏裹？」林之洋道，「聞得他們最喜纏足，無論大家小戶，都以小腳爲貴；若講脂粉，更是不能缺的。幸虧俺生中原，若生這裏，也教俺裹腳，那幾坑[5]

殺人哩！」因從懷中取出一張貨單道，「妹夫，你看，上面貨物就是這裏賣的。」

唐敖接過，只見上面所開脂粉，梳篦等類，盡是婦女所用之物。看罷，將單遞還道，「當日我們嶺南[6]起身，查點貨物，小弟見這物件帶的過多，甚覺不解，今日纔知卻是爲此。單內既將貨物開明，爲何不將價錢寫上？」林之洋道，「海外賣貨，怎肯預先開價。須看他缺了那樣，俺就那樣貴。臨時見景生情，卻是俺們飄洋[7]討巧處。」

唐敖道，「此處雖有女兒國之名，並非純是婦人，爲何要買這些物件？」多九公道，「此地向來風俗，自國王以至庶民，諸事儉樸；就只有個毛病，最喜打扮婦人。無論貧富，一經講到婦人穿戴，莫不興致勃勃；那怕手頭拮据，也要設法購求。林兄素知此處風氣，特帶這些貨物來賣。這個貨單，拏到大戶人家，不過兩三日就可批完，臨期兌銀發貨。雖不能如長人國、小人國大獲其利，[8]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

唐敖道，「小弟當日見古人書上有『女治外事，男治內事』一說，[9]以爲必無其事；那知今日竟得親到其地。這樣異鄉，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舅兄今日滿面紅光，必有非常喜事。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彩，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

林之洋道，「今日有兩隻喜鵲，只管朝俺亂噪；又有一對喜蛛，巧巧落俺腳上；只怕又像燕窩那樣財氣，[10]也不可知。」拏了貨單，滿面笑容去了。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細看那些人，無老無少，並無鬍鬚；雖是男裝，卻是女音；象之身段瘦小，娘

娘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11]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卻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爲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婦人又是怎樣？」多九公暗向旁邊指道，「唐兄，你看那個中年老嫗，拏着針線做鞋，豈非婦人麼？」

唐敖看時，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眞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鬃兒[12]，鬢旁許多珠翠，眞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13]，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鬍鬚，是個絡腮鬍子！看罷，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

那婦人停了針線，望着唐敖喊道，「你這婦人敢是笑我麼？」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裏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卻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亦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14]，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唐敖聽了，見離婦人已遠，因向九公道，「原來此處語音卻還易懂。聽他所言，果然竟把我們當作婦人。他纔罵我蹄子，大約自有男子以來，未有如此奇罵。這可算得千古第一罵。」

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婦人在內。舉止光景，同別處一樣，裙下都露小小金蓮，行動時腰肢顫顫巍巍。一時走到人烟叢雜處，也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那種嬌羞樣子，令人看着也覺生憐。也有懷抱着小的，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內中許多中年婦人，也有鬍鬚多的，也有鬍鬚少的，還有沒鬚的。及至細看，那中年無鬚的，原爲要充少婦，惟恐有鬚顯老，所以拔的一毛不存。

唐敖道，「九公，你看這些拔鬚婦人，面上鬚孔猶存，倒也好看，但這人中下爬，[15]被他拔的一乾二淨，可謂寸草不留，未免失了本來面目。必須另起一個新奇名字纔好。」多九公道，「老夫記得論語有句『虎豹之鞟』，他這人中下爬，都拔的光光，莫若就叫『人鞟』罷。」唐敖笑道，「鞟是皮去毛者也。這『人鞟』二字，倒也確切。」

多九公道，「老夫纔見幾個有鬚婦人，那部鬍鬚，都似銀針一般。他卻用墨染黑，面上微微還有墨痕。這人中下爬，被他塗的失了本來面目，唐兄何不也起一個新奇名字呢？」唐敖道，「小弟記得衛夫人[16]講究書法，曾有『墨豬』[17]之說。他們既是用墨塗的，莫若就叫『墨豬』罷。」多九公笑道，「唐兄，這個名字不獨別致，並且很得『墨』字『豬』字之神。」

二人說笑，又到各處遊了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來。18

解題

鏡花緣也是一部章回小說，凡一百回。作者爲清乾、嘉時人李汝珍。汝珍字松石，大興人，長於韻學，定審滿堯天等三十六母，著李氏音鑑。他又旁通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書法、弈棋之類，都有妙解。但不能得志，以諸生終老。晚年窮愁無聊，作小說自遣，歷十九年始成此書。書中敍唐武后開科取才女事，爲女界吐氣，而一以唐敖的遊歷海外爲綫索。其宗旨具在此書「泣紅亭記」中（見第四十八回）。他的羅列古典才藝，無非要發舒他胸中蘊蓄的才學而已。

女兒國選自此書第三十二回的下半回（回目爲「訪籌算暢遊智佳國，觀豔妝閒步女兒鄉。」）。這一大段故事本是書中最精采的部份。它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學的技術，詼諧的風趣，描寫女子所受的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這個「女兒國」是作者理想中給世間女子出氣伸冤的「烏託邦」。此篇雖係節選，只見表面的情形，而下幾回林之洋的備受酷虐（詳下詮釋中）卻全由此引出；那麼這節選文已儘夠反映着我國女子向來的生活是怎樣了。

詮釋

1【多九公】是林之洋海船上的老舵工。他姓多，排行第九。因他年老，伙伴們都稱多九公。他就以此爲

名。那些水手，因他無一不知，都同他取笑，替他起個反面綽號，叫作「多不識。」幼年也曾入學，因不得中，棄了書本，作些海船生意。後來消折本錢，替人家管船拏舵爲生，儒巾久已不戴。爲人老誠，滿腹才學。年已八旬向外，精神甚好，走路如飛。平素與林之洋性情相投，又是內親，故特地邀他在船相幫照應。（見第八回）

[2]【唐敖】是書中的主人翁。他表字以亭，祖籍嶺南循州海豐郡河源縣。秉性好遊，因此學業分心，以致屢次赴試，仍是一領青衫。後來雖然連捷中了探花，只因他從前曾在長安與徐敬業、駱賓王、魏思溫、薛仲璋等結拜異姓兄弟，爲言官所參，仍舊降爲秀才。因此他氣惱非凡，遂有棄絕紅塵之意。偶過妻舅林之洋之門，便決計攜遊海外，隨着之洋過那飄洋生活了。（見第七回）

[3]【取經】指唐釋玄奘赴印度求經事。但他故意取小說西遊記的說法，所以下面說「路過女兒國。」

[4]【林兄】便是林之洋。他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嶺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常在海外飄遊。（也見第七回）

[5]【坑】埋也。「坑殺」葬送之意，故北方口語以受冤抑或受凌辱爲「被坑」也。

[6]【嶺南】今兩廣及安南地，在唐爲嶺南道。此書以唐朝事情爲背景，故地名都用唐制，如唐敖、林之洋等的籍貫便是：循州，故治在今廣東惠陽縣東北；海豐、河源俱今廣東屬縣；河北爲唐時河北道，今河北省及山東、河南兩省北部地；德州，今山東德縣；平原亦山東屬縣。

[7]【飄洋】即航海。從前航具不精，歸期難定，故視航海爲畏途，謂之「飄洋」者，原有飄流不定之意也。

[8]【大獲其利】林之洋在長人國大銷舟中用剩的空酒罈，在小人國大銷帶在身旁醫眼疾的鴉蘭，都大獲其利。因爲空酒罈長人用作鼻煙壺；鴉蘭則

翦成兩截，小人用作瓜皮帽也。（見第二十回及第七十回）【一說】此「女治外事，男治內事」一說在所謂正經正傳上是不會有的，或者作者故意跌宕其詞從反面以取勢，若近人胡適改「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一爲「言之無文行之『最』遠」耳。10【燕窩那樣財氣】燕窩在中國爲珍品，那里知道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卻當它粉條看待，毫不珍惜，竟譏笑中國人喫燕窩爲鄙俗。所以林之洋就在船上把君子國宰相吳之和、吳之祥兄弟賞給水手的十擔燕窩照粉條價錢收買了，發了一筆財。（見第十二回）此處回憶前事，故重又提及。11【矯揉造作】卽「勉強硬做」之意。12【綹兒】婦人之髮髻也。上「盤龍」二字爲形容髻形者。「綹」讀如秋，字書不載。13【金蓮】婦女小腳的別名，謂其巧小貼地如金繡之蓮瓣也。14【蹄子】世俗辱詈婦女之詞，有輕賤不端的意義。15【人中下爬】鼻以下、脣以上居中雙阿之間爲「人中」，「下爬」則頤下之頦，脣下生鬚處也。16【衙夫人】名鑠，字茂漪，晉安邑人，黃門郎衡恆（善書，「作四體書勢」並造「散隸」）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工隸書，得鍾繇法。王羲之少時嘗師之。17【墨豬】作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見衙夫人筆陣圖。蓋喻書法之肥蠢也。18【林之洋尚未回來】林之洋那天拿了貨單，滿面笑容去了之後，下午便給女兒國的國王看中了他，把他關在宮裏，封他爲王妃。第一步先改女裝，第二步把他穿耳，第三步把他纏腳，足足磨難了半個多月，竟擇期行册拜禮；這樣地矯揉造作，居然把一個天朝上國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兒國的國王顫顫巍巍地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了。直到後來唐敖爲他們揭榜治河並鼓動百姓起鬨、

方才放之洋回船。（見第三十三回至三十七回）

數　演

此文先敍初到女兒國時，多九公向唐敖說明那邊是男子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作男人以治外事的。次敍唐敖、林之洋的談話，知那邊作爲婦人的男子也須塗抹脂粉，裹得一雙小腳。次敍唐敖恍然於嶺南動身時多帶脂粉梳篦等類的用意，並知林之洋不先開價的取巧。次敍女兒國的風俗，自國王以至庶民莫不講究婦人的穿戴，仍從多九公口裏述出。次敍唐敖大動遊興，與林之洋的欣然拿着貨單出外兜售。次敍唐敖、多九公的進城遊覽，沿途談說。次敍女兒國的長鬚婦人，停針駡人。次敍途中往來的婦人也有多鬚的，也有微髭的，也有拔的一毛不存的。次敍唐敖、多九公二人對於這些拔鬚或染鬚的婦人取笑。末敍二人遊罷回船，惟林之洋不見回來。是一篇富有滑稽趣味的敍述文。

前爲敍說一個句子裏主要成分的省略，因而說到第一種散動詞作名詞用的，本無主語；又說到第二種散動詞作形容詞用的，省略它所形容的主體（卽它的主語），於是擔任聯接職務的「的」字起而代之。現在還有一種，與這「的」字有同樣作用的，便是「量詞」。這量詞也有特別的用法，我們當然也須注意它。

形容的附加語若是一個數詞，那數詞下面常帶有量詞；這種量詞也可以把那被形容的主體名詞取而代之。例如：

這一首〔　〕是他做的詠物詩

古今來學做詩的人很多；但眞能卓然成家的，不過百十個〔　〕。

但這被省略的實體詞如「詠物詩」「人」，或前或後，總得在句子裏出現一回。若不出現，便是習慣上已將這量詞用成了固定的代名詞；例如：

他們幾位都來了。

這「位」字便是直接代所尊稱的人，就不必說他下面還有省略的實體詞了。代名詞的「這個」「那個」等，也都是如此構成的。

習問

一、「矯揉造作」是好的還是壞的，各有各的理論；試就自己的主張，作一短文，判明它是好還是壞。

二、任撰幾個使用「量詞特別用法」的句子。

三、把唐、多二人的所見，列一簡明表。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

丈。雲霞布陳，換起與主將一色[1]的制服，[2]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3]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4]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爲幽暗；彩雲驚懼，屏氣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5]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6]是紫綃的背景，[7]襯託皎月，愈顯丰姿。[8]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着——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爲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爲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爲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9]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

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鑠，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阿，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10]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紋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11]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12]字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解題

孫福熙字春臺，浙江紹興縣人。現代文藝家，善繪畫。著有山野掇拾、大西洋之濱、歸航、北京乎、春城等書。此紅海上的一幕即錄自歸航中。

紅海介於亞、非二洲之間，東南出阿剌伯海直通印度洋。舊時不通地中海，今有蘇彝士運河溝連之，遂為亞、歐航行孔道。當航術未進之前，紅海本是炎海，而出口處風濤又極險惡，往往遭顛覆之禍，故航海者視為畏途，號稱「流淚門」。今得此文以張之，不但今昔殊感，抑且轉為航程樂事矣。

詮釋

[1]【與主將一色】指與太陽同色，上言太陽披上紅袍，那麼這布陳的雲霞當然也是紅色了。[2]【制服】

規定式樣顏色的服裝也，凡軍隊、警察、學生所用的服裝，以至一切穿着特別衣飾以資識別的，都叫「制服」。舊稱「號衣」較爲普通些，但略含賤役所用的意義，不如制服那麼漂亮而體面。[3]【節奏】便是「節族」，樂之進止也。漢書「調五聲使有節族。」[4]【戰戰兢兢】小心謹愼貌。[5]【逕庭】猶低徊，留連不忍遽去也。[6]【薄靄】「靄」是雲氣，音藹「ㆍㄞˇ」。「薄靄」便是淡淡地籠罩着的氛圍也。[7]【紫絹的背景】紫絹一般的背景也。[8]【丰姿】姿態也。[9]【大宇宙】便是所謂「大自然」。舊解：上下四方爲「宇」，往古來今爲「宙」，前者包有一切空間，後者囊括一切時間。[10]【德性】凡事物本身含有的品質和功能，叫做「德性」。[11]【柔撫】「撫」，慰勉也；據有也。「柔撫」以柔道撫而有之也。[12]【縹緲】高遠貌。

數演

這是描寫航行中一個傍晚景色的記述文。他先寫太陽的光耀與雲霞的燦爛。次寫紫雲掩映，落日反射的奇幻。次寫俯看自己的投影由海波延引遠去，恰見紫雲後的圓月若隱若現。次寫皎月的漸顯，由青絨地毯似的海面和紫絹舒展似的薄靄襯託着，愈見丰姿。次寫暮色漸上，紅日與素月恰在船的左右慢慢地升降。次寫自己溶漾其間的愉快。次寫太陽落入水平綫時的光景，很像舞臺閉幕的一瞥。次寫月亮的光輝，完全不與太陽同德性，只有皎潔、涼爽、柔撫一切。這樣地描狀，是何等的雄偉和縹緲，竟把那向視爲畏途的紅海寫成了天堂了。

前面講過的「的」字的特別用法和量詞的特別用法，都是省略實體詞而單留它們的附加語：一個就用附加語中的「的」字來代，一個就用附加語中的量詞來代。現在又有一種句子，從論理上看來，它的主語實在是省略了，所留的只是「領位名詞」，而習慣上卻都認爲主語，不覺有所省略。例如：

這酒太淡。

那楓樹的葉子都紅了。

實在是說「這酒的味太淡」「那楓樹的葉子的顏色都紅了。」這種省略，雖不合於論理，在心理上卻不至發生誤會。單論言語和文學的習慣，原是偏於心理方面的；但若講到文法，便不能不兼顧論理的方面，所以這也叫做「論理的主語之省略」。

但是在習慣上也有應當注意的；例如說「他現在很好」，這話就不免有含糊不明的毛病，因爲不知道是指他的那一部分——境況好呢？身體好呢？學問好呢？性格好呢？所以在修辭上對於大家不經意的省略成分之習慣，很要注意。

習問

一．這篇文章所記的太陽和月亮有幾種不同的寫法，試分別指出來。

二．論理的主語之省略，除本篇敷演中所舉的兩個例句外，試再舉幾個例。

巴黎觀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1]春閏[2]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3]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4]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5]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6]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7]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8]歎[9]其技之奇妙。

譯者[10]稱，西人[11]絕技，[12]尤莫逾油畫，盡[13]馳往油畫院[14]一觀普、法交戰圖[15]乎。

其院爲一大圜室，以巨幅縣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16]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搴[17]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18]每一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19]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20]或赭其垣。[21]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22]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23]俯視地，則綠草如茵，[24]川原無際。[25]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26]以手捫[27]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28]也。

余問，「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29]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30]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31]而其事信而有徵。[32]然則此畫果眞邪，幻也？[33]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34]皆有之。

解題

薛福成字叔耘，一字庸盦，清江蘇無錫縣人。光緒初（西元一八七五年頃），以副貢歷參曾國藩、李鴻章幕府。除寧紹台道，內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嘗爭於英廷，創設南洋各島領事。歸後陞任右副都御史，旋卒。福成講求經世之學，在當時號爲通曉洋務，名亞於郭嵩燾。所爲古文辭，大都述桐城義法者。著有庸盦全集，其中包有文編及筆記等。此文卽自集中選出。

油畫爲西洋畫法之一種。用油彩塗繪於特種布上或木板上，最能表現光線之明暗，故畫家尤寶重之。其法起於古代埃及（Egypt），或謂係十四世紀（一三〇一——一四〇〇）比人伊克（Eyck）所發明。法京巴黎爲西方藝術之淵海，故博物院中所藏油畫極富。福成此文，卽記述在巴黎所見油畫之一也。

詮釋

[1]【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當西元一八九〇年。[2]【閏】爲餘分之月。陰曆以地球繞日紀年，以月繞地球紀月，以地球自轉紀日。地球繞日一周，當月繞地十二周又三分之一強，故每歲約多十日有奇。積餘日以置「閏」，所以正節候也。十九年中凡七閏，五年中凡再閏。此言「閏二月」，是歲恰逢閏年，置閏於二月之後也。[3]【蠟人館】陳列蠟塑人物之室宇，備公衆閱覽者。[4]【生人】生存之人，活人也。

5【豐瘠】「豐」盛滿也，此處用以狀肥。「瘠」瘦削也。6【雜流】清品之反。古人賤視工商，故以工商爲「雜流」。唐書：「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便是一例。7【博】賭博也。8【亟】通「極」。9【歎】歎美也。10【譯者】通譯之舌人也。11【西人】西洋人之通稱。12【絕技】超絕無比之技術也。13【盍】就是「何不」的急呼。14【油畫院】展覽油畫之所。15【普法交戰圖】「法」是法國。「普」是普魯士（Prussia），爲日耳曼（Germany）聯邦之一，實際上乃是日耳曼之主幹。十八世紀以來，普、法久已不和，法帝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尤嫉普之強盛，加以一八六〇年後法國外交屢次失敗，欲恢復威望，普甚懼之。一八六九年，普王族將立爲西班牙（Spain）王，法帝拒之，衅端遂開。一八七〇年七月，兩國交戰，普軍大勝，圍法軍於師丹（St. Denis）降之，進陷巴黎。翌年九月，和約成，法國割與俾爾薩斯、洛林二州（Alsace and Lorraine）並償金五十億法郎於普，戰事始罷。是爲「普、法之戰」。戰後普遂建立德意志（Deutschland）帝國。此處所謂「普、法交戰圖」，便是描狀普勝法敗之油畫也。16【雜遝】「遝」，達合切，音沓（ㄊㄚˋ），行相及也。「雜遝」，重累貌。17【寨】音塞（ㄙㄞˋ），拔取也。18【絡繹相屬】「絡繹」，不絕貌。「屬」，連也。19【迸裂】「迸」，北諍切（ㄅㄥˋ），散走也；涌也。「迸裂」，涌騰且轟裂也。20【黔其廬】「黔」，熏黑也。「黔其廬」，便是室廬被煙所熏黑也。21【赭其垣】「赭」，焦赤色。「赭其垣」，便是牆垣被火燄灼成焦赤色也。22【殷地】「殷」，讀於閑切（ㄧㄢ），赤黑色也；俗亦謂不鮮豔之色爲「殷」。「殷地」，謂地上被着一層不鮮豔的赤黑色也。與上面

「血流」連綴成文，可見流血之盛。23【掩映】「掩」，遮也。「映」，光輝反射也。「掩映」，忽明忽暗也。24【茵】墊褥也。25【無際】沒有邊際也。26【迨】及也。27【捫】撫也；摸也。28【幻】虛象也。擬眞而似亦曰「幻」。29【喪】當讀作去聲四浪切（ㄙㄤˋ），亡失也；奪去也。「氣喪」，志氣喪失也。30【昭炯戒】「炯戒」，明徹之警戒也。「昭」，明也。「昭炯戒」便是明白地揭示着明徹的警戒也。31【陳迹】過去之事迹也。「陳」爲「新」之對。32【信而有徵】言其可信而有徵驗也。33【也】此處用與「邪」字同，爲疑問助詞。34【蓋】或然之詞，略與「殆」字同意。

敷演

此文凡分四段：第一段，先敍巴黎蠟人館的形形色色，而歎其技之奇妙。第二段，敍譯者稱道西人的絕技，指出油畫院的「普法交戰圖」。第三段，寫油畫院的構造，並極寫交戰圖之擬眞。第四段，敍譯者解說法人所以自繪敗狀之理由。通篇主旨所在，惟在第三段，餘則借以起結，無當大計者。故讀之者亦惟第三段最爲感動，因不但作者身歷其境，始疑爲眞正戰場也。以此，此文的性質仍屬記述文一類。

上述諸種省略之外，請再述「省略主語的平比句」。凡把兩樣東西互相比較，而推斷它們的相似或平等的單句，也常有主要成分的省略。例如「猴子像人」，這「像」的意義，究不免於含糊：單指形體相似呢？兼說性習相同呢？在論理上，應是兼說性習；不過語言的心理習慣，對於「像」這個同動詞，若不指出所比的部分，就大都認爲單指形體。所以在文法上還不必說這種句子的主要成分有所

省略。但若說：「臣心如水」譯作語體則爲：

我的心像水一般。

這就可以分兩方面說明它的省略了。先從第一方面看，可說是省略了主位名詞「清淨」（或「平穩」，或「流動」，看說者的本意而定。）補足起來，應作：

我心裏的清淨像水一般。〔甲〕

但須認明，這種句子相比的實體並沒有說出來；因爲「心」和「水」在形體上毫無相像之點，一定是把它們某部分的屬性相比。所以嚴格講來，補足語「水」的方面也須和主語「心」一樣，作爲「水的清淨」（或平穩、流動。）全句當作：

我心裏的清淨像水的清淨一般。〔乙〕

可是在文學上只要主語方面省略的什麼明白了，那補足語方面當然默喻。一定要明言屬性，則如甲例已足，不必照乙例那樣的累墜的。——這從第一方面講。第二方面俟下詳。

習問

一、普法戰爭的始末大略如何？試簡單地作一敍述文。

二、試擬幾句省略主語的平比句。

三、法人自繪敗狀有何用意？其效若何？

戰地的一日遊

麻袋

小小的一輛轎式汽車，連開車的一共五個人。老楊、老汪、密斯[1]陳和我。滿車子裝了麻布袋，我們很局促的把腿縮着。車子經過極司非爾公園[2]，沿着蘇州河[3]向中山路[4]走，劇烈的震動着，我們大家的腿都由痛轉成了麻木。頂上聽着飛機的聲音，眼睛望着從對面像洪水一般湧來的逃難人，心頭熱切地憧憬[5]着還未認識的戰地。

老楊和密斯陳是我們的嚮導，[6]他們在發生戰事的第二天就到了戰地，而且曾經上最前線去了兩次。想視察戰地已經是好幾天，不好久以來我曾經這樣地存過心，在我們和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候，我要做一個戰地記者；[7]當老楊他們第一次出發的時候，我熱烈地要求了戰地記者的工作，終於遇到阻礙；直到昨晚上聽到密斯陳的熱烈的報告，我才排除了一切的阻礙，跟她們一同出發了。

汽車漸漸的近向戰地，從車窗中吹來的寒風，揚起了麻袋上的塵灰，向我們的面上撲來。這些麻袋是今天上午在滬西[8]一帶的米鋪子裏捐來的。據陳他們回來的報告，上北車站[9]的火線去慰勞士兵的時候，問他們有什麼需要，他們說食物只要飽肚就夠了。你們多送一些麻袋來吧，我們這兒的防禦還欠鞏固。本來我們打算化錢去買，後來決定挨戶去募。完全出於意外的，店鋪子上聽見了我們

的報告，沒有不很踴躍地拿出來；特別是一些小夥計、學徒們，都不待老板[10]的允許，自己動手找來給我們。一個鐘頭就超出了我們所要的數目。

現在我們便帶了這熱情的禮物向砲火底下前進。

兩道防線

離大夏大學[11]還有不少路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出了一道蘇格蘭[12]兵的防守線，這便是所謂華租交界[13]的地方；十餘個白種人的武裝兵士和萬國商團[14]並沒有什麼留難的放我們過去了。祇有一個中國人的商團對我們說了一句話，「過六點鐘不能回來。」

跟在我們後面的，還有好幾輛汽車，都一樣順利地通過了。

這便是我們的後方，使我記起在北四川路[15]河南路[16]一帶巡捕房[17]很厲害地阻止行人的印象；爲什麼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18]的後方防守得這樣嚴密呢？

但是，前面便是我們自己的後方防線了，這是快近中山路橋[19]的地方。

起伏的土邱，疑敵[20]的家舍、瓦礫、垃圾，沒有見慣的以及想像中的鐵絲網和沙袋。

一個兵士向我們走來了。一個灰布袍、翻皮帽的平凡的兵士，向我們的車窗中望了一望，問了幾句話，我們的車子便越過防線了；從後窗中回過頭去，我不禁更一度[21]的和他點頭微笑。像這樣的兵士，我們在軍閥混戰的時候，在彈壓民衆的時候，是見慣了的；但是今天，我好似看見了陌生[22]的新人，

或是一個好友的樣子。是的，當他們開槍向帝國主義的今天，他是我們的最好的戰友了。

「你還是第一次看見中國兵。」看見我的激動的樣子，密斯陳說了。是的，我外國兵見了太多了，鐵帽子的，高鼻子的，直到現在，我才相信在中國的領土上，還有着中國的兵。

戰士

「辛苦，辛苦！」老楊這樣地對兵士招呼着。

「你們也辛苦！」兵士笑着回答。

這好像是「天氣好」「喫過飯」一樣，是流行在這兒的普通的招呼；使人聽了覺得有一種特別的親愛感，而想到大家是在一起。

離我們要去的目的地，還有大半里路，三個人沒有辦法把那些禮物拿去，便由老楊和密斯陳先去向營部接洽，要他們派幾個兄弟來幫，留我在這防禦線邊看守着東西。我便站在路旁，和兩兵士閒談着：

「你們眞好，這幾天可辛苦了。」

「嘸[23]要緊，我們從大破襲，嘸睏過覺，[24]睡不着，只想去打，去衝鋒，我們兄弟大家都決心，這一會

一定到打死爲止。」他說着，紅紅的眼睛發着憤怒的光。

我拿出煙來請他，他拍拍胸口說「有，有，我們有大罐的；這是後方老百姓送來的，老百姓眞好，他們對我們眞好。」說着拿出煙來要我喫他的。

這一次咱們打得有意思

「這一次咱們[25]打得有意思。」沈默了一會[26]之後，他又對我說了。他告訴我他的經歷，在廣東當兵，到過江西打共產黨，後來調到南京，又調到崑山，[27]這會兒到閘北[28]來。打過很多的仗，這一次才打得有意思。

「我們打江西的時候，打進一個地方，一個老百姓也不見，要喫的嘸喫，要住的嘸住，牆頭上寫了許多大字：『窮人嘸打窮人。』老百姓見了我們比鬼還怕。」

他指指從小弄口現出來，聽我們對話的許多難民說，「可是這一會兒我們眞開心，老百姓都幫我們，背沙袋，挖戰壕，不要開口，他們自己會來。打，擡，什麼都來，不怕辛苦，我們覺得對不起。送他點東西喫，他們連忙搖搖手：『我那好喫你們的，你們才辛苦啦！』你老[29]想，這樣的話聽了多快活，打死了也甘心。」他滔滔不絕地繼續着說，顯然他是激動着。「還有那小鋪子裏，平常見了我們兵，嚇得什麼似的。可是這兒，他們對我們好極啦。我拿十個銅子[30]去要一碗酒，他把酒裝得滿滿的，銅子不要：『拿去，

拿去，不要你的錢。』你想，眞叫我們難爲情，[31]弄得下會嘸敢去買了。」

我默默地聽着他的健談，兩眼望着他那激動的臉。他還是很年輕——二十一二歲，紫巍巍的瘦個子，兩隻手又大又粗，握着槍，灰綠色的呢的軍裝，掛着幾排彈帶，兩枚手溜彈[32]不歇地在他胸前搖動。

另外的一個是扁扁的臉，不歇地走過來參加自己的話，很不純熟的廣東腔的國語。

磽聲不歇地從前線響來。

「嘩，嘩！」他不住地警告着在路中心開踱的老百姓。

摯愛

從防線上望去，已隱約地望見焦燬的牆垣，前面有十幾個人伕，正在添築鐵絲網。他們一邊勞動着，一邊唱着歌，在和平時期的道路工人，也許心頭沒有他們那樣的晴朗。

有些老太太和小孩子圍在旁邊瞧，喳喳的不知說些什麼。雖然自己不能動手，但是看看自己的兒子或父兄在幫着打仗的兵士，似乎也是快樂的事。

還有些老頭子或婦人，不住地在防禦物旁走來走去。有的挾着一隻米罐，到什麼地方去弄一些米，有的似乎並沒有必要的事，但是總歡喜走來走去。

兵士很忙碌的去阻止。「不准走，不准走！」大聲地警告着。

通過防線應該是被禁止的。但是沒有一個聽從兵士的指揮，哀求着硬要通過。

「好，下次嘸可以啦。」結果兵士總是讓他們通過。可是沒多一會兒，走過去的人又走回來，兵士又阻止着他們，經過一次麻煩，有的甚至主張自己的權利，說自己的兒子是在幫忙；於是結果還是照樣地通過。

「嘸辦法啦，這些老百姓！」兵士對我搖着頭苦笑。

在這兒一點也找不出軍事的森嚴。

「這那裏是在打仗哩！」我這樣地感覺着，但是，我感到一種肅然，這是多麼動人的情景。在這兒，實際上大家已打成了一片，一切法的尊嚴，祇有在充滿着猜忌、機詐的環境中才合用。但這兒，這一切是沒有的。當前的，是共同的敵人，震天動地的槍聲、礮聲，不管是你或是我，兵士或是老百姓，大家都共着生死的，大家都在共着戰鬬；祇有在戰鬬中人和人會發生最親切的摯愛。[33]

火線上

搖着紅十字的白旗，密斯陳從斷牆後面跳出來了，在她的後面，跟着老楊和兩個兵士。兩個另一種型[34]的從火線上來的兵士。

把東西分別拿了，我第一次向叫做「火線」了的北車站走去，天氣已經黃昏。

那兩個又高又大的兵，擡起麻袋，飛一般地望着前面跑了，我和老楊兩個人合提一聽[35]油，密斯

陳像軍官似地押在旁邊，三個人走進新民路[36]東段燒燬了的街道中，腳底下踏着破碎的瓦礫，鼻子裏聞着焦燬的氣息，急步地走着。

一長條的街房都只剩了斷牆殘壁，燒爛的木材家具等胡亂地堆積着，從焦氣中還開得火藥的氣味。

「血，血，你看血！」密斯陳指着路旁的溝給我看的黃碧色的厚凝凝的血水，在下水溝中淤積着。

「蓬！」大礮的聲音，像已經把自己的頭腦都炸開了似的，迎着我們從斷牆後湧出來的路程炸裂了過來。

「呵！」我把身子縮了一縮。比大礮還響的，從我的兩邊發出轟笑的聲音來。

「嚇了吧！」老楊得意地說着……

「怕什麼！」我挺起身子，大着步走。

「呼！」一粒子彈像鳥一般的在頭頂飛過。

「啊啊，好險！」老楊認眞地警告了三個人沿着牆根，半俯了身子急步地走。

在我們的一邊是一帶破舊的樓房，不歇地在礮聲中震動着，對街是一帶護鐵路的短牆，路長長的橫臥在昏暗的暮靄之下，前面兩個扛麻袋的兵士也望不見了。槍聲時斷時續的，應和着我們三個人的履音。[37]

我們像一隻小小的船，在火的大海中孤航。快到來了，那個小島，正住着期待我們的一羣。

解題

此篇選自現代雜誌創刊號。所記爲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一月二十八夜十九路軍抵抗日本兵侵略閘北後的前線狀況。內分麻袋、兩道防線、戰士、這一次咱們打得有意思、摯愛、火線上六個小篇，結合連綴而爲一整篇。作者適夷，姓樓，名建南，浙江餘姚縣人。

詮釋

[1]【密斯】便是英語"Miss"的譯音，乃未婚女子的稱呼，與「小姐」「姑娘」相當。[2]【極司非爾公園】一稱兆豐公園，在上海極司非爾路西段。此路爲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築路之一，此園遂爲工部局所管有。[3]【蘇州河】本是吳淞江的下游，以其西通蘇州，爲水路交通的幹道，故一般人便把在上海市內的一段叫做「蘇州河」。[4]【中山路】從龍華鎮起，彎彎地包緣在滬杭鐵路軌道的西邊，直達閘北，爲上海市南市、閘北交通的大道。[5]【憧憬】茫漠的想望也。[6]【嚮導】便是在前帶路。[7]【戰地記者】在戰地調查新聞並記載軍情之人也。也稱「隨軍記者」。[8]【滬西】上海市西區一帶之通稱。[9]【北車站】便是京滬鐵路的上海站，在寶山路之西，界路之北。[10]【老板】店主的俗稱，「板」當作「闆」。[11]【大夏大學】爲一私立大學，在滬西。[12]【蘇格蘭】爲英國北部 Scotland 的譯音。當時租

界當局爲要維持他們的地位，便分區調兵防守。西區是歸英國派隊駐守的，所以那里有蘇格蘭兵。

13【華租交界】是指租界與內地的分界。俗以內地與租界對舉，故稱內地爲華界。其實租界仍是華界，若單把與租界接連的內地叫華界是無異自棄租界在領土之外了，這是很大的謬誤，不可不注意糾正它。

14【萬國商團】爲租界上外國居留民自行組織之自衛團，因爲商民居多，故稱「商團」。其組織各國僑民都有，各各自成一隊，而統於公推之商團司令。但租界上的居民究以中國人爲最多，不能獨聽外人這樣幹，於是別組中華隊加入其中。所以下文說「有一個中國人的商團」。

15【北四川路】爲公共租界北區南北交通的幹路，南起蘇州河上的四川路橋，北止於靶子路。靶子路以北，便是越界擅築的，今竟直達公園靶子場。

16【河南路】也是南北縱列的，在四川路之西，與它平行。其在蘇州河北的一段，叫北河南路，與閘北的寶山路正相接。

17【巡捕房】屬工部局，爲租界自設的公安局。

18【帝國主義】便是略侵主義。故帝國主義者務以進取兼併，擴大己國的權力爲政策。

19【中山路橋】跨在蘇州河上，爲中山路南北接連的要津。

20【疑敵】使敵人疑誤也。

21【更一度】再來一次也。

22【陌生】俗以不相熟識爲「陌生」，便是道路上隨便遇見的不相識之人。此處用爲形容詞。

23【嘸】廣東土音謂「無」「弗」或「不曾」都叫「嘸」。讀模㠯切（ㄇㄛˇ）。

24【覺】居效切（ㄐㄧㄠˋ），夢醒也。俗以入睡爲「睏覺」，是亦相反爲訓矣。

25【咱們】便是我們，北方口語。「咱」有兩讀：一子葛切（ㄗㄚˊ），一茲沙切（ㄗㄚ），與「俺」音別義同。

26【一會】也作「一會兒」「一回兒」「一忽兒」，少頃之意。

27【崑

山】今江蘇省的屬縣，在吳縣之東，京滬鐵路經其南。[28]【閘北】指江灣以南，真茹以東，毗連公共租界一帶地。本屬寶山縣，今劃入上海市爲新計劃中「市中心」所在地。[29]【你老】對人之尊稱，猶北平土話之「您」。[30]【銅子】即現在通行的銅幣，亦稱「銅圓」，俗呼「銅板」。[31]【難爲情】猶言「不好意思」，怯羞也。[32]【手溜彈】即用手拋擲之炸彈，爲戰爭肉搏時殺敵的利器。[33]【摯愛】眞正的愛也。[34]【型】范式也，「另一種型」即另一種式樣。[35]【聽】是"tin"的譯音，爲洋鐵製的方箱。初僅於舶來品見之，所以從而名之曰「聽」。今則凡用洋鐵箱裝成的東西都叫「聽」，一箱便叫一聽了。[36]【新民路】在北車站西南，爲東西橫列的道路。[37]【履音】就是腳步聲。

敷演

上一篇記述文所記述的，是普法戰爭的印象。這一篇敍述文乃是敍述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後我國十九路軍抵抗日本侵略上海閘北時作戰前線的實事。他所敍述的雖只是「戰地的一日」，但包含着六個小篇，把帝國主義侵略的因由和我軍抵抗的意義述說得清楚明白；令人想見帝國主義的凶暴可惡和軍士民衆們合作抵抗的忠勇可敬。其中麻袋便是表現民衆的敵愾的兩道防線，便是表現帝國主義與抵抗軍隊的分別的。戰士便是表現十九路軍的忠勇的。這一次咱們打得有意思，便是表現軍人覺悟抵抗侵略的意義的。摯愛便是表現軍民合作的。火線上乃是作者的經歷也是「戰地一日」的眞正主文。但這樣含義的文章，重要之點都已分配給其它各方面，眞的主文乃

轉若附義了。

上一回講的省略主語的平比句，是從第一方面看，所補「清淨」二字是「抽象名詞」，是把兩物相比的屬性認爲實體。若改從第二方面看，這種句子也可以說不是省略主語方面的實體詞，乃是省略述語方面的述說詞——就是形容詞「清淨」。於是就講到形容詞的比較法了。

凡性態形容詞作述語時的平比法，有兩式：

(一)就前舉「我的心像水一般」的例，補出所省略的述語，作

我的心清淨得像水一般。

(二)就改變前例爲「我的心和水一般」再補出省略的述語，作

我的心和水一般地清淨。

依此兩式看來：前一式若補出述語「清淨」，那原有的述語一部分便須退作副詞語，而用「得」字領着；後一式若補出述語「清淨」，那原有的述語一部分也須退作副詞語，但因副詞語還是配在述語之前，所以不用「得」字。

這未補以前的兩式便是形容詞作述語時「平比法」的兩個基本句式。在語言和文字的習慣上，這種作述語的形容詞是常被省略的，因爲要使人家只從所比的實體，默喻相比的性像，便覺得含渾些，圓活些。所以從第二方面看，這類句子可以叫做「省略述語的平比句」，也便是「形容詞的平

比法。」

習問

一．這次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究有怎樣的意義？

二．爲什麼向來被民衆所怕的軍隊這次竟大得民衆的幫助？

三．找尋幾句省略述語的平比句，並補出它所省略的形容詞（作述語的）來。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1]下了，我自己昏昏沈沈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2]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砲火相見了，我打死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眞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3]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

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見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擡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4]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擡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鎗，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眶子[5]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

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軋軋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知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6]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7]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8]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

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卻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卻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運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10]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擡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11]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12]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綫來，一陣的鎗聲，將我們一齊震醒；那時我神經錯亂，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鎗聲，呼聲。忽然一聲響，我跳起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雨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在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裏呢？

看護生[13]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卻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着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來我已成了廢人了，我的左手左腳沒有了。……恨得我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以後便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纔過來要勸；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面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鎗，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鎗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鎗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14]般一片一片的從眼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冷靜淒慘。忠平！呵！但願你永遠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啊！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呵！我不記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呵！妹妹呵！再見罷！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15

解題

這一個軍官的筆記錄自日報，未經收入作者其它的集子裏。它是一篇單獨發表的非戰小說。

詮釋

1【動員令】便是調動隊伍的命令。凡軍隊由平時狀態轉入戰時狀態，便叫「動員」；由戰時狀態返爲平時狀態，便叫「復員」。2【前敵】即前線，與敵軍接觸的前鋒也。3【師出無名】沒有意義的出兵，所謂興無名之師也。4【走狗】喻依附權勢，甘心奔走之人。言其盲目聽從，一如爲獵戶效奔走之狗也。5【眶子】眼眶也。6【疆場】本爲「疆場」之誤，但一般的使用卻積非成是，反而通行起來。7【奏凱】就是得勝，所謂奏凱歌也。8【人道】謂尊重人類之權利，如人之生命、身體、自由等不可侵犯是也。「不人道」便是反人道，前選智取生辰綱中所謂「不把人當人」者，正可引爲例證。9【軍需官】軍中掌管糧秣被服及一切軍用物品之官也。10【栲腹】「栲」音鬻(ㄒㄩˋ)，木根空也。「栲腹」謂饑餓而腹空虛也。11【醫院】這里不是說平常治病的醫院，乃是紅十字會醫院等救濟傷兵的病

院也。

12【總攻擊令】前方兵力配備完全之後，令正面側面一齊向敵人攻擊，實行戰鬬，叫做「總攻擊」。通飭全線將士執行總攻擊的命令便叫「總攻擊令。」

13【看護生】病院中看護病人之專員也

14【幻燈】張白布於暗室之壁，用種種玻璃上畫片，由燈前之透光鏡擴大其影，現於白布之上，便是所謂「幻燈」。今之電影卽由幻燈演進而成。這里說「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眼前過去」，簡直是電影了。

15【上帝……都過去了】見新約全書第二十章第四節，爲使徒約翰在拔摩島上受神的啓示時所說。

數演

這一篇小說當然是敍述文，是一個爲內戰而無名犧牲者的自敍傳。他的犧牲不但不能與開北的自衞戰相提並論，卽比之兩個帝國主義者的互鬬如普法戰爭那樣的枉死也遠不及。所以他自始至終只有悲歎，只有怨艾，而沒有絲毫的勇氣。他眞是個怕死的弱者麼？不，實在是師出無名。如果他是弱者，求學時代就不會進入軍校，出校後也不必一定帶兵。他弄到所以如此的不振，只看筆記第一段便已明揭原因了：「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眞是從何說起！」惟其這樣，自己的老父弱妹會在臨別時說不出半句激勵淒戀的話，自己的朋友在途中遇到時會一邊冷笑一邊假裝不見；更進一步，竟會對着自己的哥哥斷殺，弄得大家受傷，都入醫院。無論自己白白地犧牲是怎樣的可憐和不值得，便是醫院中哥弟相見的痛哭也就抵得

幕極其沈痛的悲劇，何況還有他手下一班盲目服從陪他送死的兵士呢！像這樣的戰爭當然是要非難或反對的。

前篇所述兩平比句，若改爲否定，便不能簡單地各在述語之上加一個否定副詞「不」字，如

我的心不像水。

我的心和水不一樣。

因爲這句法雖不覺得不圓熟，可是意思就惝怳迷離了。所以必須補出所省略的成分，作：

我的心不像水那般的清淨。

我的心不和水一樣的清淨。

這「不像」兩詞，可以改用「不及」「不如」或「沒有」。但這「不及」「不如」都不可分析，因爲是專表程度不能相等之意；「沒有」也是如此，不是與「有」相對的普通用法。

這種「否定相等」的詞，在這里可不要援照前述「像」字的例，認爲一種同動詞；它們實在是比較複句裏用的一種「連詞」。如「我的心不像水那般的清淨」一類的單句，實在是「比較複句的縮合」，而把一邊的述語省去；甚至把兩邊的述語全都省去了。像這樣一類的句子，叫做「否定的平比句」。也便是「形容詞消極的差比法」。

習問

一．把戰地的一日和一個軍官的筆記的內容與意義作一比較的批評。

二．何謂「否定平比句？」試舉例來說明它。

三．把從前講過「主要成分的省略」的各種名色和內容（直至本篇爲止）立一綜合表。

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 三國演義

孫策，[1]……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2]……起兵——攻擊劉繇。[3]……劉繇……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4]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爲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5]人太史慈[6]也。……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

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7]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策……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8]卻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9]勸免，使屯兵零陵城[10]拒敵。

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11]否？」土人曰，「有廟在嶺上。」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長史[12]張昭[13]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

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槍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14]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畢，策向前跪祝[15]曰，「若孫策能於江東[16]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卽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皆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槍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眞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衆將皆笑。

卻說孫策看了半晌[17]方始回馬。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你兩個一齊到，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槍，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暗稱奇。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現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卻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18]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19]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槍搠[20]去，慈閃過，挾住槍。慈也一槍搠去，策亦閃過，挾住槍。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個棄了槍，揪住廝[21]打。

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擊[22]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23]慈亦擊了策頭上的兜鍪。[24]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應軍[25]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疋馬，取了槍，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卻是程普收得，策亦取槍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迤[26]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27]領軍來到。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

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槍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槍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28]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29]有廬江松滋[30]人陳武[31]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32]會薛禮、笮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

解題

三國演義爲三國志通俗演義之省稱，明杭州人羅貫中（名本，字較顯，名逐晦）所撰之章回小說也。

全書一百二十回，分二百四十卷。書中演說三國時事，自漢靈帝中平元年起，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亡止，凡九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二八〇）。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陳壽字承祚，晉安漢人，所撰三國志今爲「二十四史」之一，次後漢書之下。裴松之字世期，劉宋聞喜人，文帝使注陳志及成，帝贊爲「不朽」。今本陳志，裴注即散附其中）間采稗史，雜以臆作而成。趙宋時已盛行「說三分」之平話，金元雜劇亦多采用三國時事。元至治間（英宗年號，一三二一——一三二四）建安虞氏刻全相（具有畫像者）平話，亦有三國志一種，分上、中、下三卷。而關漢卿有關大王單刀赴會，王仲文有七星壇祭風等劇。羅氏總其成以著此書。最初刻有弘治（明孝宗年號，一四八八——一五〇六）本，世所罕見。明季李卓吾（名贄，晉江人，官姚安知府，以狂禪被劾，逮死獄中）評點本。其後坊肆翻刻，漸失眞相。清初金人瑞根據舊本，釐訂爲一百二十回。康熙間（清聖祖年號，一六六二——一七二三）毛宗崗自稱得有古本，重加改竄刻之，仿金人瑞改水滸、西廂例，定爲「聖歎外書」，即爲通俗流行之今本。卷首有金人瑞序，有「第一才子」之目，故俗又以此書爲「第一才子書」。最近弘治本重行發見，共分二十四卷，附有音義注釋，並無第幾回之目。實爲未經坊間評改之本，即金氏等據以改正俗本之原刻。今商務印書館已將此原刻影印行世矣。

此「神亭之戰」即錄自今本第十五回。其回目爲「太史慈酣鬬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神亭之戰即上半回之酣鬬也。

1【孫策】字伯符，漢末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縣）人，烏程侯孫堅之長子也。堅卒，策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使領堅部曲。策說術，乞助吳景（策之母舅）等攻劉繇於江東，術表策折衝校尉。策性闊達，善用人，渡江轉鬬，所向皆破。繇棄軍走。策遂渡浙江，據會稽，破吳人嚴白虎等，自領會稽太守。術僭號，策爲書與絕，曹操因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會袁、曹相攻，策欲入許迎漢帝，未發，遇刺卒。及弟權稱尊號，追諡長沙桓王。三國志卷四十六有孫策傳。2【朱治……等】朱治字君理，故鄣（漢縣，至隋廢，故治在今浙江安吉縣西北十五里）人，仕吳官至安國將軍，封故鄣侯。傳在三國志卷五十六。呂範字子衡，西陽（漢縣，東晉後徙廢，故治在今河南光山縣西二十里）人，仕吳拜揚州牧，後遷都督。傳亦在同書卷五十六。程普字德謀，土垠（漢縣，北齊廢，故治在今河北豐潤縣東十里）人，仕吳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累遷盪寇將軍。傳在同書卷五十五。黃蓋字公覆，泉陵（後漢縣，隋改零陵，故治在今湖南零陵縣北）人，仕吳至偏將軍。傳亦在同書卷五十五。韓當字義公，令支（漢縣，晉初陷於鮮卑，故治在今河北遷安縣西）人，仕吳至昭武將軍，封石城侯。傳亦在同書卷五十五。朱治、呂範爲孫策在袁術許所厚結，故與孫堅有連，但至策始親附。程普等則俱爲孫堅故部曲，故別稱「舊將」。3【劉繇】字正禮，牟平（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蓬萊縣東南九十里，非今之牟平縣）人，漢興平中（獻帝年號，一九四——一九六）爲揚州刺史，以袁術據淮南，不敢到州。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詳後）。孫策東渡，繇退保豫章（漢郡，郡治

即今江西南昌縣）駐彭澤，（今江西湖縣）尋病卒。傳在三國志卷四十九。

4【牛渚】山名，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磯，江防之重險也。

5【東萊黃縣】東萊，漢郡，當山東舊登州、萊州二府地。治掖，即今山東掖縣。後漢徙治黃，在今山東黃縣東南。此言黃縣人，即指其地。

6【太史慈】字子義，仕郡爲奏曹史。坐事避禍遼東（漢郡，當今遼寧省東南境）北海相（北海，漢郡，東漢爲國屬青州。當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之地，東漢時治劇，在今山東壽光縣東南三十一里。漢制：郡置守，國置相。守相職權相等，故「北海相」實爲北海之最高長官也）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後拜太中大夫，爲曹操所忌，被殺）聞而奇之，數餽問其母。及融爲黃巾所困，慈爲說劉備求援兵以救之。北海圍解，往依劉繇。繇敗，慈走涇縣（今安徽涇縣）招士兵自守。後爲孫策所擒，降，即以爲建昌都尉。年四十一，卒。傳在三國志卷四十九。

7【邸閣】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也。即隨軍之糧臺。

8【神亭】在今江蘇金壇縣西北。

9【笮融薛禮】笮融，丹陽（漢郡，當今江蘇、安徽兩省交界處江以南一帶地，治宛陵，今安徽宣城縣）人，聚衆依同郡陶謙（謙字恭祖，時爲徐州牧）。謙使督運軍實，融乃截留其糧，大起佛寺。旋走廣陵（漢郡，其故治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殺其太守趙昱，放兵大掠。又殺豫章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反拒繇敗之。後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笮」音笮（ㄗㄜˊ）。薛禮本彭城相，（彭城國都即今江蘇銅山縣）爲陶謙所倨屯秣陵（詳後）。笮融既殺趙昱，又過殺禮，然後殺皓。二人俱附見劉繇傳。

10【零陵城】即當時零陵郡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二里。

11【漢光武廟】東漢光武帝之廟也。

光武廟宜在洛陽，民間不當私祀，神享何得有此？意者洛陽太廟已爲董卓所殘毀，劉繇自以爲宗室，乃立廟於此乎？ 12【長史】當時三公府掾屬之長，其職位猶今之祕書長。孫策方欲割據圖霸，故亦置「長史」以自會體制也。 13【張昭】字子布，彭城人。通左氏春秋。漢末大亂，昭避難渡江，爲孫策長史，撫軍中郎將。策臨亡，以弟權託之。權立，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卒謚「文」。傳在三國志卷五十二。 14【蔣欽周泰】欽字公奕，壽春（今安徽壽縣）人。從孫策東渡，拜別部司馬。累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督水軍入沔，道卒。泰字幼平，下蔡（漢縣，劉宋廢，隋復置，明廢，即今安徽鳳臺縣治）人。隨孫策數戰有功，孫權愛之，請以自給。嘗救權於宣城，（故城在今安徽南陵縣東四十里青弋江上，非今之宣城）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後積功拜漢中太守，封陵陽侯。三國志卷五十五有他們的傳。 15【祝】禱告也。 16【江東】泛指江南一帶地，以在長江東部，故云。 17【半晌】猶言片時也。 18【討】思也；度也。 19【喫】此有「被」或「給」意，喫衆人奪去便是「被衆人奪去」或「給衆人奪去」也。 20【搠】刺也。 21【斷】這里的「斷」與前注「這斷」「那斷」作名詞用者不同。當作副詞的「甚」或「很」字解。 22【掣】抽取也。 23【戟】俗作「戟」，古兵器，其制略同於戈。 24【兜鍪】即「胄」，亦作「兜牟」，戰時所着之頭盔也。 25【應軍】接應的援軍也。 26【逶迤】亦作「逶移」，斜行貌。 27【周瑜】字公瑾，舒（漢縣，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人。長壯有姿貌。與孫策同年相友善。建安間（獻帝年號，一九六——二二〇）策授瑜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後事孫權，敗曹操於赤壁，拜偏將軍，領

南郡太守。擬進取蜀，卒於巴丘（吳所置縣，故城在今江西峽江縣北）年三十六。傳在三國志卷五十四。

[28]【鳴金】便是打鑼。古代兵爭時部勒隊伍進退，每用鑼鼓，司令者欲進則擊鼓，欲退則打鑼，所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也。

[29]「曲阿」漢縣，即今江蘇丹陽縣治。

[30]【廬江松滋】廬江，漢郡，故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漢末徙治在今安徽潛山縣。松滋本爲郡屬之侯國，故治在今安徽宿松縣北五十里。

[31]【陳武】從孫策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孫權統事，轉領五校，累功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傳在三國志卷五十五。

[32]【秣陵】秦縣，漢因之，故治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

敷演

這也是述說戰爭的文字，可是與前面三篇的風格大不相同。這不同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孫策、太史慈的惡鬬本是古代英雄式的比武，與上三篇所述的近代戰爭不同；二、他們這場惡鬬反成了後來契合的預約券，因而演爲戲劇化的打武，與那些有意或無意的犧牲也自不同。所以此文雖先敍孫策帶兵攻打劉繇和張英迎敵失敗，末敍周瑜襲取曲阿和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而其主要的描寫還側重在孫策神亭嶺探營和太史慈趕來斷鬬。其間寫二人的對打英勇和次日兩軍陣前的各自逞強誇勝，竟占全篇二分之一以上。如就孫策打退劉繇一事看，當然是敍述文；如就神亭決鬬一事看，則實爲描寫戲劇式打武的記述文。以此，一般文章的分類每把記述、敍述兩綱併稱做「記敍文」，就是對付這等複沓的內容的。

前述句子中重要成分的省略，已經完畢。茲爲複習及更進一步的探討起見，請再講各種詞的分類細目，俾學者一方可以辨清各別的性質，一方又得究明不同的用法。今先講名詞。名詞如果細分起來，種類可很多，這里沒有這樣的必要；但文法上有幾種法式是有關係於名詞的類別的，所以方便上分爲下列的三大類，現在先舉其名，並各附以所以分成這樣幾類的原因：

（一）特有名詞（略別爲六種）——因添加「符號」和「省稱」的關係；

（二）普通名詞（再分爲三種）——因添加「量詞」的關係；

（三）抽象名詞（再分爲三種）——因「詞類轉變」的關係。

這里，卽先述特有名詞。

特有名詞是某人或某物特有的名稱，雖在同類的人或物也不得通用。所以特名又叫「私名」或「專名」，每於這類名詞的旁邊（或左或右）標用「私名號」（橫行的便加在下面）。如：

（甲）人名

孔子　孫策　太史慈　李先生（或李先生）　蔡將軍（或蔡將軍）

（乙）特種團體名

教育部　北京大學　軍事委員會　國際聯盟

特種團體名在現在的書報上往往用「省稱」，如以上三名，可作

教部　北大　軍會　國聯

（丙）地名

黃縣　神亭　曲阿　大明湖　泰山　巴黎　紅海

（丁）國家種族名

中華民國　英國　拉丁人（「人」字可不把私名號連着）

（戊）時代名

春秋時，唐代貞觀朝（「代」和「朝」字可不把私名號連着）　啓蒙時代（這里「時代」二字卻非連着私名號不可）

以上（丙）（丁）（戊）三種，也可依舊時的習慣用兩端連結的雙線「═」作私名號

（己）書篇名

書益稷　春秋左氏傳　列子仲尼　三國演義　水滸傳

書名或篇名所以要用曲線「～」作私名號的緣故，實因書篇名最易與其它私名相混，如春秋與春秋（時代名）列子與列子，仲尼與仲尼等便是，故不能不賴有區別分明的符號。

特有名詞是專屬於一個或一件事物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它的上面，自然不應該加「數詞」。但是造語、遣詞有時要簡明而有力，往往借用特有名詞來象徵一種人或一事物；那麼，它就變成了普

通名詞的性質，可以隨意添加數詞了。例如：

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見蘇軾鼂錯論，盎就是讒殺鼂錯的袁盎）。

中國若也出一位李完用，怕不免就要變爲朝鮮國。

「袁盎」是象徵一般的「讒人」，「李完用」是象徵一般的「賣國賊」。所以上面可加「百、」「一位」等數詞。「朝鮮國」也是象徵被人吞併滅亡的國家，由特名轉爲通名了。像這樣「特有名詞與數詞」的用法，我們該特加注意。

習問

一、孫策太史慈的鬬與前面幾篇講及的戰爭是否相同？

二、記述文與敍述文的條件，有時在一篇文字中竟難分別，究竟怎樣才得判明它？

三、名詞細分起來大概可分幾類？其中的特有名詞略分幾種？

朋友篇　胡適

粗飯還可飽，破衣不算醜；人生無好友，如身無足手。吾生所交遊，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汚俗，反與汚俗偶；[1]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從此謝諸友，立身重抖擻；[2]去國今七年，此意未敢負。[3]新交徧天下，難細數誰某；[4]所最

敬愛者，也有七八九。學理互分剖，過失賴彈糾。[5]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6]今當重歸來，爲國效奔走。可憐程（樂亭）鄭（仲誠）張（希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謝故人，泉下人[7]知否？

解題

胡適字適之，現代安徽績溪縣人。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及吳淞中國公學校長，今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他是提倡白話文學最力的一個人。他的論辯的文字傳誦一時，實爲新文學界的權威。所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嘗試集等，其它散見於各雜誌報章的尚甚多。這一首五言詩正是他提倡白話詩的前期作品，即錄自嘗試集。

詮釋

[1]【偶】伍也；儕輩也。此作動詞用，親近也。[2]【抖擻】奮舉貌，振作之意。[3]【負】扶缶切，（ㄈㄨˋ），忘卻之意。[4]【雜細數誰某】言新交太多，難於一一細數誰是某人也。[5]【彈糾】「彈」是指斥，「糾」是糾正。[6]【鞭策吾後】「鞭策」本是打動牛馬使它快快前進的東西，借爲勉勵督責之義，「鞭策吾後」即在吾後面督勵我進行也。[7]【泉下人】指程、鄭、張等故人。「泉下」「黃泉之下也。地下之泉曰黃泉，謂人死而葬於地下也。

此詩爲通篇用上聲二十五「有」韻的五言古詩，仍未全脫舊詩的風格；但詩中所含的意義相敍次的先後程序都明白如話，絕無滯澀難懂的句子，則在白話詩運動的前期作品中實爲代表作。全詩略分五節：第一節，說朋友的緊要，竟不下於衣食；第二節，說少年貪酒，賴朋友諫勸之力得免醉死；第三節，說去國七年中新交朋友的切磋彈糾之益；第四節，說此身半屬父母，半屬朋友，因以時時自加鞭策。第五節，說歸國時老友程、鄭、張已死去，因而作歌寄感。這樣地層次分明，不啻是一篇說明「朋友之要」的釋解文了。

上回講過特有名詞的種類，今更進述普通名詞罷。「普通」本是對「特有」而言，普通名詞就是同類事物的名稱，凡屬同類，都可通用；它方面便與它種事物有區別。故普通名詞又稱「通名」，也叫「公名」。通名因文法上的必要，又可分做三種：

甲、表個體的　是有形可指、有數可數的物體之名稱；一方面表示此物的個體，一方面也可表示同類的全部。但所表的範圍，大小不同。例如：

人　鳥　花　樹　盃……範圍大

女兒　鸚鵡　桃花　梅樹　茶盃……範圍小

範圍的不同，要屬於名物實質上和論理學上的講究；在文法上，不論範圍大小，這種通名都有一方表

個體，一方表全部的作用。這種通名上面原可以直接添加數詞；但現代語言的習慣都要插入一個「量詞」，如「一個人」、「兩隻鳥」、「三朵花」、「四棵樹」等。這不可不察。

乙．表質料的　是一切物質和材料的名稱；雖也有形可指，但在它本身上是無數可數的。例如：

水　酒　油　布　米　木材　麵粉

若是要把數目來計算它們，（一）有些要靠一種容積它們的物體來作單位，如「一盂水」、「兩罐酒」、「三桶油」、「四包麵粉」等；（二）有些要特用一種權度它們的器具（即度、量、衡）來表示數量，如「五斤油」、「六尺布」、「七斗米」等。因此，這質料通名添加數詞的規則就與個體通名不同：第一，不論文言語體都不可直接添加數詞；（在古體文或成語中，質料通名上也有直接添加數詞的，如「一粥一飯」、「半絲半縷」等，但只限於「一」或「半」等數詞，因是形容它們的最小限量。）第二，所用的量詞是確有定量的，不像個體通名那樣的通脫而廣泛。

丙．表集合的　是聚多數個體而成的集合體之名稱；雖有數可數，但不一定都有形可指。例如：

家　國　社會　軍隊　馬匹　森林

在集合通名上添加數詞，大致與個體通名差不多：有時直接添加，如「一家」、「兩國」等；有時也要插入習慣上的量詞，如「一枝軍隊」、「一道森林」等。

習　問

一、任作一文，說明朋友之益。

二、普通名詞略分幾種？

三、質料通名上面的添加量詞與個體通名上面的添加量詞有何不同？

淮安舟中寄弟墨　鄭燮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1]而我亦可惡矣。東坡[2]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於缺陌欵佗[3]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力。

好罵人，尤好罵秀才。[4]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5]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

年老身孤，當愼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解題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清江蘇興化縣人。乾隆進士，官濰縣（今山東屬縣）知縣，有惠政。爲人疏宕灑脫。

工書蘭竹，書法以楷、隸、行三體相參，別成一格。所爲詩，與唐白居易、宋陸游相近。著有板橋全集。此淮安舟中寄弟墨，即集中家書三篇之第一篇。淮安，今江蘇屬縣，在當時爲淮安府治山陽縣。「墨」正作「文墨」解，古人稱文字每曰「筆」或「墨」；於書札尤然，所謂「數行墨書」也。

詮釋

[1]【惡】愛之反，讀如汚（ㄨˋ）。[2]【東坡】即蘇子瞻，已見前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15）。[3]【缺阨欹危】「缺」是短少，「阨」是困頓，「欹」是傾側，「危」是險惡。[4]【秀才】在庠生員之稱。此處似專指一班酸腐的儒生。[5]【推廓】便是發展。

數演

前邊讀過的神亭之戰，說的是賭鬬而後成爲契友；朋友篇，說的是彈糾過失爲朋友應盡的責任。那麼這一通家書便是專論彈糾不宜太過的論文了。他反覆叮嚀，只是當愼口過，不宜罵人。所以首揭「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兩語以爲通篇之主旨焉。惟其如此，乃能於「漫罵無禮」之餘「隨手散盡數千金」人家「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也。最爲平恕的是中間的一段，他說「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又說「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在令人陡起「欲責無從」之感。這般的議論，當然可稱爲「要言不煩」者矣。

特有名詞、普通名詞之外，尚有抽象名詞。抽象名詞是無形可指、無數可數的事物之名稱。它所以

叫做「抽象」者，謂其離開事物之實在的體質而抽出它的性、象或功用，使成爲一種虛體的名稱也。

這一類名詞也可分做三種：

甲.無形的名物　例如：

其所取材，率在現今之風俗，即有推本神話宗教者，亦猶是人生觀之代表云爾。

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

乙.事物的性質和狀態（大都由形容詞轉成）　例如：

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學者不要爲聰明所誤。

絢爛之極，歸於平淡。

丙.人事的動作（大都由動詞轉成，即散動詞的第一種）　例如：

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

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

請演快要開始了。

以上三種例句中附有圓點的，都是抽象名詞。

三類名詞之外，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使是以前已經提到過的「量詞」。量詞就是表數量的名

詞，添加在數詞之下，用作記數事物的單位；可再分爲三項：

第一，卽用一種個體的普通名詞來表另外一物的數量。如「盃」、「桶」、「包」等，可以作「水」、「油」、「麵粉」的量詞，而成爲「一盃水」或「水一盃」，「兩桶油」或「油兩桶」，「三包麵粉」或「麵粉三包」也。

第二，有一種專表數量的名稱，就是一切度、量、衡。如「尺」、「寸」、「升」、「斗」、「斤」、「兩」等。——但其中也還有兩個區別：(甲)尺、升、斗等一方可以表量，一方又是物名；(卽個體通名)(乙)寸、斤、兩等，只是名稱，沒有物體，它們的職務就只在表量了。

第三，更有一種量詞，既非物體，又非專稱，大都是從名詞轉變而成爲形容詞性質的。如「個」、「隻」、「朵」、「棵」、「匹」等。這一項的變化雖多，卻有一定的習慣；如人必稱「幾個」而不可稱「幾隻」，花必稱「幾朵」而不可稱「幾個」之類。但這些分別，雖是成於習慣，然也並非全無系統；大抵要隨事物的形、質、功用而定。譬如狹長形的物體，大多稱「幾條」，如「桿棒」、「鞭子」、「褲子」等；功用在平面上的物體大多稱「幾張」，如「紙」、「皮革」、「桌子」等。

有人主張這第三項的量詞要作爲形容詞。可是它們固然是形容詞的性質，但把第一、第二、第三項綜合看來，說話行文時的用法是一樣的。因爲第一、第二兩項的本身既都是些普通名詞，這第三項也就以附在名詞一類中說明爲便。

習問

一. 彈糾過失不宜太苛，對朋友如此，對其它一切應該怎樣？

二. 抽象名詞的定義如何？大體分幾種？與別一類詞有何關係？

三. 最詞可分幾項？其中有與形容詞相類似的是那一項？

責己重而責人輕　蔡元培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1] 韓退之[2]又申明[3]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4]其責人也輕以約。[5]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其足以反證[6]此義者，孟子[7]言父子責善[8]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9]原伯[10]及先且居[11]皆以效尤[12]爲罪咎。[13]椒舉[14]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15]皆言責人而不責己之非也。

準[16]人我平等之義，似乎責己重者責人亦可以重，責人輕者責己亦可以輕。例如多聞見者笑人固陋，[17]有能力者斥人無用；意以爲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過飾非[18]者，每喜引他人同類之過失以自解；意以爲人既爲之，我何獨不可爲也。

不知人我固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19]之別，則觀察之明晦，顯有差池，[20]而責備之度，亦不能不隨之而進退，蓋人之行爲常含有多數之原因：如遺傳之品性[21]，漸染之習慣，[22]薰受之教育，[23]拘牽之

境遇，[24]壓迫之外緣，[25]激刺之感情，[26]皆有左右[27]行爲之勢力。行之也爲我，則一切原因皆反省[28]而可得。即使當局易迷，而事後必能審定。[29]既得其因，則遷善改過[30]在在[31]可以致力；其爲前定之品性、習慣及教育所馴致[32]耶，將何以矯正[33]之？其爲境遇、外緣及感情所逼成耶，將何以調節[34]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35]而苟有不得已之故，決不盧我之不肯自諒。其在將來，則操縱[36]之權在我，我何餒[37]焉。至於他人，則其馴致與迫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舉推得之一因而嚴加責備，寧有當乎？況人人各自有其重責[38]之機會，我又何必越俎而代[39]之？

故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眞意。否則迹[40]若平而轉爲不平之尤[41]矣。

解題

作者已見前彫刻解題。此文也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詮釋

1【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見論語衞靈公篇。「躬」身也；己也。「躬自厚」自責甚嚴也。自責厚而責人薄，則怨咎自遠矣。2【韓退之】名愈，唐昌黎（在今河北通縣東）人。（新唐書作鄧州南陽人，朱熹考異以爲南陽乃河內修武，誤加鄧州）擢進士第，官至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大抵以興起名教弘仁義爲事。文章閎深奥衍，佐佑六經，卓然成一家言，後

學之士取爲師法，故世稱「韓文」。有昌黎先生集。其傳在唐書卷一百六十，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3]【申明】引申其義而益使明確也。其「古之君子」至「樂爲善」數語，卽申明之文，見原毀，在韓集中。[4]【重以周】嚴重而周密也。[5]【輕以約】輕鬆而約略也。[6]【反證】從反面取證也。[7]【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戰國時魯之鄒（今山東鄒縣）人，爲魯公族孟孫之後，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齊、梁之間，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共記其言，作孟子七篇。宋元豐間（神宗年號，西元一〇七八——一〇八六）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廟庭。元至順間（文宗年號，一三三〇——一三三三）加封鄒國亞聖公。傳在史記卷七十四。[8]【責善】以「善道」相責求也。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見離婁篇）此卽「言父子責善之非」也。[9]【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亦見孟子離婁篇同節。謂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此節原文如次：「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10]【原伯】卽周原莊公。魯莊公二十一年春，鄭伯入周殺王子頹，享王于闕西，亦效王子頹之僞舞六代之樂。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11]【先且居】春秋時晉國先軫之子，一稱霍伯。襄公以其父死敵，命將中軍。初，文公之世，諸侯朝晉，獨衞不朝。襄公謀伐衞，

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遂朝王于溫。[12]【效尤】「尤」過也。「效尤」即效人過失之意。上舉二事皆指斥效尤也。[13]【罪咎】即罪惡過失之意。[14]【椒舉】即春秋時楚國大夫伍舉。以邑於椒，故亦稱「椒舉」。以極諫事楚王。其孫伍子胥亡楚事吳爲一代名臣，史記卷六十六有伍子胥傳，舉附見傳中，詳可參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昭公元年，昭公四年。[15]【惟無瑕者可以戮人】「瑕」玉微赤也；引申爲疵病。「無瑕者可以戮人」言必己無疵病而後始可加戮於人也。左傳昭公四年秋八月，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蓋慶封殺其君，楚遂藉詞以討之，而楚靈王亦殺君自立者，故椒舉以「無瑕」諷之。[16]【準】本是水平之義，已見前彫刻詮釋(36)。此作動詞用，依也；照也。[17]【固陋】「固」是不化，「陋」是鄙僿，「固陋」即鄙陋也。[18]【怙過飾非】「怙」音戶「ㄨ」，恃也。「飾」，遮掩裝點也。「怙過飾非」便是強詞奪理，所謂「護短」也。[19]【主觀客觀】爲心理學名詞。對於一物，用吾之意識研究而知之者，謂之「主觀」。其受吾研究之物，謂之「客觀」。又其意識如發之自我，則主觀、客觀皆屬自己；若動於外物，則主觀屬自己，客觀屬自己以外之物。質言之，精神爲主觀，自然爲客觀；思想爲主觀，實在爲客觀也。一般人亦以一己的直覺爲主觀，以物證的研究爲客觀。[20]【差池】不齊貌。[21]【遺傳之品性】即先天秉賦的氣質。[22]【漸染之習慣】即積漸而來的癖性。[23]【薰受之教育】即平素感受的教育。[24]【拘牽之境遇】即日常逗着的環境。[25]【壓迫之外緣】即引誘或威脅的事物。[26]【激

刺之感情】卽觸發的哀樂或喜怒。27【左右】便是可左可右的意思，伸縮改變也。28【反省】自己省察也。29【審定】便是判定。30【遷善改過】謂改去過惡遷向善良也。31【在在】猶云「處處」，卽隨時隨地之意。32【馴致】由漸而至曰「馴」，「馴致」卽積漸而來之意。33【矯正】「矯」是揉枉使直，「正」是移偏使中。「矯正」便是改善之意。34【調節】調和而節宣也。35【自怨自艾】言自悔其非而自去其惡也。「艾」有芟誼，去草也。36【操縱】便是控御，可寬可緊的意思，亦有伸縮改變誼。37【餒】音內，上聲（ㄋㄟˇ）魚爛也；餓也；心虛也。此用第三義。38【重責】「重」甚也。「重責」痛自刻責之謂。39【越俎而代】言非其本職所應爲之事而代爲之也。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代」之義本此。40【迹】形迹也。41【尤】甚也。

數演

前言彈糾過失不宜太苛，這篇便是具體主張責己應重而責人當輕的議論文。作者先引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話作柱，而以孟子、原伯、先且居、伍舉、韓愈諸人之說發明之，爲通篇主要論旨。次說輕斥別人不是或怙過飾非者的誤用人我平等之義。次說凡人的行爲常含多數繁複的原因，決非單一事實卽可判定它的善惡；自己反省，容或有遷善之機，若別人執其一端以嚴加責備，必無是處。末乃結出必責己重而責人輕，庶幾不失平等之眞意。於是他的具體主張遂信而有徵，別人也無法反對了。

名詞的細目已述過，今當進述代名詞的分類。代名詞可分四大類：

(一)人稱代名詞——代替人身的名稱。

(二)指示代名詞——代替說寫者所指的事物。

(三)疑問代名詞——代替所不知道的事物。

(四)聯接代名詞——代替附有形容語句的事物。

茲先講「人稱代名詞」。

這人稱代名詞可再分五種，分別說明如下：

甲.自稱　說寫者稱呼自己。

乙.對稱　說寫者稱呼對方的。

丙.他稱　說寫者稱呼自己和對方以外的人。現在把這三種列表於左：

		領位		
		單數	複數	
自稱	單數	我的	我們的	我(俺，咱)
	複數			我們(俺們，咱們)
對稱		你的	你們的	你
				你們

他			
男性	他	他們	他的	他們的
女性	(她或伊)	(以下類推)		
通性	他	(以下類推)		
中性	(它或牠)	(以下類推)		

上表有應得說明的地方：(一)北平話的對稱常用「您」，是一種尊稱，猶文言中的「君」或「公」及「足下」等；而他稱也間有尊稱用「他」的。您讀ㄋㄧㄣˊ，他讀ㄊㄚ。(二)他稱的男、女性和通性、中性，在國語習慣上並無區別的必要；但在繙譯文字和歐化的語體文字中卻又常感沒有區別的困難。所以現在把比較通行的幾個字列入。(三)在修辭的習慣上，領位並不一定要帶「的」字。例如「我的眼睛是認得人的，我那傢伙可不認得人。」(四)「咱們」有時竟作統稱，不限定用於自稱。(詳後)

丁.統稱 統括自稱、對稱兩方面或並他稱也統括在內。如「大家」、「彼此」等等。例如：

大家都歡喜……在主位。

我們大家去。(可統對稱)……

他們大家都不幹了。……在同位。

請大家不要走！……在賓位，帶補足語。

「大家」用在同位的很多，用在賓位的很少。又若用在主位時，常自帶「彼此」……等詞作同位，例如「豈不大家彼此都歡喜」。又北平話和北方許多方言常用「咱們」(或作「喈們」)作自、對兩方面的統稱，例如「咱們去他們是不去的。」在北平話裏，「咱們」常不統括他稱，但有時「我們」卻統括了他稱，這是把「他們」加入在「我們」的範圍裏邊了。因此，可得一公式如下：

我們＋你們（或我＋你）＝咱們。

∵我們＋他們（或我＋他）＝我們，

∴我們＋你們（或我〔＋他〕＋你）＝咱們。

所以「咱們」有時可以統括自、對、他三方面，因爲在這當兒，自、他兩稱已先合而爲一了。——但普通多只用「我們」。

戊、複稱　複指上面的名詞、代名詞；如「自己」(自，親自，親身)等等。它們只用在兩位：

(子)在同位（再歸用法）例如：

前面便是我們自己的後方防線了。

這是老百姓親自送來的。

(丑)在變式的賓位（反身用法）例如：

他眞自殺了。

小區域先自治。

在賓位的代名詞「自」字，習慣上常提在動詞之前，而成爲一種熟語；上面的「自殺」「自治」等便是適例。

習問

一．人我平等之義援引以爲督過及卸責，是否合適？試申論之。

二．人稱代名詞分幾種？

三．「咱們」「我們」是否專用爲自稱的人稱代名詞？

喫茶

周作人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 Gissing)[1]的草堂隨筆（原名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2]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3]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4]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5]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卽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6]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庳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7]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清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卻變了「滿漢餑餑」[8]其性質與「阿阿兜」[9]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上田悲輔[10]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11]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12]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13]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卻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14]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小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筯，[15]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

澆，旋卽撤去，怒形於色，[16]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17]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並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18]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腳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煠[19]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鍍，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麻油煠，
紅醬搽，辣醬搨：
周德和格[20]五香油煠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卻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21]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卽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22]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爲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卽爲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爲可惜也。

解題

作者事略已見前小河的解題。本篇錄自澤瀉集。

詮釋

[1]【葛辛】英國寫實派文學家，其作品以描寫近代生活的憂愁與苦惱爲主。生於西元一八五七年，卒於一九〇三年。[2]【支那】外國對中國的稱呼，先見於梵典，或云卽「秦」的譯音。[3]【士斯】或蒸或烤之已切成片的麵包也。[4]【抹茶】「抹」同「末」，碎末也。陸羽茶經：「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又：「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研乃熬乃煬乃舂。」又：「碧粉縹塵非末也。」是茶之末屑爲之者。[5]【岡倉覺三】現代日本人。[6]【洋場化】俗謂外國人居留地爲「洋場」。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凡通商大埠，皆受其影響而競爲奢靡；卽鄰近各地，亦均漸染。這樣盲目的學樣，便是所謂「洋場化」。[7]【勝業】便是有功德的事業。語本佛經。[8]【滿漢餑餑】「餑餑」是糕餅之屬。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前，一般的市招每連用滿、漢二字，如「滿漢全席」、「滿漢餑餑」之類。及民國成立，「滿」字已早改成「大」字，或竟另起一個新鮮的名詞了。[9]【阿阿兜】玉蜀黍所製，狀如黃色雞蛋糕，質甚粗，味略甜，北方常用以代飯或作點心充飢，一名「窩窩頭」。[10]【上田恭輔】現代日本人。[11]【堂倌】卽茶館、酒菜館中的侍者。北方大都稱「夥計」，南方大都稱「堂倌」。[12]【南京】今首都所在地，爲直屬於行政院之「市」。在明朝爲南京應天府，清朝爲江蘇江寧府。但「南京」之稱，相沿

至今不改，除市區外仍置江寧縣。[13]【方丈】寺中住持主僧所居之院也。俗亦謂主僧爲方丈。[14]【下關】在南京西北城外，濱臨大江，爲滬、漢汽船停泊大埠。又爲京滬鐵路之起點。有首都鐵路由此直達城中中正街。又與津浦鐵路終點之浦口隔江相望，中有輪渡以銜接兩路。近且有搆築鐵橋以通兩地說，舟車輻湊，最號繁盛。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英天津條約訂定開作商埠，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始自行開放。[15]【筋】亦作「箸」，俗稱「筷」。[16]【怒形於色】堂倌不得利益，憤怒之情現於面色也。[17]【昌安門】紹興縣城之城門名。[18]【黝】乙九切（一又），帶微青之黑色也。[19]【煠】乍洽切（ㄓㄚ），通作「炸」，烹飪法之一種，謂先煮油或水使沸，然後以所烹之物投入之也。[20]【格】吳、越一帶口語中常用的介詞，與文言「之」字及北方口語中的「的」字相當。[21]【極東】西洋人稱亞洲東部中國、日本等處爲「極東」，亦稱「遠東」。[22]【澤庵法師】日本德川時代之高僧。

數演

這是釋解文，說明喫茶的意義和風味，並及其附帶的條件，甚爲有趣。作者先比較紅茶、綠茶的意味，中國與西洋喫茶的不同；次說喫茶的環境和佐助的食品；次說紹興周德和的製茶干確是最好的佐助喫茶的食品；又次說日本的「茶漬」也是喫茶道中別開生面的一種，這般乾燥的題材，經他那樣一點染，不啻成了一首散文詩了。

今述代名詞中的第二類「指示代名詞」。

這指示代名詞可再分四種：

甲、近稱　指眼前的事物，於意甚近。如：

這　這個（單數）　這些　這些個（複數）……指事物及人。

這樣　這般　這等……專指事。

這里（通作「這裏」）　這兒……專指地方。

乙、遠稱　也指眼前的事物，但於意較遠。如：

那　那個（單數）　那些　那些個（複數）……指事物及人。

那樣　那般　那等……專指事。

那里（通作「那裏」）　那兒……專指地方。

「這」「那」只能用在主位；若在賓位或補位、副位，必須用「這個」「那個」或「這些」「那些」。又近稱、遠稱兩種概不能用在領位；若在領位，便成「指示形容詞」。

內、承前稱　一切人稱代名詞都可用爲承前稱，但這里所說，只限於他稱的中性，除指一切物外，還可指一切事。例如：

丁香花開了。它有很好的香氣；（主位）它的顏色也不一樣。（領位）你們不要折它，（賓位）因爲這園子被它點綴得很有意思了。（副位）

「他」(或「它」)字的這種用法，習慣上不分單複數，所以除新的譯著用「他們」外，其餘用得很少。又承前稱的「他」(或「它」)字，也常用在同位。

上例如用文言，則主位當用「彼」，領位當用「其」，賓位當用「之」，副位當用「所」。於此可見文言文代名詞的用法，規則要比較繁密些。

丁.不定稱　有兩項：

(子)泛指一般，即用疑問代名詞。例如：

這公園，不問是誰都可以進去，

想什麼說什麼，說什麼就寫什麼。

(丑)也是承前稱，但因分承而成不定。如「有的」，「或」，「有些」(專表複數)等等。例如：

這樹上開的花，有的紅，有的白；有的正開着，有的要謝了。

用(子)項的代名詞時，那句子的語氣便有概括一般、不用分別、無須選擇的意思。又(丑)項的代名詞，只能用在主位的同位，而且限於分承的同位。這是我們應得注意的。

習問

一.作一短文，比較茶與酒的德性和趣味。

二.指示代名詞分幾種？

三、不定稱代名詞中也有與承前稱代名詞相當的，它們的分別何在？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1]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2]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3]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4]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5]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6]才可過去。他

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眞是聰明過分，[7]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8]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眞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9]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10]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

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11]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12]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13]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14]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解題

朱自清字佩弦，江蘇江都縣人，（本籍浙江紹興縣）現代文學家，北平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踪跡、背影等詩與散文集，別笑的歷史等短篇小說，其長詩毀滅尤傳誦一時。此即背影集中的一篇。

詮釋

[1]【徐州】即江蘇銅山縣，舊爲徐州府，故今仍有徐州之稱。爲津浦、隴海兩鐵路的交叉點，山東、江蘇、河南、安徽四省之間的重鎮也。[2]【簌簌】紛紛下墜貌。[3]【賦閒】晉潘岳有閒居賦，今遂稱人失職無事爲「賦閒」。[4]【浦口】在江蘇江浦縣東北二十五里，本名浦子口。濱臨大江，與江寧之下關隔江相

望。舊有城，明宣德間（宣宗年號，西元一四二六——一四三五）設守禦所於此。清初設參將，後改守備。今爲津浦鐵路之終點，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自闢爲商埠。5【茶房】猶北方之「聽差」，侍役也。6【小費】不正當的費用，所謂「陋規」也。「行」是使用之意。7【過分】過度也。8【白】空虛之意，故牘後無字之處曰「空白」，廢話曰「白說」，空耗氣力曰「白做」。9【蹣跚】不良於行貌。10【一股腦兒】一總之意。11【頹唐】隕墜貌。不振之象也。12【惦記】罣念也。13【舉箸】執筯也。14【大去】便是死。

數演

這是親子之愛的一片段，也是一篇很好的敍述文。第一節，先提說他二年餘不相見的父親，因憶起最不能忘的背影。第二節，卽敍家難紛乘的情景。第三節，敍家事整理略定之後，他與父親同到南京，第四節，敍他父親不放心茶房的送行，定要親自送他渡江到浦口。第五節，敍他父親同到浦口車站後的打點妥貼，再三囑咐。第六節，敍他父親勉強越過月臺，去買橘子給他，因而見他父親蹣跚的肥胖的背影，登時觸動熱情，不覺熱淚直流。第七節，與第一節迴應，正說出二年餘不相見的緣由和深刻難忘的背影。

上面講過兩類代名詞，今接講「疑問代名詞」和「聯接代名詞」。

疑問代名詞，如：

誰（領位作「誰的」）……專指人。

那個（領位作「那個的」）……兼指物。

什麼（也作「甚麼」無領位；若添加在名詞上，便成疑問形容詞）……專指事物。

那里（或「那兒」領位加「的」字）……專指地方。

上面所提「那個」的「那」有三項應該注意的事：（一）「那個」是從多數的人或物中作選擇其一的疑問；有時雖可與「誰」字通用，但所就而發問的範圍究有不同。（二）疑問的「那個」、「那里」和指示的「那個」、「那里」字同，音同，只靠四聲來辨別：疑問的「那」讀上聲，指示的「那」讀去聲。但現在也有把疑問的「那」改作「哪」以示區別的。（三）從詞的組織上說，「個」、「些」都是量詞。無論什麼名詞，只須將屬於它的量詞添上一個「那」字，便成了它的疑問代名詞。例如「那位？」（指人）「那本？」（指書）「那朵？」（指花）。這些，在嚴格的文法上都要認爲省略本名的疑問形容詞；其實也不妨認爲整個的疑問代名詞。因爲「個」是一切通名的量詞，「些」是它的複數；它們所量的範圍大，所以所代的方面多，故大家認爲代名詞。其它量詞既事同一律，何妨也認爲代名詞！

聯接代名詞只有兩個：

的（者）——說詳「形容語」（已見前）和「形容句。」（詳後）

所——說詳「形容句。」（詳後）

代名詞在國語文法中本是很簡單而有條理的一種東西；比西洋文法那種煩瑣而無謂的變化自然好得多。但國語中也有三個特點，不能不在此帶說一說：

（一）是最不齊一的「方言」。只須從南京順着京滬鐵路到上海，便可找出人稱和指示代名詞的變樣五六種。即如古書中很不齊一的字形，如

自稱——吾　予　余　朕　卬　台　走　僕……

對稱——汝　爾　若　而　乃　子　公　君　卿……

他稱——彼　伊　渠……

（複數加——等　輩　曹　儕　屬……）

指示近稱——此　是　斯　茲……

指示承前稱——之　其　所……

疑問——誰　孰　疇　何　曷　胡　奚　安　惡　焉……

這些不同，實在是當初方言裏「音的轉變」假借了許多的字形寫出來；現在還可以按着古音尋出轉變的條理。并且現在方言中有音無字的那些代名詞，也可以從這些字裏將源頭找出來。

（二）在「古代文法」中，用代名詞也間有「位」的限制。例如：

之——常限用於賓位。

其——常限用於領位。

孰——不用於領位。

何……——常限用於賓位，且須倒裝。

到了現代的國語，用字既簡，這些限制也大都解除了，這實在是言語上「自然的進化」。

（三）習慣上人稱代名詞還有許多「特別稱呼」：或借用名詞，或逕用量詞，或於名詞上加形容詞「令」、「敝」等以代領位的「你的」、「我的」。這雖是些尚虛文的舊套，而且漸有刪除的趨勢；但現在還有許多自然流行在社交的語言中的。故特附表於次方，用備參考：

自稱（謙稱）——兄弟　小弟　鄙人　不佞……

對稱（尊稱）
- 先生　老哥　老兄　君　公　閣下……（單數）
- 諸君　各位　列位……（複數）

他稱
- （通指）這位　那位（單數）　些幾位　那幾位（複數）
- （特指）（尊稱）令尊　令堂　令兄　尊夫人、令郎　令愛　寶眷……
- （特指）（謙稱）家嚴（或「家父」）家慈（或「家母」）舍弟　賤內　小兒　敝戚……

習問

一. 疑問代名詞與聯接代名詞，在以前讀過的各文中已經遇到了沒有？如有，試找幾句例句來。

二. 代名詞在國語中有三個特點頗宜注意的，究爲何物？試說明之。

三. 各就自己父母或尊長的言行上認爲有深刻印象的，作一文來敍述它。

四. 試就前舉代名詞分類的表式，將白話、文言不同的用詞作成一個對照表。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1]周孺人，[2]弘治元年[3]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4]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5]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6]一人，期而不育[7]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妣[8]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9]他子加健。然數顧蹙[10]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妣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嗌[11]不能言。

正德八年[12]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

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13]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14]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15]而南，[16]橋北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觚賓；與人姁姁[17]說

村中語，兒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18]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19]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20]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21]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22]階下。室靡[23]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24]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25]皆不忍有後言。[26]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27]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28]孝經。[29]即熟讀無一字齟齬，[30]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31]周氏家有羊狗之痾。[32]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33]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

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解題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間（世宗年號，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舉鄉試，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晚乃以進士授長興（今浙江屬縣）

令，調順德（今河北邢臺縣，明、清俱爲直隸順德府）通判。隆慶中（穆宗年號，一五六七——一五七二）爲南京太僕寺丞，卒官。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爲有明一代大家。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行世。傳列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中。此文即錄自震川集。

詮釋

[1]【先妣】即先母，已歿之母親也。爾雅釋親：「父曰考，母曰妣。」禮記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注：「妣之爲言媲也，媲于考也。」故許愼說文解字訓「妣」爲歿母也。[2]【孺人】爲命婦之封號。明、清之制：凡命婦封號，一品、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以下曰「孺人」，不分正從。[3]【弘治元年】「弘治」明孝宗年號。其「元年」當西元一四八八年。[4]【歸】女子謂嫁曰「歸」。「來歸」便是「嫁過來」。[5]【期】周歲也。[6]【殤】夭折也，[7]【不育】即殤。蓋有光以下產孿生女二人，一甫生即殤，一則周歲始死也。[8]【娠】懷孕也。[9]【乳】產子也。[10]【齾齒】眉皺不舒也。[11]【喑】衣金切（ㄧㄣ），失聲不能言語也。俗稱「失音」。[12]【正德八年】「正德」明武宗年號。其「八年」當西元一五一三年。[13]【諱】名也。周代尚文，始有諱，蓋卑幼者對尊長不忍直呼其名，故臨文或對話時有所避忌也。後世變本加厲，竟有避嫌名者。[14]【太學生】即國子監生也，亦稱「國學生」。[15]【千墩浦】在崑山縣東南三十六里。松江（即吳淞江）自吳門東下至此，江南北凡有千墩，故名。澱山湖水由此入吳淞江。西岸有千墩鎮，明時嘗置巡司於此。浦水經此入

吳淞口，爲昔日蘇、松往來要道。亦作茜墩鎮。16【直】當也。「直橋並小港以東」，謂當吳家橋左右及小港迤東一帶也。17【姁姁】讀如煦煦，佚樂貌。「姁姁說村中語」，謂其言如老嫗之絮絮於桑麻也。18【之】往也；如也；到也。19【緝纕】績麻爲線，備織夏布也。今崑山一帶鄉間婦女猶盛行此工作，俗稱「接績」，「績」讀如祭。20【問遺】「遺」通「饋」，「問遺」慰問及饋贈也。21【不謀夕】言窘迫不能具晚餐也。所謂朝不保夕是已。22【暴】曝本字，曝行而「暴」字專作「暴虐」及「暴露」之用矣。23【靡】無也。24【瀰然】驚貌。引申爲緊張之義。25【箠楚】「箠」即馬鞭子。「箠楚」杖刑也。26【後言】背面訾議之詞。書益稷：「汝無面從，退有後言。」27【輒留】每每留在家中，不遣入塾也。28【暗誦】背誦也。29【孝經】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凡十八章。舊有鄭康成注今文，孔安國注古文，自唐玄宗御注用今文，而古文遂晦。宋朱熹撰孝經刊誤，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又刪經文二百二十二字。自此以後，治孝經者又有今文、古文兩派。元吳澄撰孝經定本，又改今文孝經爲經一章，傳十二章。由是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今注疏本孝經正義，即玄宗注邢昺疏者，凡三卷。30【齟齬】齒不齊也。引申爲不平、不純熟之義。31【羊狗之痫】傳染疫病也。大概羊瘟、狗瘟之漸染及於人身者，猶鼠疫之類。32【及官弟子】便是歲試及格，錄取入學之生員，俗呼「秀才」。33【惟】思也。

數演

這也是寫親子之愛的敍述文。第一節，敍其母來歸之早與生育之頻。第二節，敍其母苦多子之累，

於其幼弟有功之生的產後，誤服老嫗方藥，遂得失音症。第三節，敍其母之死，諸兒均幼，不知哀，雖隨家人號泣，然猶以爲其母隨便睡着也。第四節，敍家人延畫工爲其母作眞容，以有光及淑靜肖其母，故鼻以下照淑靜畫，鼻以上照有光畫。第五節，敍其母家的家世。第六節，敍其母平日的操作與教子之嚴謹及御下之有恩。第七節，敍其母家之遭疫。第八節，敍其母死後子女之成立及所以追記一二之緣由。末乃以痛傷無母作結。通篇並不刻意描狀哀痛，而讀之者自然引起慘怛的同情。惟其眞率而不加彫飾，乃能感人如此之深也。

名詞、代名詞的分類我們已大略明瞭，今當更述「動詞的分類」。

動詞可分四大類，其目如次：

(一)外動詞　動作外射，及於它物。

(二)內動詞　動作內凝，止於自身。

(三)同動詞　沒有動態，只有動性。

(四)助動詞　幫助動詞，占其一部。

在用法上，又有兩式：

(一)被動式　反賓爲主，動成被性的（限於外動詞）。

(二)散動式　不作述語，動是散在的（各種詞都有）。

茲先述外動詞，外動詞從內容的意義上可再區分爲八種；這個區分，與句法的組織很有關係，使是：

甲.處分事物　如

取　種　喫　製造　保存……

乙.經驗方法　如

看　聽　試　想　記憶　知道　感着　覺得……

以上兩種，只帶賓語；有了賓語，句子的意思便完全了。

丙.交接物品　如

送　寄　贈(奪)　賞(罰)　給　傳　交付　教授　問……

這種外動詞，常帶雙賓語。

丁.交涉人事　如

使　令　請　託　勸　囑咐　允許　禁止　拒絕……

這種對於所帶的賓語，常再帶補足語。

戊.認定名義　如

認　稱　叫(謂)　當(以，以爲)……

這種又名「不完全的外動詞」必再帶補足語。這種外動詞的組句法，可與文言文列一個對照表：

（語）	（文）
叫……做（或省）……	謂（稱）……爲（或省）……曰（或省）……
認（當）……作（爲，是）……	以……爲……
叫做　叫（被動式）	曰　謂之　之謂（被動式）
已變更事物如	
改　化　分　合……	

這種雖非不完全外動詞，卻也與（戊）種一樣，常再帶補足語。

庚　情意作用如

愛　惡　希望　憂慮　贊成　佩服　稱許　批評　笑　罵……

這種對於賓語有時也再帶補足語。

辛　表示關係如

有　沒有（無）　屬於……

這種性質類似同動詞；所帶的賓語，實在沒有受動作的射及。

參證

傳狀母德而使讀者不自禁地同起淒感之文，在一般的文集中並不多見，故有光的先妣事略乃膾炙一時，傳誦後世。與他先後頡頏的，端推宋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及清蔣士銓的鳴機夜課圖記。阡表雖是合表父母的，——照題義看，且側重於父，——而文中處處追述母德，也就處處爲動人的描寫。圖記記的是生存的母，與已歿的自然不同，可是寫他母親的生平大節亦復委曲淒婉，引人熱淚。這兩文自當取以參考。阡表在歐陽文忠公全集中，圖記在忠雅堂集中，亦見收於開明文選，並易得。

歐陽修詳後第三册秋聲賦解題。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江西鉛山縣人。其先爲錢氏，自長興遷鉛山，始姓蔣。乾隆進士，官編修。詩古文皆負盛名；而詩尤雄俊，與袁枚、趙翼齊稱。兼工南北曲。有忠雅堂集、絳雪樓填詞九種。

習問

一、動詞凡分幾類？就它的用法說，更有何式？

二、外動詞可再分幾種？

三、把先妣事略譯爲白話文。

口技

蒲松齡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1]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款；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2]刺刺不休。

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拗哥子，[3]嗚[4]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5]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6]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卽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7]遠迢迢招貓兒來。」

既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8]與阿姑走爾許　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9]始定。

卽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10]六姑以爲宜得芪，[11]四姑以爲宜得朮。[12]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13]投筆擲帽，[14]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

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卽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嗚嗚，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15]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16]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解題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淸淄川（今山東屬縣）人。康熙時（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歲貢生。所著詩文曰聊齋集，而其筆記小說聊齋志異尤膾炙人口。蓋松齡幼有軼才，老而不達，故此書多借狐鬼之事以自抒其不平；亦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頗雕琢字句，摹仿古雅。以是文人多喜閱之。書凡四百三十一篇，分十六卷。此口技卽錄自志異。

詮釋

[1]【斗室】至小之室，極言似斗大也。[2]【刺刺】「刺刺」之「刺」讀七迹切（ㄔˋ）。「刺刺」多言貌。[3]【拗哥子】「拗」執拗也。「哥子」小主之稱，猶言「少爺」。[4]【嗚】口中念念有詞而撫拍小兒使睡曰「嗚」，亦作「烏」。[5]【百鈞】「鈞」古衡名，三十斤也。「百鈞」極言其重，非眞有三千斤也。[6]【寒暄】久別初逢，彼此問寒道暖曰「寒暄」。下文「各各道溫涼」正與此同。[7]【大好耍】貪玩也。[8]【千里且溢】千里有餘也。「溢」水盈貌。[9]【食頃】猶言頓飯工夫也。[10]【參】本作「蔘」，師音切，音

森（ㄙㄣ），多年生草也。葉爲掌狀複葉。花小，色白。其根爲補益藥品，長者八九寸；或略似人形，尤爲貴重。產於遼寧、吉林、高麗等處，故醫方或曰「遼參」，或曰「吉林參」，或曰「高麗參」。以野生者爲貴，故又謂之「野山參」。至古方所稱之「人參」，則皆今之「黨參」也。舊產於上黨郡，卽今山西長子縣地，長子舊屬潞安府，又稱「潞黨參」。人參透明，黨參不透明，故又謂人參爲「明黨」。11【茈】一稱「黃茈」，亦稱「黃耆」。多年生草，山地自生。莖臥地成蔓狀。葉爲羽狀複葉，有毛。夏日開淡黃花，花冠爲蝶形。結莢似赤豆。根肥大入藥。產緜上者良，故亦曰「緜茈」。一說，茈根長三尺，以耒折之如緜，謂之「緜黃茈」。「茈」本作「芘」，讀如其。12【朮】讀若秩，多年生草，野生。莖高二三尺。葉有毛，對生。花有紫、碧、紅數色。根細類指，大者如拳，色微褐，肉白，曝乾可作藥，今通稱「白朮」。產於浙江於潛縣者尤著，號爲「於朮」。古方所用卽此。有皮蒼黑色者，別稱「蒼朮」。13【戢戢然】形容折紙之聲。與下文「丁丁然」、「隆隆然」、「震震」、「蘇蘇然」、「啞啞」、「唔唔」同爲形容一種聲音者。14【帽】筆帽，銅製者俗稱「銅筆套」。15【清以越】言清脆而發揚也。下文之「緩以蒼」，紆徐而蒼老也；「嬌以婉」，嬌稚而宛轉也。16【口技】鼓口舌作聲以象種種不同之音也。今北方猶有此技，俗謂之「相聲」。

數演

此文寫售醫女子口技之神。凡三姑、三婢、小兒、貓兒等生物，筆、硯、墨、紙等非生物，俱借彼此酬答及問病議藥之頃，雜然並作。一方面敍述諸神之陸續到臨，它方面卽所以記述口技一事之奇妙，故就題

目論，仍爲記述文。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節：第三節，記九姑攜臘梅之至；第四節，記六姑之至，春梅抱小郎君偕來；第五節，記四姑最遲到，以婢阿姑步緩故；第六節，記九姑、六姑、四姑之議方。三姑各攜婢行，而寫法各各不同，及議方而各主一味藥，又極變換生動，絕不覺得複沓。這樣寫法，當然是動人的了。

內動詞照外動詞的例也可再加區分，就內容的意義論，凡分五種：

甲．通常動作　如

飛　來　去　開放　休息　產生　死……

乙．關係它物　如

坐　走　騎　站立　墜落　往　到　上　下　出　入　進　過……

這種內動詞，叫做「關係內動詞」，常帶「副詞性的賓語」（卽「副位」）

丙．自身變現　如

變　成　現出……

這種叫做「不完全內動詞」，必帶補足語。

丁．情意作用　如

笑　哭　歡喜　害怕……

這種兼可用作外動詞與外動詞的（庚）種同。

戊.表示存在如

在　有

這種與（乙）種一樣，常帶副詞性的賓語；但性質卻類似同動詞，所帶的很像是不可缺少的補足語。又「有」字的用法很特別，（參照前一一八頁「有字的特別用法」）在句法的組織上「有」和「在」恰相反對。卽就有字的特別用法看來，「東邊有一個衲子」與「一個衲子在東邊」意思是一樣，而句法完全相反；便因爲這「有」、「在」兩內動詞同義而異用的緣故。但「有」字也非一定要使主語倒裝在後，例如「東邊衲子也有學生也有農夫也有商店裏的夥計也有什麼人都有。」這些「有」字更可證明無論主語的位置或在前或移後，這述語「有」字總不失爲表示存在的內動詞。

參證

同時有林嗣環（字鐵崖）者，著秋聲詩自序（收虞初新志卷一）中有述京中口技事，頗可與此篇相參證，今節錄如下：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幛，口技人坐屏幛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幛中撫尺二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夫囈語。既而兒醒大啼，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又一大兒醒，

猩猩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坐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也。…〔未幾，〕夫鼾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臂出袖，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衆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習題

一、口技中的記述部分，試衍譯以爲敍述的白話文。

二、內動詞分幾種？其中的那一種與外動詞的某一種相同？

三、「有」字與「在」字在句法上何以恰相反對？試說明之。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1]者，金陵[2]梨園部[3]也。金陵爲明之留都，[4]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5]遊雨花臺，[6]者趾相錯，[7]也。梨園以技鳴，[8]者無慮[9]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與

化部，曰華林部。

一日，新安賈[10]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與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11]所謂椒山先生[12]者。迨半奏，引商刻羽，[13]抗墜疾徐，[14]幷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15]而西肆之爲嚴嵩[16]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戎大呼命酒，或移更近之，首不復東。[17]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與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18]乃竟輟[19]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20]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

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21]匍匐[22]稱弟子。與化部是日遂淩出[23]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24]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

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25]者，嚴相國儈[26]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

華林部相與羅拜[27]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28]人，當時猶稱馬狪狪[29]云。

解題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今河南屬縣）人，自署「雪苑侯子」。明末，隨其父恂居京師，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並稱四公子，以清議自持。弘光時（西元一六四五）爲阮大鋮所搆，走依高傑，得免入清中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取法韓、歐，才氣橫溢。卒年三十七。著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此文即選自文集中。

詮釋

[1]【伶】扮演戲劇之人，亦稱「優」。[2]【金陵】即今之首都。詳前喫茶詮釋（12）「南京」條。[3]【梨園部】戲班中人也。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後世謂優伶爲「梨園子弟」本此。[4]【留都】亦稱「陪都」，與京師之制相埒。明初建都應天府，至成祖始遷北平，改稱北京順天府。故應天仍爲南京，社稷百官設置如故。[5]【桃葉渡】在今首都秦淮、青溪合流處。晉王獻之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渡曰「桃葉」。[6]【雨花臺】在今首都南城外，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闉，爲城南防守要區，有礫臺，產五色石子，晶瑩可愛，名「雨花石」。相傳梁武帝時（五〇二——五四九）有

法師在此講經，感天雨花，故名。7【趾相錯】言人跡之繁，踵趾相錯雜也。8【以技鳴】以技藝自見，因而出名也。9【無慮】不瑣瑣計慮，猶言「大率」也。10【新安賈】即徽商。舊徽州府古稱新安，故名。11【鳴鳳】即明王世貞所撰傳奇鳴鳳記，傳楊繼盛劾嚴嵩事。曲考云，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此記爲弇州（太倉別名，即指世貞）門人作，惟斬楊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12【椒山先生】即楊繼盛，字仲芳，椒山其號也，容城（今河北屬縣）人。嘉靖進士，歷南京兵部右侍郎。俺答入寇，大將軍仇鸞畏寇甚，請開馬市。繼盛極陳其不可，貶狄道（今甘肅臨洮縣）典史。既而俺答敗約，鸞伏誅，帝思繼盛言，累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用事，恨鸞陵己，心善繼盛，欲驟貴之，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意嵩甚於鸞，劾其十大罪。嵩搆之，遂下獄，杖之百，創甚。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坐繫三載，竟棄西市。臨刑賦詩，天下傳誦。穆宗立，追謚「忠愍」。有楊忠愍集。繼盛將行刑時，其妻張氏上書請代死，不報。及繼盛死西市，張亦同日自縊。明史卷二百九有楊繼盛傳。13【引商刻羽】「商」與「羽」俱爲五聲之一。「引商刻羽」謂按律正拍也。14【抗墜疾徐】便是聲調的高低快慢。15【論河套】「河套」今綏遠南部，即蒙古鄂爾多斯。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南限長城，故謂之河套。秦、漢時所稱之「河南」地，亦即指此。漢代匈奴恆視河套之得失以爲強弱。明時韃靼之伽嘉色淩入據河套，英宗時入寇，爲明兵所破，套寇北去。孝宗時，韃靼北部伊斝喇伊木王等又入套駐牧，河東、關西（即山、陝）

數被其患。世宗時，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立志復河套，條上方略十八事。（有復套議。）夏言以爲然，嚴嵩則極反對，卒爲嚴嵩所誣，誅死。「論河套」即指嚴嵩論誣曾銑事。「兩相國」指夏言與嚴嵩也。時夏言與嚴嵩並相，故稱兩相國。鳴鳳記第六齣兩相爭朝即演此事。16【嚴嵩】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屬縣）人。弘治進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鈐山（亦名鈐岡，在分宜縣南二里袁江南岸）十年，爲詩古文辭，頗著清譽。（有鈐山堂集，其詩在流輩中獨爲迥出。）世宗時，累官太子太師，居首輔。誣害曾銑，又搆殺夏言。恃寵攬權，貪賄賂，親僉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嵩子世蕃，官太常寺卿，父子濟惡。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嵩殺之。徧引私人居要地。久之，帝寖厭嵩而親徐階。御史鄒應龍極論嵩父子不法，帝令嵩致仕歸，下世蕃於理，籍其家。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傳列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中。17【首不復東】坐客之首不復回向東肆也。18【輒以易之】隨便派人代之也。19【輟】停也；止也。20【故倨】舊日之伴侶，即同班之人。21【失聲】驚訝之餘不自覺地出聲也。22【俯匐】俯伏在地也。23【淩出】超出也。24【易】此處有「勝過」之誼，與前面單純的更易之誼不同。25【顧秉謙】萬曆進士，授編修。天啓中仕至禮部尚書，以諂附魏忠賢入參機務。既而同黨傾軋，不自安，乞歸。崇禎初，入逆案，論徒，贖爲民。傳列明史卷三百六「閹黨」中。26【儔】輩流也。27【羅拜】環而拜之也。28【西域】今新疆及迤西中亞一部地。29【狥狥】即「囘囘」，明人對元代的色目人每致報復歧視之意，故寫作「狥狥」也。

這文凡分九節：第一節，敍金陵之盛及梨園之衆；馬伶卽隸當時最著的梨園興化部。第二節，敍新安賈的置酒大會，並召興化、華林兩部優伶，使分列於東、西肆同演鳴鳳記；演至嚴嵩論河套時，西肆華林部的李伶飾嚴嵩，馬伶在東肆亦飾嚴嵩，馬爲李所掩，大慚遁去。第三節，敍馬伶既遁，興化部竟輟演，而華林部遂獨著。第四節，敍三年後馬伶歸部，請新安賈召前日賓客，仍與華林部同演鳴鳳記。第五節，敍馬伶復飾嚴嵩，至論河套時，李伶乃失聲拜服，興化部遂遠勝華林部。第六節，敍當夜華林部過訪馬伶，問所以掩過李伶之故。第七節，敍馬伶答言，乃云密走京師投顧秉謙爲門卒，三年盡得其舉止語言，遂成此技；蓋秉謙大類嚴嵩，故馬伶得以間接摹仿耳。第八節，敍華林部之拜服。第九節，結出馬伶之名字，並及其身世。如此委曲，乃能述說因由，使首尾照應，所以是一篇好的敍述文。

前講外動詞及內動詞，今當更講同動詞。同動詞的職務，只在結合補足語；這種補足語和被補足的主語必是「同物」。但或是同全體，或是同部分，卻不一定。它的數目很少，約爲兩種。茲先述它的第一種「決定的同動詞」

決定的同動詞，如

是（係）　就是（卽便是）　乃是（乃）　算是（算）……

〔否定的〕不是　非（匪）……

爲　作（做）　成……

其中「爲」、「作」、「成」等字常用來結合賓語的補足語。又常與外動詞的(戊)(己)種相連而成「複合動詞」，如「叫做」、「化爲」等。又「在」、「在於」（在乎」）等關係內動詞，也常可用爲同動詞：雖同是「存在」的意味，但內動詞的「在」所帶的是副詞性的賓語，以表所在之空間或時間；同動詞的「在」與「是」字的作用差不多，所帶的便是補足語。

上述的幾個決定同動詞外，尚有須特別注意的決定同動詞：

有

（否定的）沒有（無欠）

同動詞的「有」與外動詞（辛）種表「所有」之關係的不同。外動詞的「有」，主、賓必異體；例如：

我有一部鳴鳳記（藏有之意）

他家有很多的田產。（佔有之意）

教師都有指導學生的義務。（負有之意）

而同動詞的「有」，主、補必同體；再分三項：

（子）表主語所包含

（1）同體而異部，例如：

鹿有角。

這個傷兵只有一條腿。

滿隄的楊柳都有了新葉了。（含動意）

（2）即體而分部，例如：

中華民國的行政區有江蘇、浙江……等二十八省。（全部分的分配）

鄉下的人也有拿錢來買的。（一部分的指出）

蝴蝶有白的，有黃的，也有其它雜色的。（多部分的述說）

（丑）表主語的性狀

（1）將補足語表明性狀，例如：

那人雖然有道德，可是沒有學問。

你若肯來，這事就有辦法了。

此日登臨，不免有興亡之感。（這「有」字帶發生之意，下句同。）

小孩子見着母親，說也有了笑也有了。（補足語提前）

他有了孩子，負擔就重了。

上列一、二、三句的「有」字，認爲外動詞也無不可，那麼它下面所帶的便是賓語了。

（2）合補足語成形容語，例如：

這部書很有趣
你的話實有見地
他現在大有進步

(寅) 表主語的數量例如：

所最敬愛者，也有七八九。
路有千里日溢

「有」字的用法，以同動詞爲主；要點就在「它的主語必與它所結合的補足語同體。」若表主、賓異體的關係，就是外動詞；若表主語存在的意味，就是內動詞；若用來領起主語，就是形容詞。這是應當特別注意它的區分的。

習問

一、同動詞約分幾種？其中決定的同動詞的「有」與外動詞表所有的「有」有何不同？

二、把同講的「有字的特別用法」和本篇所講的「有字用法」參合起來，作一個概括的系統表。

三、敵當與顧秉謙是否同時人？他們倆的行徑如何？

關羽刮骨療毒　三國演義

關公[1]自擒魏將于禁[2]等，威震天下。……分兵一半，直抵郟下。[3]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4]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蚤[5]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6]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7]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荆州[8]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9]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荆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10]勦滅操賊，[11]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

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求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12]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13]人，姓華，名佗，字元化。[14]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箭毒，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15]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與衆將同引華佗入帳見關公。

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16]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佗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視。佗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17]，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

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佗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乎！」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18]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佗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語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眞神醫也！」佗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眞天神也！」……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佗。佗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佗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貼，[19]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解題

本篇文字節自三國志第七十四回之末尾及第七十五回之上半。七十四回之回目爲「龐令名擡櫬

決死戰。關雲長放水淹七軍」七十五回之回目爲「關雲長刮骨療毒，呂子明白衣渡江」蓋此療毒一事恰在擒獲于禁之後，呂蒙襲取荆州之前也。

詮釋

【關公】名羽，字雲長，一字長生，解（春秋解梁城，漢置縣，故城在今山西虞鄉縣西十三里）人。美鬚髯，好左氏春秋，諷誦略皆上口。亡命奔涿（今河北涿縣）及蜀漢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及張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恩若兄弟。初守下邳（今江蘇邳縣），先主爲曹操所敗，奔袁紹。時羽爲操所執，拜偏將軍，禮之甚厚。後羽斬紹將顏良以報操德。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羽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先主既收江南諸郡，以羽守襄陽（今湖北屬縣）及西定益州（今四川並迤南滇、黔一帶）羽乃督荆州（今湖北、湖南及四川、貴州、廣西各一部）拜前將軍。攻敗曹仁，威震一時。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荆州，羽與子平皆被害。追謚「壯繆」。宋加封武安王，明萬曆中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民國三年，與岳飛合祀於武廟。世俗推尊羽甚至，故稱「公」而不名。傳列三國志卷三十六。

【于禁】字文則，鉅平（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人。初從鮑信，王朗薦之曹操，召拜軍司馬。前後征戰有功，操稱爲名將，封益壽亭侯，累遷左將軍，假節鉞。曹仁拒關羽於樊，操遣禁助仁。兵敗，遂降。會孫權擒羽，獲其衆，復在吳。及曹丕篡漢，權遣禁還。丕使詣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四十里）謁高陵（曹操葬所）而豫於陵瓦書禁降羽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傳在三國志卷十七。

【郟下】郟縣城下也。郟縣，今河南屬縣。

【樊

城】在湖北襄陽縣北，南臨漢水，與縣城隔漢相望，自古爲攻守必爭之地。商賈往來，亦以此爲要道。清雍正時，移襄陽府同知駐此。民國初，改設縣佐。今廢。【5】【蚤】通「早」。【6】【曹仁】操之從弟，字子孝。爲將嚴整奉法令，數有功。拜偏陽（故治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太守。曹丕即位，累遷大司馬，封陳侯。卒謚「忠」。傳在三國志卷九。【7】【關平】羽子，附關羽傳，目無名。【8】【荆州】後漢荆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常德縣東四十里。初平中（獻帝年號，一九〇——一九三）劉表爲荆州刺史，徙治襄陽。及關羽董督荆州，即鎮南郡，今湖北江陵縣治。故後江陵爲吳所有。三國時魏、吳俱置荆州，魏荆仍治襄陽，吳荆則治南郡也。此處言「回荆州」，即指班師返南郡也。【9】【君侯】漢稱列侯爲「君侯」，君者，尊之之詞。【10】【許都】今河南許昌縣。時曹操挾漢獻帝都此，故稱「許都」。【11】【操賊】即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一名吉利，譙（詳下）人。少機警有權數。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故城在今河北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令。徵拜議郎。光和（靈帝年號）末（一八三、一八四），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漢郡，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及禹縣至陽武各縣地）賊，遷爲濟南（治東平陵縣，在今山東歷城縣東七十五里）相。久之，徵還爲東郡（治濮陽，在今河北濮陽縣南）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會董卓廢立，操散家財合義兵討卓。初平中，袁紹表爲東郡太守（時已移治武陽，在今山東朝城縣西四十里）。建安初（獻帝年號，一九六）操至洛陽，獻帝假操節鉞，錄尚書事。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迎帝都許。遂能破滅袁紹、袁術，自爲大將軍，領冀州牧，進位丞相，加九錫，爵魏王。夏侯

惇勸正位，操以周文王自比。文謚「武」。子丕即位，追尊「武帝」，廟號「太祖」。三國志卷一便稱武帝紀。12【江東】便是東吳。13【沛國譙郡】沛國隸豫州，領二十一城。初治相，在今安徽宿縣西北。譙，本爲沛國所領縣，即今安徽亳縣治。後漢豫州刺史治此，嘗一度爲郡，故有「沛國譙郡」之稱。14【華佗】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舉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精方藥鍼灸。曹操聞而召之，使常在左右。操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鍼高，隨手而瘥。佗本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操病重，使佗專視，佗久離家思歸，既歸，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操怒，使人收送獄考死。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索火燒之，方遂絕。佗傳列三國志卷二十九「方伎傳」之首。15【醫東吳周泰】見三國演義第十五回。即指泰在宜城救孫權被創事。16【馬良】字季常，宜城（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南）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蜀漢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即位後以爲侍中。及東征吳，遣入武陵（今湖南西部與貴州、四川接界一帶）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印號，或如意指。會先主敗績，良亦遇害。傳在三國志卷三十九。17【烏頭之藥】即「草烏頭」，爲有毒植物。與附子、天雄、側子、烏喙本爲一物：正者爲烏頭，多岐者爲烏喙，細長三四寸者爲天雄，根旁如芋散生者爲附子，連生者爲側子。見本草綱目。18【悉悉】形容刮骨之聲。19【一貼】亦作「一帖」，謂一服或一劑也。

數演

這是敍述文，凡分五段：第一段，敍關羽在樊城受箭傷臂，關平與諸將等勸他暫回荆州調理，被關羽怒斥一頓。第二段，敍華佗自江東逕投寨前，願與關羽醫治箭毒。第三段，敍關羽恐慢軍心，故作鎮定，與馬良弈棋；華佗入見後，告以治毒須割開皮肉，用刀刮骨。第四段，敍華佗爲關羽實行刮骨，而羽飲酒食肉，談笑自若。第五段，敍關羽創愈，華佗辭去。把關羽本傳中的幾句話竟推衍爲這樣一篇文字，而頭訖明白，層序嚴整，實爲英雄故事中的悲壯一流者。

前述同動詞中的第一種，今進述第二種，這第二種便是「推較的同動詞」。

推較的同動詞，如

像（像是）　好像　好像是　猶如（如）　好似（似）　等於

單句的實質上，假使沒有正式的動詞作述語，這類的同動詞，就是將兩種實體詞（或名詞語、句）整個地相比，而推量其相似或相同；例如：

陽貨貌似孔子。

我視死如歸。

二加三等於五。

一般人對於時間，好像最不愛惜似的。

這「似的」二字，是後附的比較副詞。

習問

一. 如關羽直下樊城，進得許都，那麼當時的局勢怎樣？

二. 推較的同動詞在先前讀過各文中有之否？如有，酌舉幾個例。

三. 決定的同動詞在先前讀過各文中有之否？如有，酌舉幾個例。

最苦與最樂　梁啓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

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夠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眞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1]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2]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3]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4]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眞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解題

作者見前。無聊消遣解題。這一篇選自梁任公先生講演集。

詮釋

【無入而不自得】見禮記中庸。[2]【君子有終身之憂】孟子離婁篇：「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是卽君子有終身之憂也。[3]【任重而道遠……不亦遠乎】見論語泰伯篇。原文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4]【悲天憫人】言憂時傷亂，思所以拯救之也。

數演

這是釋解文，凡五段：第一段，說人生最苦的事不是「貧」「失意」「老」「死」，而是身上背着的一種未來的責任。第二段，說不能盡責之苦乃甚於貧、困、老、死。第三段，說最快樂的事無過於把應盡的責

任盡完了，好像拿掉一付壓肩的重擔。第四段，說責任越重大，未來的快樂也越優厚。第五段，說責任只有努力去盡，不能委卸躲避；努力去盡就得快樂，委卸躲避卻自投苦海。於是人生最樂與最苦的關鍵全在盡得責任與否的一點，乃恍然明白了。

上邊幾篇裏已經講過動詞三類，茲當講第四類。第四類便是助動詞。助動詞的數目也很有限，可是用法上對於動詞的位置有「前附」和「後附」的不同。今先述「前附的助動詞」。

前附助動詞附在所助動詞的前面，再分七種：

甲．表可能——

可以（可）　不妨（何妨）……例如：

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可能之意）

你可以不去罷！（認可之意）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合被動詞成形容語）

我們不可隨地吐痰。（否定轉禁戒意）

大家不妨多談一會。

能彀　能　會（反面）不至於……例如：

他能彀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

人若能知足，誰貧不苦。

您怕摔下來麼？（否定轉成「不至於」「不會」之意）

他們自己會來。（會得之意）

彀（夠）　足*（足以）　配*……例如：

戰爭的痛苦眞彀受了。

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

這班人實在不足道。（否定合成形容語）

他們也配說這話麼？

乙、表意志——

要（欲）　○想　○打算……例如：

他拿出煙來，要我喫他的。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你打算走那一條路？

願○意（願）　○肯……例如：

誰願意去，誰就同去。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敢○　屑○　試○……例如：

他們是不敢去呢，還是不屑去？（「屑」字常是否定的。）

你們試去一去。

丙、表當然——

應該（應，宜）　應當（當，應得）……例如：

該做的事，應得早做。

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清淡的「茶食」。

須要（要）　須得（得）　務必……例如：

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

讀書要專心，不要馳騖。（「要」的否定，轉成禁戒意。）

家事你無須管。（「須」的否定，轉成「可不」之意）

要飛就得滿天飛。（須得之意，沒有否定的。）

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站在那里了。（否定的就轉成禁止意，與「不許」同，較「不可」重。）

丁.表必然——

一定　必定（必，定）　決O定（決，決計）　斷*（斷然，斷乎）　一*準（準）……例如：

麻袋，我們決定挨戶去募。

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必」的否定與「無須」同，也轉成「可不」之意。）

我明天一準動身。

不得不　不可不　不免（免不得，未免）不由得……例如：

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只是不得不說。

一路上免不得飢餐渴飲。

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語意和緩些，似表或然。）

戊.表或然——

許*（或許，或者，容或）　恐怕（怕）……例如：

我明天也許不動身。

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被動式的助動詞）

己.表被動——

被　見　挨　所　承　蒙（以上二字，客氣而偏於文言的。）……例如：

他上流的水被堰攔着。

這話兒笑得很。

你別挨罵罷！

我爲人所欺。

前承惠書，敬悉一切。

蒙介紹李先生，已看到了。

庚表揭勢——

來0　0去（以沒有「來」「去」的實在動作爲限）例如：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

兵士很忙碌的去阻止。

以上各助動詞，凡字的右上角有「0」符號的，可以認作正式的動詞，而把下面的動詞作散動詞；有「、」符號的，可以認作副詞，分解爲附加語：全要着上下文句的語意如何而定。

習問

一．作一議論文，批評不負責任的不當。

二．把前講的同動詞綜合起來作一類別表。

三前附助動詞凡分幾種？

北海的雪月

西岩

整天說要到北海[1]去，沒去成。喫完了晚飯，坐着閒談，發見了窗外射進來的一片白光。走近一看，原來是月光照在積雪上。本來十四五的明月光，會叫人「疑是地上霜」[2]的，何況地上堆了五六寸厚的白雪呢。而且風已經停止了。

「月光好極了，我們上北海去賞雪吧。」

鳳聽了高興得跳起來，進去捧了一堆衣裳出來，說，「穿上了就走吧。」

「我可不穿，這許多，叫人看了像駱駝似的。」

「你不穿，我就不去了。」

沒有辦法的只好一件件的穿起來。

「我穿什麼鞋去呢？」鳳遲疑的擡起頭來問。

「把我的舊棉鞋套在你的鞋外，再用帶子一束，包管你又方便，又暖和。」

她就如法泡製[3]起來，穿好了，寬大的絨鞋，站起來，又把桌上的白地蓋花的茶壺套往頭上一戴，笑道，「你說這樣好不好。」

「眞不錯！外面冷，就這樣的去吧。人家看了，只道外國傳來的新式樣。」

可是她終於沒有戴。走出了大門外，只見街道上照耀得像白晝一樣，卻又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啊，早沒有想到招呼林聲他們一聲！現在可來不及了。」

走了幾步，又想到了近來北海晚上很早就關門，也許不能進去了；走進了三重門，遠遠見北海門前一輛車都沒有。這可糟了！這樣提心弔膽地走去；然而叫人非常驚喜的，兩扇紅漆大門居然洞開着。北海裏也靜悄悄的，除了一個守門的巡警在踱行取暖外，並不見第二個人。可是一片清光直射在雪白鋪滿了的湖面、橋面、水面、樹頂、屋頂、塔頂，籠罩了一切亭臺樓榭瓊島[4]今夜變成了冰天雪地的琉璃島。

上望月臺[5]去罷。山徑雖然掃過了，踏在腳下還是沙沙的發響。悅心殿[6]前面的望月臺雪壓得厚厚的，沒有容身的地方。往東上了角亭，有了坐的處所了。圓輪似的月，正掛在簷角上，照得倒垂下來的一莖莖的冰柱閃閃的發光。松樹枝頭，滿是一團團的白雪，好像墨綠叢中開遍了繡球花，偶然老樹像對了皓月微微的歎息。枝幹一動，墜落了一團雪花在雪地上。聽的一聲，驚破了空山的岑寂，也愈顯出空山的岑寂來。

「這樣好的月還不難在北海見到，這樣好的雪就不大容易了。這樣的大雪又遇得這樣的明月，眞是難之又難了。好一個雪月雙清啊。」

「啊，你忘了自己了。應當對不起老君[7]他們一次，說雪月人『三清』[8]才對啊。要是有了雪，有了月，沒有你同來玩賞，也是徒然。」

「這給了你做詩的資料了。」

「誰還耐煩做詩？——不但是詩，幾乎所有的創作——都是失意的人，或是沒有達到心願的人的夢想和牢騷。『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9]正因爲那樣才有詩，要是到了『雙照淚痕乾』[10]的時候，也就沒有詩做了。我們現在就生活在詩境裏，還要做什麼詩。我但願此生永遠不再做詩了。」

再坐了一會，風微微的打了一個戰。

「坐久了覺得冷了罷？走罷。」

「我們也不要上去了。『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11]下去罷。」

下了角樓，下了幾十級石階，往來走出了山陂。

「你看這些電燈多殺風景。這樣的琉璃世界裏，還要它幹麼。[12]」

「它也不是完全無用的。你看那遠遠的微紅的紙窗，點綴在白玉世界中，不是叫人發生暖和和的感覺麼？」

空氣裏的霜氣很重，臉上本刺得有些痛。再往北走，朔風迎面吹來，一連打了幾個冷戰，身上好像幾乎沒有穿衣服。

「眞後悔沒有戴那茶壺套來；要是戴在頭上，不至這樣的冷了。」

「我們還是回去吧，——啊，這裏有一個鋪子，我們進去喝兩小鍾燒酒暖一暖。」

酒雖沒有，熱水是有的。喝了兩杯熱牛乳，烤了一回爐，全身都暖了，又有了進前的勇氣。瀠瀾室[13]前溜冰場上有好幾個夫役在掃雪。也有好幾個人在溜冰。他們，沒有例外，都是碧眼黃髮的種族。

「外國人眞會享福，眞會取樂；他們不怕冷。」

「他們南極北極去探險的還有，那在乎這一點寒氣。還有人想發明與月球交通的方法呢。」

「我相信，這條道要是通了，中國的旅客一定不會多。」

「中國人有的是常識。這樣的寒天，在家中圍爐飲酒多舒服，幹麼到雪地裏來吹風，所以唐玄宗[14]實在是一個怪人，好好的要上什麼冷冰冰的廣寒宮[15]。」

向西出了遊廊，又沒有人跡。石欄外一片白茫茫的平面，石欄內樹影人影歷落交錯的印在雪地上，好像素絹上的淡墨畫。遠遠見金鰲玉蝀橋[16]上有時有微微的火光一明一滅的從東到西，或從西到東，大約是洋車的燈火被石欄石柱掩映吧。

小橋旁的高處有一間荒廢的廳宇，那是望月的好地方。拾級上去，又添了一種淒涼的感想。

「這幅畫多好，」指着沒有格子和紙的窗口，長方櫃子裏，銀白地子，託着疏疏橫斜的兩三枝老幹。

「雪是要這樣賞的。明月的好處，不在一輪圓面，卻在地上的人影花影。白雪的好處，也不在千頃一色的時候，自然在千山萬壑間，情形又是不同了。」

又停了一會。「我們剛說這樣沒有人，小橋上不是立着一個人麼？他倒像是一個詩人，半天也不動一動。可是，他的樣子又有些像巡警。」

「他是一個巡警，那並不是說他就不是詩人了。也許他是一個巡警詩人或是詩巡警。不過，他跟在我們後面已經半天了。」

「幹麼呢？」

「顯而易見的他不但是可能的詩人，而且是以維持風化自命的道學家。」

「我們快走吧。再不走他也許要着急了。」

「讓他着急一回吧。今天讓我們享一享護兵的福。」

究竟是不配有護兵的，多了一人總覺得有些不舒服。不久也就走出了北海了，還是那位「巡警詩人」代開了大門。

解題

此文選自錢謙吾青年文學讀本。西岩不詳何許人。

詮釋

1【北海】爲三海之一。三海在北平新華門內，卽西苑太液池也。南北亙四里。其上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水至地安門水門流入匯爲大池。原名西華潭。其上爲瓊華島。池上跨長橋，坊楔對峙，東曰「玉蝀」西曰「金鰲」。橋北稱北海，橋南稱中海，瀛臺以南稱南海。北海今已闢爲公園。2【疑是地上霜】唐李白夜思五絕句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3【如法泡製】本指依方泡製藥劑而言。今多用作照樣辦理解。4【瓊島】卽瓊華島，上建西番白塔，俯映清流，景極佳勝。舊爲燕台八景之一，叫做「瓊島春陰」。5【望月臺】北海臺榭之一。6【悅心殿】北海殿堂之一。7【老君】卽道教所崇奉的太上老君。8【三清】道教有「老君一氣化三清」之說，故道觀中每有三清殿，以供奉老君所化之通天教主、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者。此處借爲雪、月、人三清，故有「對不起老君他們一次」之語也。9【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爲唐杜甫月夜五律句。全詩爲「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能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鄜州，今陝西鄜縣治。10【雙照淚痕乾】見上。11【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見宋蘇軾中秋「水調歌頭」詞。12【幹麼】便是「幹什麼」的急呼。13【瀛瀾堂】北海殿堂之一。14【唐玄宗】亦稱唐明皇，名隆基，爲李唐第六朝君主。在位四十三年，凡開元二十九年，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一三——七五五）。15【廣寒宮】唐明皇與申天師、鴻都客於八月望日夜同遊月中，見牓曰「廣寒清虛之府」。見龍城錄。後因謂

月府爲「廣寒宮」。15【金鰲玉蝀橋】見上(1)。此橋舊在禁中，不能任人通行。東城與西城的交通，在南必須繞過長安街，在北必須繞過地安門自民國成立，此橋首先開放，遂爲東西交通的捷徑。

敷演

此是一篇比較長一點的記述文。通篇的排列雖是敍述到北海去賞雪和月，而主力所在卻專爲雪月寫照。他把拉伴同遊一事作柱；即以外國人的溜冰和巡警的蹀躞往來爲點綴之資：就這雪天月夜竭意描寫，遂將一座虛敞寥廓的北海公園直寫成「雪月人三清」的境界來。我們只讀他的「一片清光直射在雪白鋪滿了的湖面、橋面、水面、樹頂、屋頂、塔頂，籠罩了一切亭、臺、樓、榭。」「圓輪似的月，正掛在簷角上，照得倒垂下來的一莖莖的冰柱閃閃的發光；松樹枝頭，滿是一團團的白雪，好像墨綠叢中，開遍了繡球花。偶然老樹像對了皓月微微的歎息，枝幹一動，墜落了一團雪花在雪地上，颼的一聲，驚破了空山的岑寂，也愈顯出空山的岑寂來」；「石欄外一片白茫茫的平面，石欄內樹影人影歷落交錯的印在雪地上，好像素絹上的淡墨畫。」已敷對它們怎樣地奮興神往了。如此，才能當得起「寫生妙手」之稱而無愧。

上回講過前附的助動詞，今回當講「後附的助動詞」了。後附助動詞附在所助的動詞之後這是國語所特有的。亦可分三種：

甲表可能——

得（與「能」同意）可分三項舉例：

（子）助內動詞

你還走得麼？我已經走不得了。

你既害病，如何來得？

俺如何與他爭得？（爭介詞介來之副位）

（丑）助外動詞

胃病好了，喫得東西了。

最是踢得好腳氣球。（副詞「好」在賓語前可作形容詞用法看）

小的胡亂踢得幾腳。（承前省賓語）

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賓語帶補足語）

母親說他不得。（否定式一）

告訴不得你。（否定式二）

有甚麼做不得？（否定式三）

這種用法較舊，故多從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舊小說中舉例。這種專表可能的「得」字，在現代北方官話常不單用，必再加一副詞「了」字，於是「得」字就變了引副詞的介詞；否定的就把「得」

字改成「不」字。例如「你今天走得了麼？今天我怕走不了啦。」這「了」字的意思也只是單純的表「可能」與其它用「得」字介紹的副詞表程度或效果的，都不相同。又這專表可能的「得」字每與它前面的動詞連結而成複音動詞，但可能的意味依舊存在。例如「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我覺得有些奇怪。」若用否定的「不」字，除「覺得」外，也還可以夾在中間。

乙、表完成——

了——（不全屬過去時）例如：

他們來了一會兒了。（助內動）……
嚇得把衣袖蒙了臉（助外動）……
那時候我多喝了幾杯酒。……
他已經有了妻子了。……
到了明天，甚麼事都忘記了。……
我總不會忘記了你。……
等一會他就出來了。……
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

「現在」的完成（恰完成）
「過去」的完成（已完成）
「未來」的完成（將完成）

（「若是」表假設，這是虛擬的完成。）……饒了我罷！

（「罷」表祈請語氣，這是祈使的完成。）

丙、表持續——

著——（正進行的持續）例如：

他在那兒坐着……（助內動）

背後立着宋江……

武松敲着桌子……（助外動）

一面搖着頭進店去了……

來着——（已完成的持續）例如：

我上天津去來着。

你剛才偷嘴來着。

（這「來着」是北方土話，現當不很通行，舉此聊備一格罷了。）

來　起來　去　下去——（方開始的持續）例如：

你且聽我道來。

屈指算來已經一十五年了。

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

他們唱起歌來了。

天色不好，下起雨來了。

凳子搬來了，喈們坐起來）以上用「來」字，勢近。

信口說去總免不了錯誤。

放開眼睛看去！打起精神去做！

這件事，由你辦下去罷！（以上用「去」字，勢遠。）

說來說去總不如實行的好。（「來」「去」並用，成反復性。）

（一種動作方開始與繼續的進行，又可用重複法。例如「我去去就來。」）

後附的助動詞實與助詞的性質差不多；不過它們只管幫助動詞（或已成了動詞性的它種詞類）不若助詞那樣還可以幫助其它的一切語句罷了。它們與前附的助動詞也不同前附的都有較深厚的意義，都可以再加副詞（加了否定副詞的，往往別成一義）；有時也還可以獨立。後附的一離所助動詞，意思便捉摸不定；除（甲）種外，全沒有否定的；造句時都是附着動詞，不能分立。所以（乙）（丙）兩種更類似西文的「動詞語尾」了。但它要和所助的動詞分立，有時也行。不過它的下面必因連着一個很

密切的副詞，簡直成了一個複音動詞（又或因動詞下面有一個「得」字引着副詞擠進來）才可

至於被動式和散動式二項，已詳見前述「實體的七位」和「主要成分的省略」中，可參照。而除了被動、散動二式之外，還有一個「使動式」卻不可不順說一說。使動式的例，如：

這事你若背相就，倒了我（使我了）一個心願。

前任老爺取過他（使他取）個頭名。

這類句子，實就是「外動詞帶補足語第一種」的變式，它把述語中應有的外動詞「使」（或「致令」）字的意義，納入補足語動詞「了」、「取」諸字中去了，於是「了」、「取」諸字使跑到前面來作述語。這乃是「動詞活用法」的一種。（此外內動詞和形容詞也可以成使動式，但在文言爲多）只要完全明白了動詞是怎樣的活用，也就不必拘定在句法上作「變式」的攷究了。

習問

一．雪天月夜確是好景，試各就自己遇到過的景象據實記出來。

二．後附的助動詞分幾種？

三．助動詞與助詞頗相像，試分別指出它們的異同來。

四．被動式、散動式、使動式三種，各舉一二例來說明它們的不同。